

破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第五十三期 定價九十元
1998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二日

文化遊民

新保鈞與掛二十年的舊老毛
台大必修的勞動學分
赤足 Nicole 記事
萬象搖滾書系
大學校園的好男好女
JUNO & 施偉然的電子金屬夜
美國異議電台
WBAI

悼念天才扣探未來
亂啓元後
的下一個十年

查巴達人民解放軍
領袖馬阿仕
現實村的對談

未來青年



選個工作、選個職業、選好牙醫師、選個大電視機、選好車子選房子、選情人.....

問題是，我幹嘛作這些事？

幹嘛？

馬克瑞登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這裡選擇最誠實的方式過活：偷搶騙再騙偷搶加上酗酒克藥濫性以及隨興暴力。要怎樣就怎樣。全片精彩如雲霄飛車，震撼力又有如地雷隨伺，令人喘不過氣來。

年代影視繼聲色影展之後又將在十一月二日推出這部精彩的電影《**Trainspotting**》，《**Trainspotting**》在英國上映即造成轟動，破報將在首映會之前提早讓讀者欣賞這部精彩的影片，並在會後舉辦座談。

名額有限

詳細辦法請見五十四期破報。

Trainspot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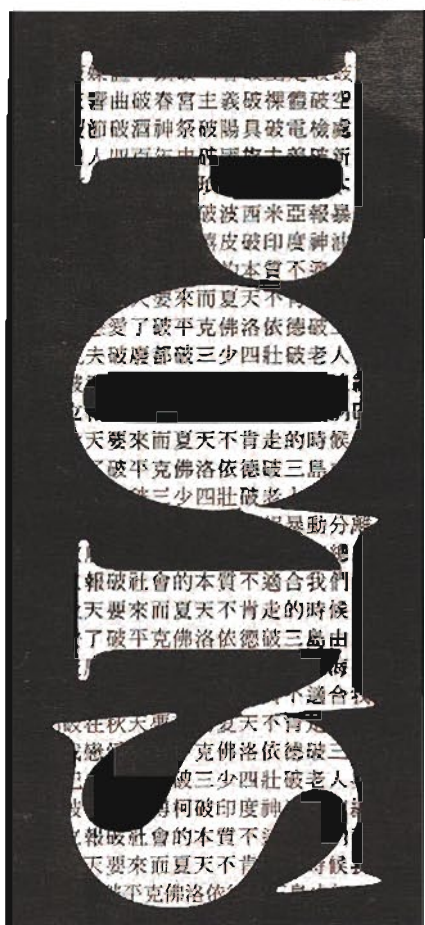


全台灣第一屆的刊物！

新



第五十三期 新生的 保釣的 黑道立委通通抓起來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賴淑雅

記者：張義欣、鄭學庸、曾雅蘭、丘德真

專欄主編：舒詩偉

專題主編：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荷、陸培麟

特約撰述：郭達年、粘利文、張育章、張劍維、紀大偉

洪凌、Anes & Fujui、高永謀、賴明宗

王墨林、裴元領、王雅慧、利格拉樂阿烏

瓦歷斯諾幹、李安妮、張秀良、鄧宗德

趙彥寧、馮淑貞、林其南

業務部廣告：廖柏奇

發行：王松齡、徐啓仁

讀者服務：鄭靜如

企劃統籌：蔣慧仙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第二七七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兩週週四出版，六十張九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大樓）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2367327

訂閱、廣告專線：(02) 2367674 轉 202

編輯部：pots@pots.wejc.edu.tw

發行部：publish@pots.wejc.edu.tw

讀者服務：reader@pots.wejc.edu.tw

發行所：台灣立報社

經銷商：農學社

國內零售定價：90元

長期訂閱：

新訂：一年26期（八五折）1870元、

半年13期（九折）1050元

續訂：一年26期1790元、半年13期990元

學生及破五類：一年26期1790元、半年940元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社

封面照片提供：姚瑞中、美術構成：陸培麟

反正重新出發就是這麼回事，在讀者期待的壓力下，編輯部自我掙扎、疲憊、養成、找架吵而後重組血力。先行者留下空缺的左派的經驗、台灣媒體處處毀損的樣本，使我們缺乏可供想像的另類媒介之壯麗景觀。破週報終究是一個獨立且自主社群，一個沒有固定終點而且伴隨讀者竄流的匍匐前進過程。至少，另類媒介不是多元化的新聞，不是湊身主流之界的媒介，不僅是含括異議之聲的綜合，而是永遠質疑，推動民主的真正動力。

反正重新出發就是這麼回事，我們依然是台灣第二屆的刊物，因為第一屆我們自己也還沒找到，也永遠不會滿意自己的作品，不管耗盡了多少24小時連續的咖啡與煙頭，網站的設計也相同，所以，編輯部這兒還請各位讀者原諒所有不便之處。特別是來信鼓勵的朋友們。

反正重新出發就是這麼回事。就如同新生入學，有著討厭的新生訓練、社團迎新、有著一掛不同的朋友要交，一卡車的聯誼拉手會要去，在還搞不清楚流程手序之時，就成了大學俱樂部的成員，成了舊生，然後，你要幹什麼？社會的失業率逐漸攀升，高學歷高失業率和就職市場急速萎縮之時，你準備要幹什麼？如新自由/保守主義者所言，積極將自己看成/養成一個能夠被利用的資源和能力以迎接「新工作潮」的時代，還是想想「流動」與「發明位置」的能力？如老左們所號召般投入運動、下鄉，還是想想新的運動方式？如所謂進步政黨所號召投入助選行列，還是想想如何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重新出發的困難正是其機會。叛克文化正是如此。叛克文化常被文化學者描述成一種失敗哲學，一種普遍失業所召喚的集體性抗拒與破壞的年代，被音樂研究者描述成對抗/反叛逐漸菁英與高級化的搖滾樂而生，一個自主DIY次文化的重要源頭。但是忽略了物質基礎而談論叛克文化是或有缺失的。正因為就業市場萎縮，職場外的青年們必須自行開創甚至發明頭路，找尋新的社會位置，以新的工作哲學與生活態度應變。在1978年世界第一次經濟大蕭條時，英國的失業率高達18%，帶著憤怒與生存焦慮的青年活力從職業市場中被釋放出來，次文化不但是她們現身的一部份，也是供應物質一部份。著名的叛克宣言「one guitar, three chords, now we start a band」所宣稱不只是反技術的勇氣，也是貧窮自救的文化，有人開始自己搞團賺賺表演費，有人開始販賣二手樂器、服飾、手工飾品，有人開始經營髮型、飾品、服飾與紋身工廠、有人開始辦各種巡迴演唱、有人搞獨立唱片公司、有人搞同仁誌（fanzine）、有人搞地下電台，這些文化的自在自者不但養活了自己，也成就了，充實了社群次文化。叛克文化不是天真的無政府主義和青年血氣單獨造就的，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的說：因為失業率提高，職場所釋放出的大量青年勞動力，正是叛克次文化興起的重要物質基礎與社會條件。

那麼，除了新自由主義的說法外，對高失業率的想像有何另類出路？便是破週報這次封面故事想談的。「棄業青年」本是我與同伴們之間玩笑用語，在「自己搞歌」時也作了一首歌胡亂唱著，可是認真思考後大抵還算描寫準確的指出台灣即將發生的社會狀況，當然也是我們這個世代普遍要面對最重要的問題。「棄業」不但是進出職業市場所產生新的社會工作與位置流變的問題，也勢將成為開始新的次文化的契機。你大可以去看看《天下雜誌》給你的建議，看看《新工作潮》這本書，然後準備與舊一代的文化社會合謀競爭，你也可以看完破週報專題後，想想現在自己如何不成為老時自己抱怨的對象，或者如阿林斯基般的賭賭自己的未來。「年輕的時候，常將一比一百當作一比一來賭。」這是美國工運與左派大將阿林斯基回想錄的名言，如果真的要將一比一百當作一比一來賭，至少先看看會贏來的是什麼吧？

總編輯黃孫權



編輯室手記

破編輯部

- 2 編輯室手記
- 3 目錄
- 4 讀者回應
- 5 猩猩聞



破報報

- 10 台大必修勞動學分
 - 破儒補習班教你完全勞動學分
- 12 冷眼看扮裝風暴的符號流動

部份觀眾的嘩然，是否是他／她們對於傳統服務異性戀男人慾望表演的投射與懷念？
- 14 終於找到校園中的好男好女了

時代混亂、道德不彰，釣魚臺又被霸佔了... 嗚嗚... 大學好男好女只好紛紛選美以報國
- 15 咦？湯皇珍個展

只有迎撞過去或者向自己內爆，在剎時強烈的碎裂中獲得重生的可能...
- 16 潦過濁水溪，到馬來西亞
 - 訪金枝演社小劇場

熱血青年一只皮箱，出國單打獨鬥
- 20 搖滾萬象包羅萬象

冷硬前衛大集合... 萬象出版社音樂理想先行
- 22 南方的聲音
 - 赤足 Nicole 記事

一雙赤腳遊走天下的民謠奇女子，在臺南鯤身野台開唱
- 23 夏日遊戲電子金屬夜

香港前衛電子樂東區街頭開演，兩名觀眾狂舞駭如殭屍

破專題

- 新棄業年代 24
 - 棄業青年，文化遊民當失業漸成必然？
 - 次文化的自雇自給者
 - @llen
- 搖不倒滾不死的延畢青年
 - 許恆維
- 棄業就樂的文化遊民
 - 方可行
- 竄升奇花異草的東海後花園
 - 小非
- 南鄉棄業女戰士
 - 陳明
- 端盤洗碗打零工
 - 默默輻射能量的生活實踐者
- 愉快求知隨願改造的學術實踐
 - 許志
- f 的調色盤

破專欄

6 資訊鐵板燒

我所聽到的美國異議電臺

我們需不需要一個非商業化，由聽者支持的另類激進電臺呢？還是我們可以化散浮游於個個商業台或民主台或地下電臺之中呢？

8 資訊鐵板燒

關於高科技文化的幾個想法

高科技：一種無可逆轉的物質性力量，將全面改寫你我政治、經濟、社會與日常生活的秩序與邏輯

32 下半身聯盟

從慰安婦到陽具插入的聯想

臺灣男人是以怎樣的身分面對「慰安婦」這個歷史問題？「陽具插入自然說」與「男性性」的本質主義是頭號批判標靶

33 另類文摘

雲深不知處

- 與在叢林中的馬珂仕

查巴達人民解放軍在「現實村」裏的反抗事業

38 亞特蘭大向「金」邁進

- 窮人給拋在空中

「奧運會」帶給亞特蘭大短暫的黃金美夢逐漸退熱，窮人、失業遊民重新面對更形殘酷的資本主義生存法則

39 社會出擊

BAKU!!!

將來不及藏好或燒掉的檔案通通 BAKU!!! 融解在無盡的否認裡... 看看社會的變色龍每天上演的無能鬧劇

40 亞太共榮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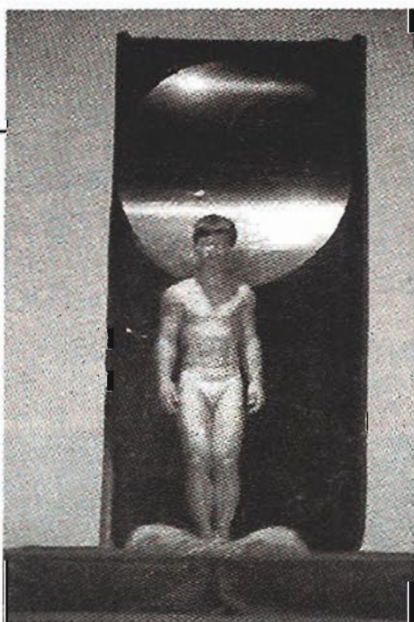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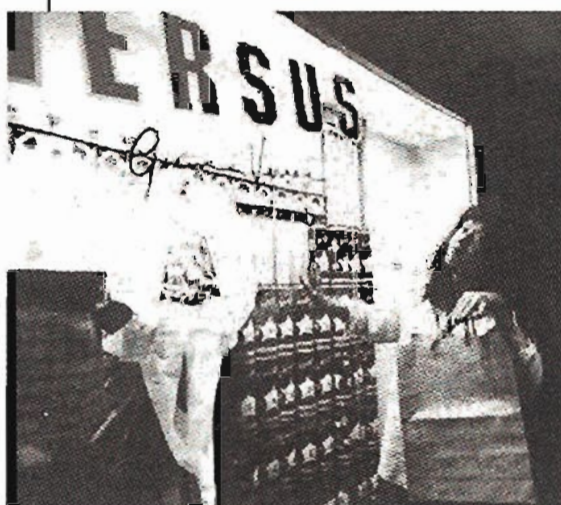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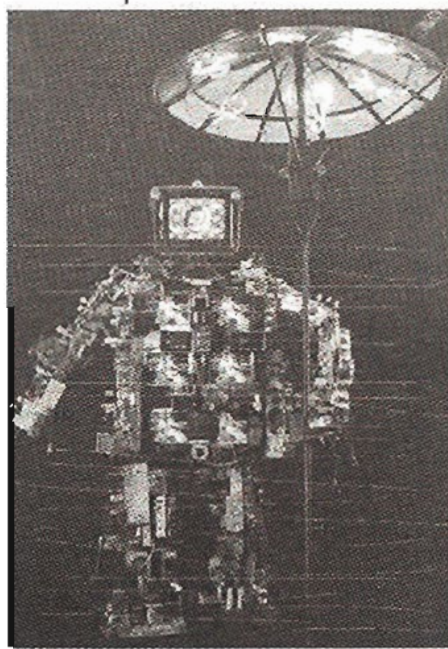
串連路線

二十年前，毛澤東掛了
美帝未敢圍堵，中共空言反帝
看不見的枷鎖
理論與歷史：東方與西方
最新的毛澤東

42 反叛客家

第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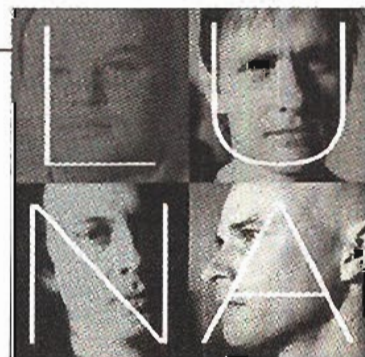
客家後代面對摧毀傳統客庄的資本主義巨獸，該如何重新思考族群認同的政治？



破資料褲

- 44 POTS REVIEW
- 46 POTS CLASSIFIED
 - PERSONAL FOR PERSONAL
- 48 POTS CHOICE
- 51 讀者回函

野孩子





讀者回應

爲什麼 Writer 這麼少？不是 A 寫的，就是 B 寫的，不然就是分不清是 A 或 B 寫的，但可確定是 A 或 B 寫的文格？！

其實本期「臺北竊賊記」很對我胃口，我指的是專題上；因爲那也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之一，文化正義者？！道德私淑之敵？表面上對抗資本主義，實質以一不具社會基本立場的身分進行搜括；右派的教育性格……只會漫罵辛勤工作的人不知反省，對於剝削者無能爲力。（只像禿鷹啄食他們飽食後的無聊內臟，搞得一身腥血——）

雖說現在言革命很 out of date，但還是要有一個招牌式的理想，不僅在號召同道，也在微示自己，不管世界怎樣變化，要對得起自己——

啊，並沒有要罵你們的意思，是：你們可以做得更好，更予人激動…… I believe！

屏東/王朝煌



一次歇斯底里的規劃操演

當「長大」的 POTS 五十三期終於出刊，中台禪寺的剃度風波大概已經不被多少人提起了。這次事件寺方的處理當然有瑕疵，年輕的當事人沒有事前溝通也確有不當。但我們的新聞媒體連日來又反映出什麼？我們的（成人）社會又苦口婆心地想訓示我們什麼？除了少數聲音仗義執言（如釋昭慧、平路在中時，盧俊義牧師、江冠明在自由時報，不過他／她們都是讀者來函），我們看到的是幾乎一面倒的指責寺方、扭曲當事人（例如「受害者」、「被洗腦」），我們看不到對已成年青年選擇終生志業的尊重，更看不到對當事人家庭各種假親情之名的暴力脅迫（從以死要脅到監禁）有所譴責。我們的媒體，除了追逐高層指示、金權動向，並且賣力地對被查獲的特種行業小姐拍照外，他們還會什麼？

除了要求成年子女對自己前途選擇的自主權之外，我們還要對這次事件裡幾個流行的說法不爽地還擊：質疑當事人出家是否理性、明智，等於否定了青年冒險追求理想的正當性，背後更露骨表現出成年人自居於理性、成熟標準的傲慢；對子女的各種否定及脅迫除了「親情難捨」，不過是父母習慣將小女視爲自己權力支配的對象；至於由部分所謂心理學家所提起的「集體出家」是在一種特殊氛圍下的「集體催眠」，或者是當事人家屬慣用的「被洗腦」說法，我們要問的是：我們的社會不就一直在對我們「催眠」嗎？從才藝班、義務教育、職業訓練、軍事教育乃至公司、工廠的大小訓示、會議，哪一個不是「集體催眠」？「洗腦」有許洗得過媒體的各種聲色操弄？爲什麼這些集體催眠洗腦之大成的玩藝不但正當，有些還受到鼓勵，甚至成爲義務？

在我們這個靈異當道、四處神佛的社會，我們卻看到整個成人社會對青年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高學歷年輕女性——剃度出家的不解與扭曲。其實這並不令人意外，在成人社會眼中，高學歷卻不思打拚「正常」的事業，效忠資本主義；原本乖巧的女兒們不再留戀男／父權的家庭，更向「女人終歸結婚、生子」的權力結構大聲拒絕，我們的成人所以如此歇斯底里地不諒解她們，或許便因爲她們不願順從成人威權的安排。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逃逸出成人社會的露骨宰制吧！

台南/郭丁元



編輯部推薦

《肥龍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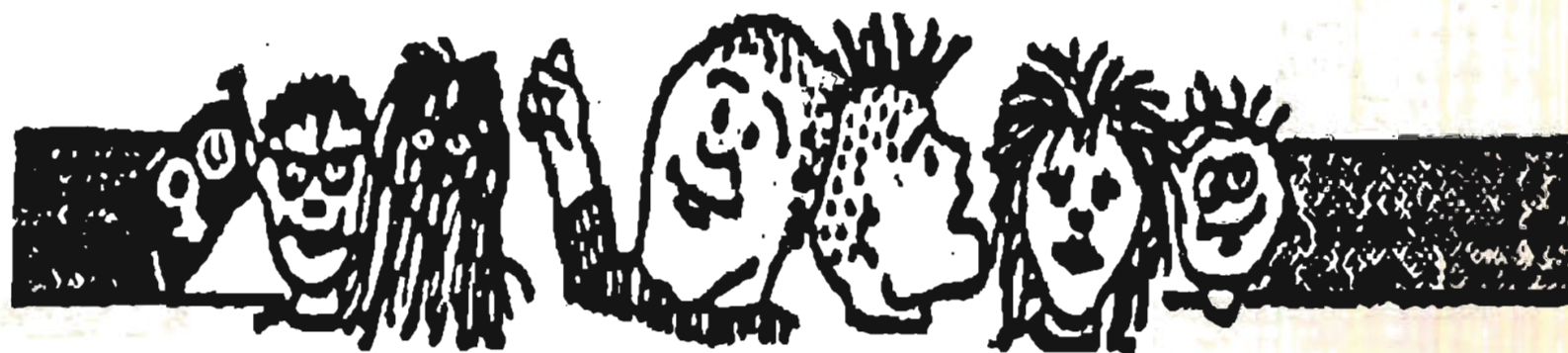
——最佳召妓指南

到香港旅遊想找妓女，怎麼辦？

本書作者本身是旺角砵蘭街的資深「馬伕」（即皮條客），有別於香港其他風化區，砵蘭街的特色是草根性和東亞情調。草根性是因爲收費相對低廉。而東亞情調是因爲這邊的小姐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吉隆坡、菲律賓、泰國及少數當地人。

就算你來打算以「參與觀察法」作一「深入」的田野調查，這本書的可讀性仍高。筆者特別欣賞該書作者的國際宏觀視野，爲讀者詳盡分析各國佳麗的長短處，打破不少刻板觀念。

該書在香港各大報攤有售。



釣魚釣魚我愛你 放些核廢料佔有你

給台電總經理的一封信：

張總經理大人親親吾愛如唔，

最近貴公司那些「中」系列、「台」字輩的關係企業連鎖店，實在是有些運氣欠佳，不是台泥在花蓮又被人示威抗議，再不就是中油沙崙外海油管破裂，被附近漁民幹得要死。實在太不像話了，也不想想要是沒有你們，國家怎麼建設？哪來的經濟奇蹟？挖挖山壁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怕挖壞了、挖醜了就不能發展觀光業？哼！只會擺路邊攤賣賣大理石。油管破了，油管破了又如何？至少鐵殼船就

不會常來了，目光如豆的漁民！

所以呀！我說，老張呀！不是在煩惱到哪放核廢料嗎？當然是釣台呀！你想想，放蘭嶼被人攔阻攔罵；放馬祖，那裡人又不好騙，一人一千萬還不幹（因為他們看到金門開放觀光都削翻了），所以我看別動這些離島的腦筋了，他們早串通好了，壞透了。所以丟到釣魚台吧，如果有必要，相信就算要那些蘭嶼人划獨木舟幫忙載核廢料，他們也是願意的。（獨木舟那麼小，還可以避過日本的耳目）划呀划！一船一船，生生不息！划船協會理事

核廢料愛用人士上

釣魚台是啥碗糕？還是種種瑪莉娃娜算了

【記者愛釣蝦釣在魚台找蝦找到四眼脫窗報導】釣魚台事件越演越烈，但，釣蝦不釣魚世代的你／妳知道「釣魚台」是啥碗糕嗎？

根據記者翻遍所有百科全書中「釣」字頭的名詞解釋終於發現，比鼻屎還小的釣魚台，一般的世界地圖上根本看不到，大約位在日本琉球島與台灣的彭佳嶼之間，而且是一個如假包換的無人島，從台灣坐飛機約二十分鐘可達（但是沒有飛機場供起飛降落），從日本最末端的琉球則需約十五分鐘的飛程，從飛機上俯瞰，島上櫻花與梅花遍地皆是，由於記者四眼已脫窗，看不清哪些是櫻花哪些是梅花，總之，非常美麗。

釣魚台由於土質鬆軟，不耐地震搖、不耐颶風吹，酷似台灣島（哦？這不是某某教授用來證明釣魚台主權屬於台灣的屁話嗎？），除了適合插旗幟和建造料塔之外，最大的用處可能就是挖洞容易，輕輕一挖就是一個洞、再輕輕一填又恢復原來的樣子，這麼美妙的地方，你猜那麼多人爭得頭破血流為得是什麼呢？

1. 在那裡挖個大洞或無數個小洞洞充當核廢料掩埋地，既沒人看見、也不用付賠償金，一了百了？
2. 建個高爾夫球場，讓選官政客遠離媒體記者的黏纏功夫？
3. 在釣魚台挖池子養珍珠，養出來的珠就叫魚目混珠？
4. 建釣蝦場？（沒蝦魚也好！）

其實那些人的腦袋簡直是再大便也不過了，如果偶想地盡其利的話，書上的指示說，像釣魚台這種土質其實最高的經濟作物，是本性非常賤的作物——瑪莉娃娜。

what is 瑪莉娃娜？

哈·哈·哈，我跟你們講，瑪莉娃娜這種抓地性極佳的麻類作物，無須大量施肥澆水、無須除草殺蟲，只要陽光永遠燦爛，它就會燦爛地茁壯，由上空往下俯瞰整個釣魚台就會綠油油的十分燦爛，若再配合在當地設幾座小型加工廠，將新鮮翠綠的麻葉當場加工，不但可以降低失業率，每個人也都將會笑得十分燦爛。真的，嘻嘻，嘻嘻，瞧，我笑得是不是很燦爛？嘻嘻！

大哥爆破敢死隊

【破報附屬電視台 TVBS-GY 特派記者劉等待冒死報導】各位觀眾，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傳說中的釣魚台，相信大部份的觀眾都不知道它正確的地理位置，不過沒有關係，反正重要的是今天國內的爆破敢死隊馬上就要來了，我們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濤洶湧，這正象徵了我大中華兒女不怕艱難、不怕強權的精神。

來了、來了、終於來了，全國的同胞們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他們來了，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位，頭綁著「必死」布條、穿藍波裝的這位，就是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的羅無助先生——全國青少年的偶像、黑道中的超級天王，他現在緩緩的走下船，來跟在他後面的還有一位好同事——施才生先生，他們手上抱著的就是今天要用來炸掉燈塔的炸藥，至於炸藥是如何交到他們手上以及如何運出國內甚至立委為什麼會有炸藥目前仍不得而知，不過某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調查局官員表示，曾在立委廖學窄被關的狗籠旁看到一批同樣的炸藥，但很顯然的跟此次事件應該沒有關連。

嘿，他們開始唱起歌了，各位觀眾請仔細聽……原來他們正輕輕的唱著《中華民國頌》和《梅花》等歌曲，你們看！羅大哥和施大哥並且還在一旁踏著步伐、答著數，臉上更是流著淚水，真是太感人了。

雙猩報喜

當選之猩：

簡菱政：我絕對沒有陽萎，不信你去問我的學生！

李坤蟻：爺爺說，人家那個連伯伯的女兒考上北一女，我只考上景美女中，景美女中耶，又不是明星學校，沒辦法只好聽他們的話出國，誰叫我的頭腦又不像爺爺那麼好，但是說也奇怪，連伯伯家竟然會「歹竹出好筍」。

陳蚊茜：Sorry，我又要換工作了！

胃覺法師：我絕不會飢不擇食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香港猩樂園 ◎丘程程

九月十六日，潘星磊（北京清華大學畢業後移民香港之大陸青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將英女皇銅像破壞，並以紅漆將自己和經「處理」的銅像塗紅。這是在末代殖民地發生的行為藝術——「紅色工程」。

姑且不論「紅色工程」的藝術價值。儘管對殖民文化的顛覆（遲來的）實在是很屌，不過久經資本帝國殖民主義多重異化的香港警察未懂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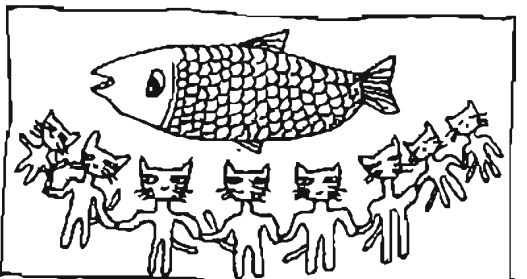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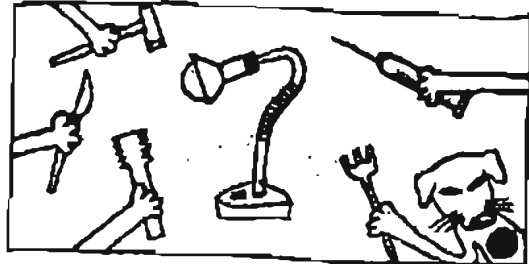
欣賞能力低就算了，還把人家帶去精神病科觀察就太令人感嘆。

負責此「刑事毀壞案」的幫辦（督察）要求市民接受法律制裁之餘，竟心有不甘的進一步企圖強制定義潘星磊為精神異常，打壓潘有非主流意識型態的藝術表現。的確履行了末代「皇家警察」的摧毀思想自由職責。

雖然，據破周報所知，對該逾百年歷史的銅像潑紅漆的舉動，並非原創。但從香港警察對文化種籽的散播，竟如此不遺餘力的封鎖看來，九七一定能平穩過度。



CAT V.S. DOG



COLUMNS

資訊鐵板燒

W
B
A
I

99.5
FM

Folio
March
April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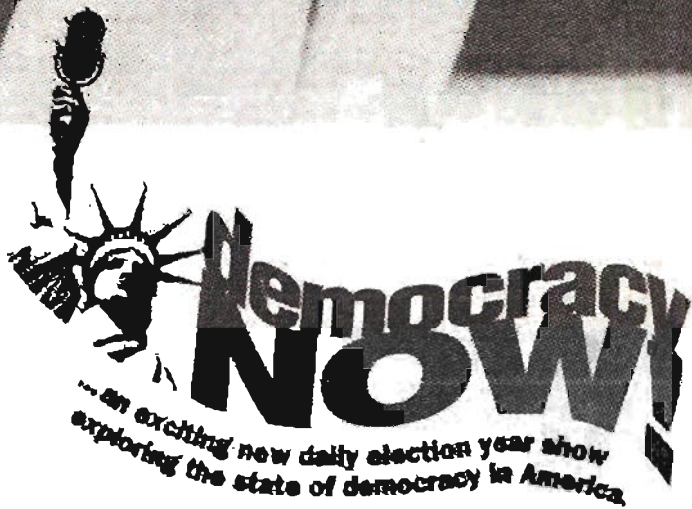
我所聽到的美國異議電台



文/許俗芬

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
March 8

A New Show
Democracy
Now!
Weekdays
at 9 a.m.



資訊鐵板燒 06
我所聽到的美國
異議電台 WBAI
關於高科技論述
的幾個想法

06

在紐約二年多，我可以從《Village Voice》報紙上，看到反叛的文化，一些非商業性電影、劇場的演出訊息和相關報導；另一方面從學校的看板上，也可得知一些左翼團體，不管是托派、毛派，他們聚會演講的消息。但是，要知道紐約市各個大小角落裏的抗議活動、遊行示威，我一定打開收音機 FM 99.5 WBAI，後來一年多的日子裏，幾乎是 WBAI 伴我走過充滿壓力的悠悠日子，也是 WBAI 開啓我對非商業性電台(non-commercial radio station)的想像空間。

這樣的想像空間，建築在一種「以小可博大」的興奮期待中。無庸贅言地，在如今資本高度集中，媒體產業也集中在幾個大資本集團手中的社會裏，無錢無勢的個人或社會弱勢群體早被排逐到媒體參與的公共空間之外，多元的聲音只是媒體掌控者用來催眠那些至今尚未發出聲音的人們的喃喃自語。這篇文章就是要來和你分享

這種想像，同時，回台一個多月，對台灣電台的一些粗淺了解後，也一起和你分擔一些失望。

在這個資訊社會，商業廣播越趨充其勢力、觀眾、聽眾(視聽人)所得到的選擇就越少。而逐漸擴散的對商業媒體的厭倦和不滿及不斷地對媒體民主的要求浪聲，可被視為是另類(alternative)媒體在過去30年來在美國發展的一種相對應現象。我所感興趣的是，人們建構她(他)們自己的媒體的可能性在哪裏？而這樣的媒體必須是獨立於資本、國家、教會和其他各種壓制性權力的掌握之外。愛好和平的基金會電台(Pacifica Foundation Radio Stations)的發展，為我們驗證了很多的可能性。

我想，首先我們必須先問什麼叫做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在這裏，我不打算吊太多書袋(也無力如此去做)，僅簡要地陳述我認為另類媒體應具有的某些特質。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另類媒體應當

被用來當做全體社區、群眾活動和組織的工具，而且此媒體和觀眾之間應具有相當積極的互動關係，再者，另類媒體不斷要求改變，而不是滿於目前的狀態。

另類媒體並不是中性的，「客觀公正」的。相反地，另類媒體是有高度既定的政治立場的。另類媒體的活躍分子總是參與在他們所採訪的故事中；有些時候，甚至鼓動這些事件。例如在1980年，由於擔心中美洲戰爭所引發的一連串不安，在柏克利(Berkeley)的一個另類電台 KPFA (Pacifica foundation's network 的第一個電台)，他們發動了源自60年代反戰傳統的一種 teach-ins 活動(有點類似肥皂箱式的政治演說和活動)，這個電台積極組織這些活動，並且連續兩天現場聯播加州附近的這些 teach-ins 活動，並且和其他社區電台(communitary radio stations)架成聯播網，進行反對美帝在中美洲所從事的軍事和政治入侵。

進一步而言，讓我們來看看，在另類媒體之外的媒體掌控情形。媒體被控制，擁有在一小撮人手裏（媒體生產者），這些人傳播經過他們篩選過的題材內容給媒體消費者，在這種不對等的宰制關係下，曾有理想主義者如 Hans、Magnus Enzensberger 曾經大力疾呼「解放」媒體，這意指去中央化」的媒體，媒體經由使用者所控有，具有一種雙向溝通的集結功能，在這種情形下，每一個人都是潛存的一個傳播者。這樣的解放媒體理想情境之下，媒體民主可被期待，同時「傳播過程的參與」會比只對媒體商品的消費來的更重要。所謂傳播，在這種情形下，「傳播」二字將會得到名副其實的發展，而不是只為「傳送消費者給廣告商」做服務而已。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今天要介紹的 Pacifica Foundation radiostation，以及它在紐約的電台 WBAI。

在美國，八十年代大約有六十個非商業性社區電台存在，同時間，大概有九千個電台每天都有功率輸出。Pacifica Foundation 之下有五個電台，每年的總預算只有 200 萬美金，和保守的「基督教廣播網」的五千八百萬美金相比，只有他們的百分之三。這個基金會之下的非商業電台發展的難辛可想見一般，況且在美國如今主流媒體和文化意識愈趨保守的情況下，電台的发展更是艱困。

Pacifica Foundation 之下的五個電台分別是在柏克萊 (Berkeley KPFA, 1949)，洛杉磯 (Los Angeles, KPFK, 1959)，紐約 (New York, WBAI, 1960)，休士頓 (Houston, KPFT, 1970)，和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WFPW, 1977)，他們在各區的發展幾乎是美國的另類媒體發展重要的一些指標。從 1920 至 1940 年代，是美國商業電台急劇擴張的時期，除了少數的軍事和警察用的電台之外，直至 1949 Pacifica Foundation 創立之前，急劇變化的商業電台系統，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非商業電台的挑戰。1949 年，Pacifica 的創立正好是麥卡錫 (McCarthy) 掃蕩共產主義的時期，Pacifica 也就成為麥卡錫委員會調查的對象。1949 年在 Berkeley 創立的 Pacifica Foundation 的第一個電台 KPFA，由於一個激進的和平主義者、詩人希爾的創辦，他曾經在商業電台待過，這個 KPFA 是美國第一個非商業性並且是由聽者支持的電台，開播至今從未上過任何商業廣告，連公司行號的捐款支持都全被拒絕，雖然他們只有美金 1 萬 5 千元，而且是在 FM 的收聽情形尚很稀少，電台工作人員必需自己去賣接收器給可能的聽者，這些困境中匍匐前進。剛一開始，每個在電台的工作人員不分職等拿同樣的薪水，決策是被集體討論後，共同決定的。

自從 1949 年之後，Pacifica 之下的 5 個電台幾乎引領著社會運動訊息的報導，這些包括反戰、民權運動、黑人運動、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生態和勞工運動。我切身的經驗是，在紐約的 WBAI，幾乎全賴轉播我的學校 (CUNY) 的學生抗議學費上漲的遊行活動，還有一位黑人在種族歧視遭受不公平司法審判而被判死刑的所有相關抗爭活動和公聽會等。我幾乎要守在收音機旁邊就可以聽到紐約市各小角落裏不平、不滿的人們的怒吼。

創辦人曾經希望用電台去作為反對冷戰意識型態的一個主要戰鬥場域，而靠著由聽者支持和工作人員自行管理電台的方式，可以使得這個電台保持誠實和獨立的作風。在 Pacifica 的章程中明白標示著希爾的關切點：在世界和平的最大關切點下，去探討任何哲學上的、宗教上的、民族上的和國族上的敵視成因，並且傳播被商業媒體所壓制的新聞和分析，去培養新的藝術形式。實際上，這位電台創始者是個反戰的自由主義者，隨後數十年的激進轉換和發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這位希爾先生後來也因為被全體電台工作委員



會否決他的決定，而於次日舉槍自盡。回顧整個 Pacifica 之下 5 個電台的发展史，不同政治觀點，立場的人在電台之中所做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不管是自由主義者，左派中的托派、毛派，和對中東問題不同看法，對美國工運不同看法的人，都曾在電台的主要發展方向上寫下一長頁的鬥爭史。這可能也是電台活力的表徵之一，在此不詳敘。

還是趕快來談一下，WBAI 或 Pacifica Foundation 的一些特性。

內部民主是這個非商業電台一直吸引有志者前往一試的特殊性之一。在開創的初期，每個電台工作人員得到相同的薪水，同時擁有的節目政策的投票權，這些幾乎是革命性的措施，但前者在後來的發展中，難以全面堅持到底，還有多少人拿相等

的薪水？我目前而止不得而知。在主管之下，一個星期工作 20 小時以上的 Part-Time、沒有支薪的人們可以組成工會，他們有權力參與主管的選擇會議，幾乎擁有百分之五十的投票權利。電台各部門內對選舉部門主管，也有相當大的內部自主空間。可以說，在很正式或很傳統的階層組織架構下，Pacifica 有很強的內部民主措施，在此架構相搭。我的親身經歷是，二次前往紐約的 WBAI 電台，都碰到罷工原因是 Pacifica Foundation，想要聯播很多統一製作的節目以衛星傳送至各台，如此一來各地不同的文化差異和政治特色必會被消融於這種「中央廚房」式的製作方式中。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世界部門」和「女人部門」的啓示，前者是在 1975 年，後者在 1981 年，在 KIFA 柏克萊的設立，其中內部的艱苦鬥爭不在話下，從此後，大部分 Pacifica 之下的電台，都有帶著少數民族觀點和女人觀點的節目大力放送。我在紐約的日子裏，每天早上幾乎是被那聲音急促大力疾呼的女主持人吵醒，而一些中南洲的音樂也幾乎整天在電台裏迴盪著。

Pacifica 或 WBAI 的故事說不完，看著他們的奮鬥、突破、鬥爭，總也激起我自己的想像和期待，而台灣的故事呢？

回台一個月，我已經知道的幾個新的商業電台的蓬勃發展，大家早已知道，而當初為衝破電波管制等箝制而衝鋒陷陣的民主電台或其他民間電台，都面臨經營的困難，甚至南部有些電台，整個賣給商業公司，走向賣藥的階段。嚴重的情形，是將時段賣出，而不自製節目，更難過者，台北市電台要公共電台化的提案和預算，都被否決，我們的天空又將是一些廣告聲音和商品的交錯。

其實，還是有些人在默默做著一些事，在這幾乎完全已被商業化的狹小天空中，努力爭取一些波段，開一些女人節目、勞工節目、原住民、客家節目等，他們的努力是一點一滴地累積著。但是誰知道哪一天電台老闆又要將整台賣給商業系統，或把時段賣出呢？這些事情現在正在發生。

我們需不需要一個非商業化，由聽者支持的另類激進電台呢？還是我們可以化散浮游於各個商業台或民主台或地下電台之中呢？我們的空間在哪裏？想像在哪裏？希望大家一起想一想、做一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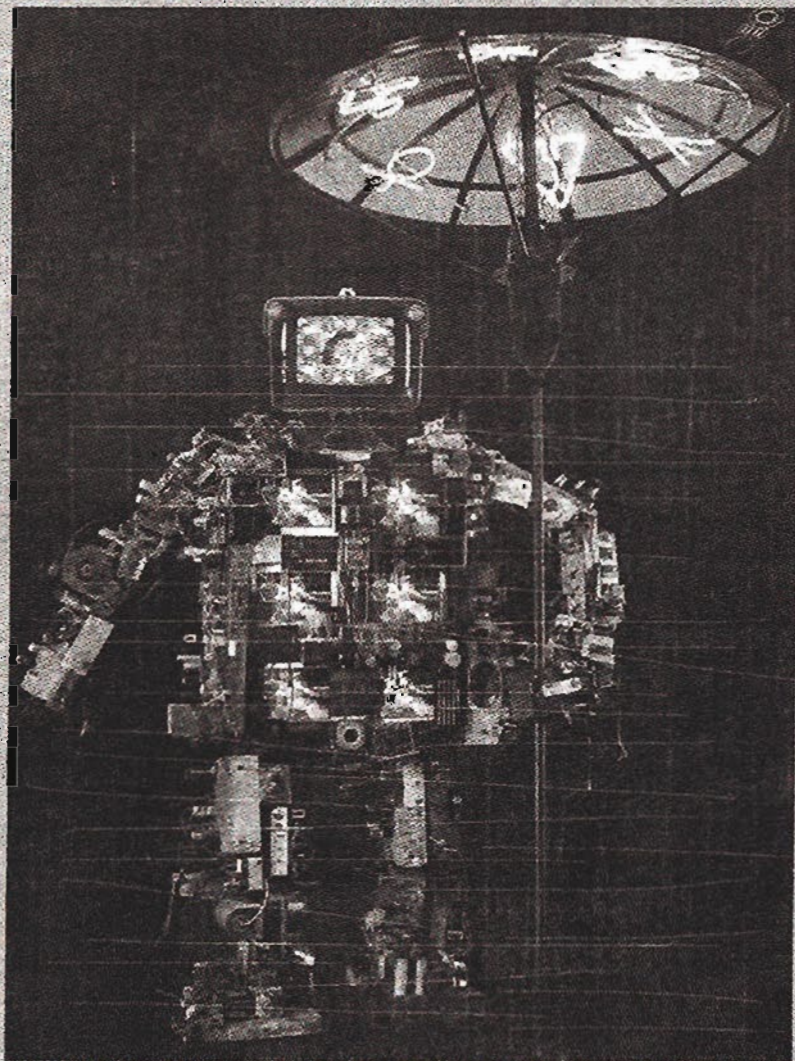


高科技文化論述

的幾個想法

資訊鐵板燒

文/梁世興



(一) 高科技：一個亟待隨時同步重新 騰寫，無可逆轉的物質性概念 / 力量

在今日，我們似乎是生活在許多人所宣稱的高科技的資訊時代 / 社會了，但似乎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高科技究竟是什麼？“他”改變了什麼或沒改變什麼？

一切都還在（總體緩慢、局部激烈）悄聲巨變中，好像沒有人可以看清全局，連那群確實以高科技為其利益或權力來源的人們亦同（看看 Bill Gates 寫的書 *A Road Ahead* 吧！）。對（台灣）大多數人而言，高科技似乎尚未具體成為生活的一部份，高科技不是停留在庸俗的口號，一種概念上的迷思，即是一種圖像式意識型態。然而，從細緻的經驗出發，並將高科技視為一種發展方式（mode of production，注意並非生產方式），則我們可以察覺到：技術現在以一種含有積極性動力的酵母形角色，滲透在現實中的各個場域，以一種逐日精進

、隨時變異的積累型態，重新騰寫（refresh）場域中的秩序與邏輯，並使各場域因此蘊含了加成性的基因，一旦各自積累的成熟度達至足以銜接之境（具體的例子就像是現在仍再持續發展的資訊、通訊領域此二者變遷的過程），其中元素便相互融合補食，產生遠大於等比級數的加成效度，而合成一幾乎無可逆轉的物質性力量。

變局混沌，然而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十分巨大，有時連在印象中與高科技尚有相當距離的場域都難逃遽變，舉個例子來說好了，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發展，幾乎要顛覆了自十七世紀以來哲學界的古老命題：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以笛氏說法，人是理性中心、思考主體、意義的容器，思考是人存在無可懷疑的基礎：只要你思考，便確實存在了。但如果這一切在不久的未來（想想小時候看漫畫或科幻卡通覺得不可思議的場景：科學

小飛俠用手錶型通話器，但今日幾乎人手一隻大哥大，才過了幾炷香的時辰？），技術的累積使其有進步性的突破，人們得以與他者萬物差異之所在：人類心靈的思考力量，可以以一種非自然人的物質性方式（非完全地）取代，也就是說，思考作為人之所以存在的合法性將被（部份地）剝除，那麼，關心自身存在的人將遭遇詰問自我的困局，現有經典性命題亦將被迫重新定義。高科技對人類既有世界的穿透力由此可見一般，無論抽象具體，無論遠近鉅細。

同樣處於世紀末，人類社會再次遭遇全面的變遷，只是時間差了一百年。19 世紀末，人類初次以技術變革的方式掌握了改變物質世界的力量，工業革命引發了歷史性人類社會的轉變，然而，前次的轉變，帶來的是船堅炮利、冒著黑煙的巨大工廠、隆隆巨響的車間動力機械與紅熱的鋼發鐵水，以一種直接且劇烈的視覺意象讓所有的人知道世界已經不同了。我們可以簡單的說，這是一種 out-side-in 的轉變。然而，現今的變遷，雖然更加船堅炮利（

無法追蹤的隱形戰機、智慧型的洲際飛彈），但是高科技所帶有強大技術資本門檻的性格，使其多數以隱而不現、秘而不宣的方式在改變世界 / 社會的各個部份，變遷的可見度便缺少了全面性。同時，相較於工業革命較多對物質層面的革變，高科技的變遷更是藉由技術的力量直接寫入人們的身體、意識與心靈，我們也可以先簡單的說：這是一種 in-side-out 的轉變。正是如此，高科技成為一種象徵，帶有迷思的色彩，且令人感到些許的不安與不確定。因此，目前對高科技也可以以這樣的想像作一個總合性地描述：

高科技以一種令人難以瞭解的複雜方式，有的直接、有的隱忍，有的同步、有的脫落，穿透了社會的各個場域（但並非全部），各場域宛如表面看似無所關連的無數碎片，然其間若有亦無的有機連結正等待時間（或其他）因子催化，以拼湊出一幅「美麗新世界」的全圖。

正因變遷在以一種陣地戰的型態在各處發生，一些比較敏感的人各自在其位置上用其特殊的角度考察了這次的變遷，如經濟學家注意到的是所謂經濟全球化，與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產業分殊化、彈性生產，社會學家則提出所謂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等說法，都市研究或地理學者則告訴我們現在的人生活在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中，與高科技資訊產業發展直接相關的媒體研究更是琳琅滿目，而以技術發展為要的高科技部門自然不需再多所贅言。當然，在世紀末的時代，更有類似預 / 感言家的未來學者正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們高科技的未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儘管各說紛紜，眾聲喧嘩，問題卻依舊存在：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高科技究竟是什麼？「他」改變了什麼或沒改變什麼？

想一次回答這些問題尚嫌太早，但正如同前面所言，高科技以一種非同步的速度影響了社會各場域，有的直接穿透，有的逐層滲透，所以欲提出一全面性的論述有其認識上的困難。然而，在這裡我想要強調的是：高科技本身就是一種流變（becoming）的變數，本身即流動不居。欲利用舊有（且相對僵固）的範型來認識高科技這一波長特殊的光譜，現前（因社會形構的各場域間尚未因高科技的出現有了新的連結方式）注定是事倍功半的。所以必須將高科技視之為一個亟待隨時與現實同步重新騰寫的概念（因此我們對「技術」這件事應該要有新的認識與詮釋），細緻的剖析目前各場域加入高科技此一積極性變數後的新圖景型態，我們將會清楚的感受到：高科技，一種無可逆轉的物質性力量，將全面改寫政治、經濟、社會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邏輯與秩序，無論你喜不喜歡，習不習慣，差別只在 soon or later。



反七輕、反金權、疼惜台灣

1004 請願大活動

包含東帝士集團七輕石化綜合與燐隆集團大煉鋼廠的濱南工業區開發計劃不僅破壞了台灣最後一塊潟湖，更造成南台灣水資源的崩盤。在李連體系與黑金的勾結下一意孤行以提振經濟之名，揚言要在半年內讓它動工！

為了保衛祖先所賜予的這塊美麗土地，給後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我們訂於十月四日星期五上午九點三十分起，在立法院（北市濟南路）集結所有反對濱南工業區開發計劃的朋友，向經濟部、行政院及總統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抗議主政當局在金權掛帥之下，只求發展經濟，卻無視於大自然的可能的反撲，特准准許財團無限制的對台灣資源開發利用，並表堅決反對在台南縣七股鄉設置七輕石化綜合廠與大煉鋼廠的聲音！

我們認為這已是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實在無法再容忍財團予取予求，漫無節制的擄掠台灣寶貴的自然資源，無法再原諒主政當局短視近利、顛覆腐敗的國土利用方式。親愛的朋友們，是大團結吼出我們聲音的時候了，所以懇請您能助我們一臂之力，加入我們，結盟成最大的力量，向財團及無能的政府宣戰！

聯絡電話：02-3936226 轉 401, 405 傳真：02-3971229

愛台灣這塊土地的朋友敬啓
立法委員蘇煥智國會辦公室暨一群熱

佐苗的 HOME - PAGE 於十月一日正式上網

佐苗是七個喜歡貓的年輕朋友，基於對教育議題及教改運動的關心，所組成的以讀書討論為主要活動的教改團體。

我們認為現今教改運動的光譜非常複雜，光是「民間」的論述就讓人眼花撩亂，很難定義清楚。我們歡迎上線的朋友為佐苗貼標籤，讓我們知道自己可以歸為蘋果派、南瓜派、新潮派、或是阿沙不魯派。

喵——



佐苗的 E-MAIL 帳號：r3306014@cc.ntu.edu.tw
歡迎各位愛貓及從左邊看教改的朋友成為我們的網友！



介紹工作：☆與國際婦女團體連線 ☆推動婦女參政保障制度
☆各縣市黨部成立婦女組 ☆基層婦女組織培訓活動



全名：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
電話：(02)7153636 分機 511-514 傳真：(02)7121603
地址：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28 號 13 樓
捐款帳號：郵政劃撥 14665566 民進黨財委會 信用卡捐款專線：9127200

歡迎索本部出版品：民主黨人月刊、綠色機密（婦女政策小故事）、女人建國食譜、婦女組織機密（兩本婦女組織教材）。
敬請收聽：淡水河電台 FM89.7 每星期五晚上 6:00 至 7:00『民主黑貓』

為什麼必修勞動學分？ ——破儒補習班教你完全勞動策略！！

課程

壹、開課宗旨：

據台大校長陳維昭表示，經過與教務長李嗣渥、學務長何寄澎與總務長陳益明針對未來台大發展方向的討論後，原則上確定要進行各系所改進的參考。在學生事務方面，除了鼓勵學生雙主修外，將開設沒有學分的必修勞動服務課，不打分數，只有通過與否。教務長李嗣渥表示，家長普遍要求子女「把書讀好就好，其他的事不要管」，愈來愈多的學生被寵壞了。因此開設勞動服務課，讓學生透過服務他人及身體勞動，得到人際關係的肯定。

各位親愛的台大青衫學子們，大家好，我是破儒補習班的班主任——鄭超群。相信一路下來，披荆斬棘、過關斬將的你們早已不把台灣任何需要用到筆的考試放在眼裡了，但是對於勞動學分的事，相信不少人一定是心中充滿了憂慮及疑惑。我最近接到來自一位父親的來信，信中提到他剛考上台大的寶貝獨生女兒從小身體就不好，所幸在學校中一向用功，成績總是令人咋舌，所以當別的同學在運動場上翻滾跌撞、傷痕累累的時候，小女兒總是有權利坐在樹蔭下看書。同學們明白她是全班唯一能問鼎台大、魚躍龍門的希望，所以在辛苦勞動的時候總是不會來麻煩她。如今她一如大家所願地考上了台大，就聽說要被強迫勞動，向來柔弱的地終日以淚洗面，看在我這個作爸爸的眼裡，實在……唉！鄭主任，您能體會一個作父親的痛苦嗎？

是的，我能。對於我視如己出的台大孩子們，我可以大聲地向你們說「如果台大不能你們，那麼，讓鄭主任來疼！」，「考上台大並沒有罪，只要你們把錢，呃，不是，把心交給鄭主任就好。關於勞動課的事不要管」。鄭主任，（呃，你們可以叫我鄭叔或老鄭就好）已經越洋重金禮聘主修勞動研究的陳靜（注意！這只是化名，不是那個陳靜）針對不同個性、身份、族群的學子設計了完全因應的對策，保證讓你們快快樂樂地上學，輕輕鬆鬆地回家。來！跟著鄭主任的腳步，讓我們一同走入陳老師的「勞動世界」，不熱、不累、不麻煩、不流汗。對於你們，鄭主任永遠心疼……

生囉！想為祖國的環境盡一份心力，除了加人家薪水，以免不爽去向老師擺道。）

當然，如果令尊大人正好是那家長會會長的話（應該都是令尊，沒有令堂的吧），那就更好辦了，直接建議給他用認養的。就像有些公司團體財團法人不是都在一些小不啦噠的公園旁邊插一塊綠綠的小牌子，提醒大家他們為這個空間所作的貢獻與努力。不過，花錢總要花在刀口上，因此，陳老師勸你與其認養公園，倒不如弄個地下道來認養。怎麼說呢？公園的牌子那樣小，又規定要統一規格，不能在上面裝一些霓虹燈管什麼的，說實在，連每天去那裡散步上廁所的小黃（狗）都不屑看它一眼，有什麼效益可言？但聽說認養地下道可不同了，現在已經允許認養單位作自我推銷與自我形象的廣告了。所以，如果你想競選台大學生會會長，或弄個什麼微凱子微馬子交筆友的話，怎麼能錯過這個大好的機會呢？想想看，從地頭到那一頭掛滿了斯文風雅的沙龍照、顯赫的家世與經歷、強有力的人脈背景，和你在回到家後夜幕低垂時不經意落寞起來的眼角……

……「你也如此蒼惶地在尋找著一個人嗎？請與我一同到椰林大道上沐浴夕陽吧！意者請洽錢大海，無誠勿試囉！」

二、如果你是每個月都要拿著剛出刊的歐美日服裝雜誌到服飾店裡按圖索驥的人，你該……

孩子，除了「有錢不是罪」外，鄭主任還有一句名言：「消費也不是一種罪！」，因此，請將購物消費理所當然地視為一種正當的勞動。因為你將可以在消費的過程中證明自己的存在（似乎只有在金融卡刷過的那一刹那，及收銀機嘴的一聲的那一刹那，我們驚喜萬分上帝的福証，終於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你可以經由你所消費的商品或勞務建構出你的自我認同，無論是連身小碎花洋裝抱書捧心的文靜虛弱女，或是削薄緊俏皮褲的穿刺繡麗男，別放棄自我演出的權利！

再說，從總體經濟學的觀點，有錢不花是一種漏卮（leakage），這是會引發所得—消費循環的不平衡。節儉對個人而言可能是好的，然而，對社會整體而言，過度節儉卻可能造成所得、產出及就業的減少，形成所謂「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所以買吧！支援挹注（injection），花吧！擴大產出，刷吧！增加就業，共榮公館商園新企機，共創亞太金融新氣象。經濟，飛吧！消費國度，飛吧！年輕的夢，飛吧！嘿咻嘿！

貳、完全勞動手冊——

一、如果你是衣食不虞匱乏的學子（什麼？纨绔子弟，喔！大家不要常用這個詞，記住，有錢不是一種罪），你該……

開著進口跑車上下學的你，已經很自動地把那夜生活當作將來的一種社會實習，怎麼可能還有力氣在早上七點不到的時候爬起來參加什麼掃樹葉、撿石頭的遊戲呢？所以囉！動用些關係，找幾家醫院診所買幾張病牀證明，請同學帶去學校就成啦！（別忘了請人家喝珍珠奶茶，要波羅的呦！）當然，這畢竟只是治標，嬌貴的你還是總得偶而去太陽下露幾下小白臉。所以，家裡不是有菲傭嗎？反正他們也是七早八早就起來了，閒著也是閒著，可別浪費了人力，不妨僑就叫他們去點名上課吧！什麼？不像。那就作一套大學服咩！喔！不是這個問題，長得就不像，就跟老師說是

「消費？我愛消費，為什麼要覺得有罪？今天不把信用卡刷爆，我就不姓丘！」（攝影／何佳瑞，名模／丘德真）



·台大必修勞動學分 10
—破儒補習班教你完全勞動策略

·冷眼看伴裝風暴的符號流動 12

·終於找到學校中的好男好女了 14

·噢？湯皇珍個展 15

·療過濁水溪，到馬來西亞 16
—訪金枝演社小劇場

·悼念天才，扣探未來 18

·搖滾萬象，包羅萬象 20

·南方的聲音 22
—赤足 Nicole 記事

·夏日遊戲電子金屬夜 23

龐大的純男性工地建築，女體常常成為禁忌。什麼？月經的女人？如果不怕捷運倒塌就儘管來吧！（圖／本報資料室）

三、如果你是個愛台灣好男兒，收看超視總統的故事只是爲了那個即將被劇情安排與少年總統裡裡共浴的那一位教父，你該……

來，孩子，讓我們先壓低自己的戰鬥姿態，拿起腳鐐斧頭去勞動吧！等到找好機會就搬個石頭來建個碑，立個塚，緬懷我們苦難的先烈；我知道，我不是指廣州的那七十二位。紀念我們犧牲的同胞。什麼？老師是國民黨的，還是外省人，好，把他打昏。來，同學，幫忙扶一下。我們要建碑，以昭示這段歷史的罪惡，一個一個座落在這病重的大地，像在針灸治療久病的母親。台電大樓？當然不放過。殯儀館？殯儀館建碑更沒話說。喲！馬同學也來了，去哪？誠品？噫！資本主義當然也不要放過。還差哪裡？啊！最重要的台大校本部都忘了，再去弄些石頭來，同學呀！身為台大人，可別忘了革命尚未成功（噫！用這個人說的話說好像會滿尷尬的？）我們要作歷史的見證人，可別成為幫兇呀！

四、如果你是，一般而言，對於大部份臭男人和與死男人有關的聯想、感覺都很不爽的女人，你該……

不合作，罷上勞動課。但是，首先，把剛才那些死男人豎起來的碑推毀，因爲一具具矗立的陽具會讓我們精神分裂。我們受夠了那些自以爲有大理想、大前衛男性平常看待女性的嘴臉，活像他們自以爲作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所以私底下貶抑女人一下也就無所謂了。（以後決定發起抵制悲情城市、超級大國民這種偉大史詩型的電影，看看女性在這些電影裡被塑造造成什麼德行……）

叫老娘打掃校園？不幹。完全是刻板家庭性別分工的餘毒……

打掃校外？社區勞動服務？不幹不幹不幹。噯！對於這個完全漠視、歧視女性的空間——視女體爲禁忌的龐大男性勞動工程設施、讓母親不敢推著嬰兒車出門的道路和騎樓、充滿性暴力威脅的陰暗死門、不適合女性社交的攤販小吃、只限無不身軀好車身女子居住的女子公寓、糟糕透頂的居住空間品質、十八世紀般的女子租屋公約……爲什麼要我服務？免談。

五、如果你期許自己愛人，正如你堅信神派祂的獨子降生爲人們受苦般地聖潔……

掃吧！正如你願浴血洗滌人間的罪惡。如果嫌作得不夠，建議你們去借輛小貨車，每天輪流到附近去收垃圾，相信這是繼陳市長「垃圾不落地」政策及總統府前、市民廣場開放擺舞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事了。你可以與你的兄弟或姐妹坐在車上撥動著吉他，放著福音歌曲。久而久之，每當「把你的垃圾交給神，神把永生賜給你……」的歌詞響起，大夥便拎著大包小包向你飛奔，你會看到多少早出晚歸的單身住戶感激地淚盈滿眶，你還可以在他們身上灑些聖水。聖水、淚水、汗水、垃圾水的交織，看！彩虹出現了……

逛街買衣服和xx是我最愛作的勞動。說真格兒的，I can do them all day long.（攝影／何佳樂，名模／丘德真）

頭，把陽具一根根打扁。（圖／本報資料室）各位女性同胞，妳們受夠了嗎？來，讓我們舉起榔

好了，孩子們，這麼多精彩的課程，相信大家一定躍躍欲試了。在這堂課中，我們還會教男同志如何在勞動的過程中恰到好處地跌倒，好讓你渴望的汗珠閃爍的俊美學長過來爲你揉搓敷藥呢！當然，對於各式各樣的「反動份子」，本班還開設了「騷動先修班」、「流動初探班」、「變動進階班」、「蠢動保證班」和「暴動激進班」，相信一定能滿足各式各樣的騷貨／流鶯／變態／蠢才和暴露狂，有興趣者請從速，以免向隅喔！

☆勞動學分期末考大猜題——

請問台大開設勞動服務課程與下列何者有最直接的關係（複選）？

- 1 呂安妮事件？
- 2 台大女研社那一票女人和那一票事。
- 3 台大傳出老師剽竊論文事件。
- 4 台大前一陣子徵收校地與附近居民交惡。
- 5 台大許多科系在今年大學聯考中排名下降。
- 6 今年台大募款所得可能不如從前。
- 7 李先生的孫女可要出國去留學了。
- 8 日前於宜蘭冬山河舉辦的十所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中，台大榮獲第十名，Ya! Ya! Ya!

☆推薦參考書目：

（本班可代爲訂購，絕對只收成本費用）

- 1 馬克思著《資本論》。
- 2 廖正興著《社會工作學》，自印，一九八三年初版。
- 3 JURGENSCHILLING 著，吳瑪琍譯，《行動藝術》，遠流，一九九三年初版。
- 4 劉秋兒著《活著幹嘛》，自印，一九九四年初版。
- 5 李家雄著《實用運動療法》，學嘉，一九九六年初版。
- 6 JAMES HERRIOT 著，皇冠編譯小組譯，《夜夜交際的貓》，皇冠，一九九四年初版。
- 7 陳銘輝著《騷動男人心——絕美之愛》，號角，一九九三年初版，第一〇三頁至一三〇頁。
- 8 雲鶴著《要怎麼收復就要怎樣栽——不可思議的因果現象第二集》，陳葉翠富發行，一九八五年初版。

冷眼看扮裝風暴的符號流動

文／鄭學

八月廿一日，誠品敦南店前的廣場聚集了較以往都多的觀眾，在摩肩擦踵的同志與非同志、男人與女人中，記者很巧合地看到了佇足在人群中的Y。看到他超乎冷靜地觀看，看到他幽靈般地隱入，又淡出。不知何時，就彷彿天經地義地消失了……一個曾經出鏡的廣告公司創意人——Y。我知道不久後我會在他台北某角落再見到他，而他會對我重說……

「很有趣，你們那天在那裡拍的活動，我不知道原來這會這麼有市場，以那樣的表演——扮裝秀，在那樣的環境空間——繁榮商業和高級住宅區的旁邊，聽說當天還欲罷不能是嗎？其實一開始那兩晚的劇情很有趣，故鄉與希臘的劇本，一票女人開會討論如何以性愛作為她們長期征戰在外的男人停止殺伐的籌碼；想想看，真實的歷史情境是那時的女人有公開發表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嗎？而這種歷史情境的再製與戲演又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些和女性處境有關的問題，尤其是最後那場是及假回家欲飲欲倫的老公——阿多尼斯扮成女人，因為她長期留守空軍和一群女人在一起，已經開演，並習慣對於女性情欲的追求了。戲演到這裡，舞台上濃烈的扮裝男同志慾望又扭轉成同志的愛慾對談……」

「但是，就像被砍破的傷口，你的心的某個角落會『軟』地抽動一下，然後便無可奈何地離開了半邊天空。那時，我看著舞台右側，一位穿著絲襪的老爺爺，正帶著台上唱著『愛神』的扮裝噴火歌舞劇，他開心地笑地嘴都合不攏了，還直跟著節奏扭動了。我無法不去想，他真如我們所看到地，真是如他以前是地樂於見到扮裝的議題呢？如果在對面地這面把扮裝與同性戀的意識併在一起想呢？如果這面再加上同志加上變態病，或是其它更多的社會禁忌呢？對不起，我並不是意欲將這三者作任何污名化的比對，但是誰能否定

這三者是處在何等密切的關係序列中呢？當他與高榮烈地回到了家，你認為他會怎樣去敘述當晚他所看到的一切呢？「喔！我今天在東區看到了一大堆那種人妖秀，就是那種男人演女人說，以前一直以爲只有在泰國才看得到，想不到在台北就可以看到免錢的說。就是有這些人好好的男人不當，不男不女，才會去搞什麼同性戀……不過，這些人演女人還演得很辣喔！」

「如果你以為他沉浸於當時的一切美好享受中，就代表著如果有一天他的絲襪鬆太，向他 come out 自己的同志性慾傾向或扮裝慾望時，他也能有一樣的反應，那是不是太天真了。畢竟表演就是提供一個安全的想像自潰空間，觀眾的潛意識可能最接近一般社會對同志／扮裝者的刻板想法（或修正路線的偏見）都無二致，但在意識上，它們都會知道那一切都是安全的，所以他們歡欣，他們鼓掌，他們在表演完畢後與表演者合照，因為，畢竟只是表演。所以，再回想一下，那種被審判的表演是不是傳統娛樂表演中，價值的對於傳統男性慾望的回應與趨附。在現場你可以看到不少男人格外的興奮，更有意思的是許多女性當場也跟著歇斯底里地尖叫了起來……」

「我想，更值得探討的，應該是最後類似以紅白對抗的歌舞表演。我不知道紅白對抗這個東西是不是從三台綜藝節目上取材下來的，還是其實可以追溯到日本更財大氣粗的無線電視網上頭去。你可以看到一堆摩癡當紅玉女／性感女星的表演，包括歌舞、造型甚至舞步，掀起最後一波波的高潮。你會看見資本主義之下的文化呈現，尤其是透過了被它一手養大的大眾傳播媒介後，甚至可以決定了我們的文化高潮與射擊。是流行文化的魔力讓舞台前那群從中南部坐車上來的孩子們興奮，而扮演這個次文化現象向主流文化的靠近讓他們瘋狂。資本主義下的商品邏輯或是文化機制總是很強，今天出現了一些次文化的、另類的呈現與發聲，明天資本主義的主流文化就把這個東西變成它的，至少把它對於符號運用與書寫的策路給吸了過去，而自己本身的缺陷卻並不阻止它繼續前進。你看，工業化時期產出了一堆堆充滿副作用的、破壞生態環境的產品，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這個東西就會完蛋，等到明天，它會告訴你它終於發展出更無副作用、更環保的用品，當然，價格更高，透過專利權的保護，經由跨國的產銷體系向每個家庭進攻……說來好笑，你會覺得如果你不用這個東西，你會覺得自己很遜，是落後的人種，有罪惡感。所以，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它的巨輪不斷向前的保證……」

「我作廣告創意，照我剛才的說法，我在我自己的演中有時簡直是隻蛆，是毒瘤。資本主義下社會下人的角色被分裂，人被物化也被異化，許多人際間原始情感的聯接被社會大大小小的組織、科層、團體安排甚至抹滅著，但是資本主義擅於為你重新建築起理想安全的環

境，複製與再造這種微妙的、細緻的情感聯結（很不巧的，這種複製會塑造另一個刻板的權威），所以，你看到了『廣告』。而到了後工業或後資本主義時期，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資本的跨國性、文化機制的權宜性與符號的流動性。而符號一旦被創造了，就似乎和作者斷了關係，變成了一個巨靈，自我複製、流竄與增生。所以這個時代裡，人是愈 queen 愈美麗，文本則是愈符號愈美麗，我們便隨著流動的符號而逃遁，留下來在原地的，便是長伴至死的焦慮、精神分裂與寂寞。」

「喔，我對你說過我對寂寞的看法嗎？有人說寂寞是一種不存有（not being）的空虛狀態，但我有時看著寂寞，正覺得它像是自己一路走來的腳印，越覺得會長伴至死。它不但不空無，相反地，它把我塞得滿滿得……」

「我有時候看著那些周末來到 Funky 的人們，看著他們追逐著、舞著、穿戴著，想問他們如果把這些裝飾的、敘述的、流動的符號拿掉時，他們的眼中會看到些什麼？我想我從看不清符號，彷彿那符號本身也不停地在扮裝，它的意義是什麼？還是它本身就是它的意義？還是它已經作好了決定永遠不讓你看出來？所以，我從公司流竄到了 Funky，又曾經從 Funky 流竄到了公司。今天，我在各地的誠品、在遠企大樓、在火車站、南京東路的街角、甚至是景美夜市的刨冰攤前，都可以看到一些流竄的人、流竄的符號，和流竄的意義，我禁不住想叫住他們，玩一個我常玩的，叫做『殘酷』的遊戲。

方法很簡單，就是轉過身去，看著你一路走來的那條路上，就算沒有也要假裝有地，數著，看著，你一路走來的腳印……」

▲這樣的表演，讓人舒適地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安全的空間。（攝影／丘德真）



▲看著流動的他們和他們流動的符號，不禁在想，真正故事的真相……。（圖／本報資料室）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一九九六年——第八屆中華民國大學先生小姐選拔決賽在國歌之後即將開始，敬請肅立。」（這時候記者身上掛著相機，膝蓋上放置著背包，上面零零落落放著表演節目一覽表、選票、流程表、評審實施辦法、入場券、新聞稿、決選名單及活動介紹手冊，在起立的時候，相機背帶勾住了記者證，記者重心不穩向右傾斜了一下，身上的文件紙張就像雪片般流瀉到了走道上，記者不知道該馬上去撿，還是說等國歌唱完了比較好……）

本選拔會為樹立理想的大學形象，並以「純潔與美麗」為中心，讓歌聲、舞蹈、體育十一個女人內外和諧的五彩緊身衣，健康下腰、純正劈腿、無泳裝不擠砂膠奶，開始國際青年統一教文化交流，愛滋防治就會有希望，追求真愛、好男拒絕釣魚台主權性關係，內在外在美和諧的好女胸部和奶罩一樣美麗洋溢青春乳力，統一教好男好女齊努力共創簡老師美國療法新天堂！（嘿！對不起，我瘋了，我在亂寫些什麼？因為我實在是太興奮、太與有榮焉了。）

一對對大學中的好男好女攜手身穿休閒服出場，在簡短又略為荒謬的「字字步亮相」後，站成兩排斜站的金童玉女陣營，於是第一階段的評分——九十秒中英文自我介紹開始了。「時代如此混亂，道德不彰，身為大學生的我們應該要有道德勇氣，重建家庭倫理、社會價值與國家之愛。」（所以，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陳樹坤處長，你看到我正在向你眨眼睛嗎？）「我愛柔道、相撲、打擊魔鬼、扶助弱小，作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市、前國防部次長現中華戰略副理事長葛老爹，我們都是大膽，金大條囉！）「蘇格拉底說：『我不是希臘人，也不是雅典人，我是世界公民』，所以，我期許自己作一個情願的世界公民……」（喂！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洪小姐，請不要再一直喝水了，可以 please take a look at me now 嗎？）「我從小就出生在單身家庭中，記得甚至不曾和父母親歡聚一堂好好吃一頓飯，但是，現在的我，是資優保送大學的資優生，是雙學位的準學士，手語社社長及義工，我來自不完美的家庭，但我卻不氣餒，看看我，我真的瘦了，不是，我變得更快樂而自信了，現場和我一樣來自這樣家庭的朋友們，我想對你們說，Trust me, we can make it。」（所以，李鍾桂主任，Vote to me, you can make it！）

第一名的大學先生小姐將代表我國於今年十二月八日，在日本東京參加第十九屆世界大學先生小姐選拔會，以往七屆中我國已勇奪女子最佳才藝、女子第一名及男子第二名，充分發揮國民外交統一教，親善訪問比大條的功效，得獎者並熱心參與國內各項愛滋防治不二乳膠公益活動，讓青年人實踐眼到、心到、口到、手到的養生之道。

才藝表演的時間到了，因為只有九十秒，所以你會不停地看到以下類似的模式——先來段扇子舞，然後把它丟到一邊再跑去彈鋼琴；或是先鏗鏘鏘地撥動古筝，來段鳳陽花鼓，然後在 bridge 的時候又飛撲到隔壁的 keyboard 來那麼一段倫巴。還有囉！如夢似幻的燭光聖歌演唱、溫情洋溢的手語歌帶動唱，以及看來很像林志穎加上郭富城動作的現代舞表演，他人家充分證明了自己動如脫兔、靜如處子，真是琳瑯滿目、目不暇給！

關於中華民國大學先生小姐的參選資格是這樣的，首先，你必須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當有外國人問你：「你們台灣人都用野生動物進補？」的時候，你必須回答說：「我們中華民國國民都已經改用三洋維士比了」。這裡同樣不歡迎「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的模糊立場，最好有曾經在奧運觀眾席上搖晃國旗被抬走的證據，證明你是如假包換的中華民國國民。其次，你必須是我國四年制或獨立學院的在學學生。（四年？一定嗎？我唸了六年，還在唸）再者，必須未婚，不曾有同居、懷孕等不純潔之男女交往經驗者。（嘿！我不懂懷孕，只是有墮胎過！）（我沒有和人同居，只是很不巧，我有一不喜歡的自己的家睡覺的習慣）最後，在校成績中等以上者。（六十五分可以嗎？什麼？很危險？看樣子，今天只有約老師出來吃飯，再順便把他打昏好了）

機智問答——當然是不可少的，以下都是現場一些可以歸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對答（什麼？停用了，

那放進軍訓護理課好了），例如：「如何對待兩性議題？」——兩個人生活要包容，作太太的不要老扯先生的後腿，先生才會貼心」（感激狀）。「你認為台灣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何？」——色情，尤其是雞姦的問題，用聖經上的話來說：『她們作的，她們不知道』。（聖母瑪利亞狀）「古蹟的保存有何正面意義？」——古蹟是以前一些有人格的人（有人格的人？……）所留下來的東西，所以很有意思！」（梅花三弄狀）「如何防止未婚媽媽？」——如果你的朋友告訴你她懷孕了，你會怎麼作？」——首先，這是因為學校沒有作正確的性教育，大眾傳播媒體又太注重色情與暴力（嘿！嘿！破報不是「大眾」傳播媒體，所以既不色情也不暴力！）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想我會勸她三思，否則產生了未婚媽媽或單親家庭，會導致社會混亂，製造社會問題！」（急公好義狀）「如何推動心靈環保？」——首先，要學會愛人，不管是好人、壞人，男人還是女人……」（等一下，什麼？「愛男人」，真的嗎？弟弟，你害記者興奮得都睡醒了，我注意你很久了說，六號嘛！沒錯）

Ya，頒獎了，那個很有「發展潛力」的六號男生得了最佳人緣獎，好興奮，嘿！嘿！要頒第一名了，什麼？七號？就是那個堅苦卓絕自立自強，Trust me, we can make it 的那個，雖然說早就猜到了，可是他也拿太多獎了吧！（同時還包辦了最上鏡頭獎及最佳才藝獎）大學小姐第一名也出爐了，嘿！就是可以一邊彈古箏一邊彈 keyboard 的那個，嘿！印象很深刻。

散會了，滿地的彩帶、紙花，到處都是驚聲、捧著獎盃的人、花朵、捧著花朵的人、捧著花朵追逐獎盃的人。然而，記者並沒有去爭拍那一對皇袍加身的金童玉女，反而連忙收拾好東西，跟出了側門。我要問六號的小德德，問他剛剛說的是不是真的，可不許黃牛喔！……

育中嚴、最、最重要的。（圖／Sara提供）
幾乎所有的參賽人都一再強調性道德是性教

終於找到了大學校園中的好男好女了

文／鄭學庸



▲去年的大學先生（左一）及小姐（右一）為得獎人加冕，完成薪火相傳的時代意義，生生不息……（攝影／鄭學庸）

約精靈？（攝影／鄭學庸）
彈琴，是不是像極了落入凡間的
▲參賽者一襲純白地坐在一角



►大學先生小姐選拔標榜「純潔與美麗」，絕對不是像你所看到的這一種……（圖／本報資料室）

咦？

湯皇珍個展

湯皇珍個展

湯皇珍個展

湯皇珍個展

湯皇珍個展

湯皇珍個展

湯皇珍個展

文／曾雅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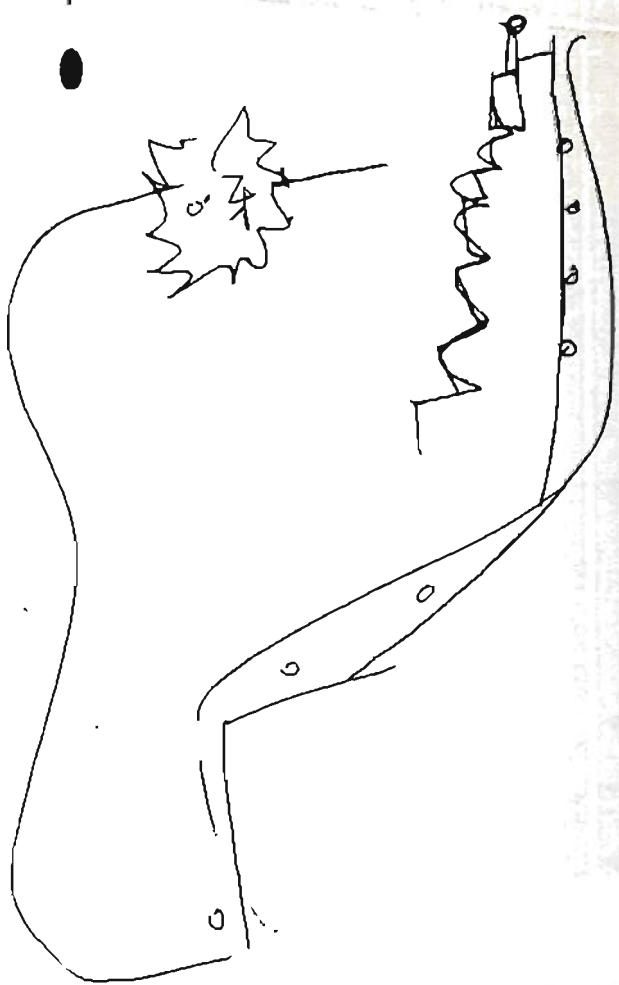
帶著吃路邊攤 80 塊錢一客牛排的品味來到「伊通公園」，A 在一樓入口看見貼在牆上的卡紙：「咦？」湯皇珍個展。他走到二樓，除了牆上一張畫著草稿的卡紙，空空的什麼都沒有。他繼續走到三樓，看見一條水管在地上被架起，延伸到牆上被固定住。旁邊放了一把木梯。他環伺周遭空無一物，只有普魯士藍的吧台裡一位女店員忙著。A 看了錶心想：怎麼會還沒佈置好呢？那晚上七點酒會開始時我再過來好了！

B 帶著一整天未進食所特有的清明來到「伊通公園」，在入口他看見牆上展覽的說明外，在右腳邊有一個透明壓克力箱子，裡面散放著一些玻璃彈珠，一條水管的一端導向箱口，另一端則沿著樓梯向上攀爬。他來到二樓，除了一扇玻璃門旁一張展覽的草圖外，就只有牆面上各有看得出另有蹊蹺的線形走勢裝置：左邊是統計曲線般的電線，右邊是仍要繼續攀爬到三樓的水管。他來到三樓，水管在地上以透明壓克力板撐起向對面的牆延伸攀爬上去，末端固定在牆上，旁邊置放一把木梯子；而電線則走向另一個空間看不見了。那邊孔雀藍的吧台裡一位健美的女店員在忙著。他懷著「建築物的血管」「飆漲的生命加權指數」「純藝術與羅曼史的雷同性」如此的詩句踱著步子，他習慣在藝術不知所云的縫隙中玩填字遊戲。

C 下班後接了在安親班上課的小孩來到「伊通公園」，小孩抓了一把入口處壓克力箱中的彩色彈珠，走上二樓再上三樓，相約的一群朋友已在吧台那裡等著。小孩往木梯那裡走去，好奇地爬上梯子掏出彈珠，一顆、一顆、一顆放進水管，咕嚕咕嚕的滾動聲在水管裡小聲地共鳴後，回到一樓原點的彈珠的重力牽引了電子裝置，在三樓電線末端的小音箱中發出「啊！」「啊！」「啊！」的電子叫聲。大家都開心的笑了。小孩像接受表揚似的吃起了爆米花。

湯皇珍在一篇展覽自訴的文章中寫道：……是應該到了要面對「重量」的時候了。所有壓力積聚至極點，如烏雲密集的燥鬱，午後下場大雨；再一次只有迎撞過去，或者向自己內爆，在剎時強力的碎裂中尋求獲得重生的可能。

B 覺得有點餓了。喝完最後一口果汁，在手記裡補上一句「靈魂在彼岸的床單裏覆中斷氣」，他想去吃碗米粉湯配滷大腸。



【阿爾特的自問自答 1】

前衛藝術小考出題／阿爾特·曾

是非題

1. () 任何一位藝術家都是中心。
2. () 蘋果西打中含有蘋果原汁。
3. () 作品的攝影照片或語言化、文字化是藝術的墮落。
4. () 個人救贖的情感之作比普渡眾生的觀念之作賣錢。
5. () 公貓比母貓容易得尿道炎。
6. () 停擺的鐘一天有兩次時間是正確的。
7. () 作品的本身和作品的呈現是兩個碼子的事。
8. () 我不是我，我是我的意象或我的否定。
9. () 藝術服務的對象不只左派而已。
10. () 觀念藝術可作為藝術來欣賞，而不必依靠其它脈絡的證實。

潦過濁水溪， 到馬來西亞

—訪金枝演社

文／曾雅蘭
圖／金枝演社提供
攝影／邱敏婷



政府文化預算的不足、或未能釐清公私部門各層級單位的資源，以及資源為少數團體壟斷等問題似乎愈來愈嚴重。七月開始接受第一季申請案件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目前正進行密集的審查工作：申請案件共 458 件，總活動經費 9 億元，要求補助經費 4 億元，然基金會本季補助只有 2500 萬元！！而不論其優先補助的原則為何，總之國內大多的藝術人士及團體，恐怕要幹聲連連了。雖然早就知道是這種結果！

藝術團隊出國表演當然也是同樣的問題。日前至馬來西亞國際舞蹈節演出今年年初舊作《潦過濁水溪》的小劇場團體「金枝演社」，從受邀到演完回國、目前正緊鑼密鼓的運作年底的新戲這一連串行動裡，看到的仿若是當年中小企業在家即工廠、出國則一只皮箱的單打獨鬥熱血身影，以及相關政府單位冷漠無能的表情重現，當然，這也不是新聞了！



（圖右）為演員黃正佳。
後一幕。
個人／族群的翻腔中，重生的最
（圖左）金枝演社第一次出國表演
（圖為）劇主角在現世／歷史

重慶北路四段一家故鄉魯肉飯的頂樓加蓋石棉瓦房舍，是金枝演社的新家。三十多坪佔大白色稍有潮濕痕跡的原是跆拳道館的空間，有一整牆面的鏡子。鏡中鬧哄哄的，近二十位青年男女或站或坐促擁著三位教唱、拉弦、敲鑼的歌仔戲師父，皺著鼻擠著眉一遍又一遍大聲唱著：

清早起來天分明－
山伯四九路上行－
雙人行路緊如箭－
三日抹到越州城－

創屬於 93 年春天的金枝演社，以一年一齣新作的穩定速度，已演出過《成年禮》、《停頓》、《春天的花蕊》及《潦過濁水溪》，第一代團員且在今年「四流巨星藝術節」推出自己編導的作品，是一個有系統肢體訓練、田野計劃，及長期發展方向的劇團。團長王榮裕今年春末隨雲門舞集赴海牙演出《流浪者之歌》後，曾在巴黎摩嘴蒼梓人文一陣子，回國後原本對表演藝術的巨大熱情，似乎又漲了幾成。

兩個月前招生第二代的團員，盛況頗出意料之外的還須甄試，錄取的十多名新生現與舊成員，每星期四六上表演訓練課程，星期二學歌仔戲，前述的場景正是一伙人學《採菱台—山伯返家》開頭的大調、七字調，三個鐘頭學了八句的情況。

在家吃自己，出外靠朋友

仍有出國演戲的疲累倦容和興奮感的王榮裕，談起馬來西亞 96 年舞蹈節之行的來龍去脈，說起來實在是段奇緣（不靠官方出手的人民、團體，也許有類似的故事）：

在美攻讀戲劇的伍珊珊女士回台年餘，看見金枝演社的招生簡章，想進一步瞭解，遂與甫自法國回台的團長王榮裕聯絡。伍的美籍夫婿 Steve 七零年代在台留學，他在舊金山習楊氏簡易三十七式太極拳十餘年，且還是鄭曼青的嫡系再傳弟子，伍本身也打了六年多，於是與同是太極門人的王榮裕結為好友，王並引介其師熊衛先生，夫婦二人驚為天人，大有昔日所學是「平面太極

」，而今所睹為「立體太極」之嘆！

太極拳：

有楊家、陳家、郝家等派別。熊衛先生曾先後修習楊郝陳三家及丹道氣功，歷經多年專研，發展出一套「太極導引」。國內小劇場如優劇場、江之翠及金枝演社等，均以太極導引作為演員訓練意識、動作、呼吸協調的重要法門。

伍珊珊在美的一位舞者朋友 Hope，她與馬來西亞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副主任熟識，Hope 七月底來台，代副主任 Suhaimi 詢問金枝演社赴馬參加九月份 96 年舞蹈節的意願。她看過「金枝」演出資料後，以今日舞蹈與戲劇互涉的現象、此次舞蹈節主題在於現代與傳統的對話、以及同樣有太極課程的馬國舞蹈系，想瞭解太極在劇場的轉化為由，說服金枝團長王榮裕參與。

浪抱歉，無法補助

經過兩星期交涉，本來對舊作重演興趣不大的王榮裕初步首肯，因為經費可能是個大問題。在緊湊的排練期間，他們同時函達企劃案至文基會、外交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台北市教育局等單位，但文基會以申請時間逾期、外交部以礙於經費無法補助為由退回案子，而教育部則應允十萬元；另外，北市教育局撥出的經費竟比他們所申請的還多，相較於那些中央級的、噴著文化外交的單位，這倒頗讓他們驚喜。雖然教育部的補助在行前未下來，不過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願意贊助交通食宿，所以一行十多人仍在九月二日飛往馬國參加 Tarc 96。



◀因運費等因素，舞台裝置作了大幅度的調整。

Tari '96:

9月2-6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國立藝術學院展演。每日上午有 Showcase，是一些小團體或個人二十分鐘的呈現，下午有 Discussion、Dance Workshop，晚上則是 Main Performance。

Tari '96

Tari 是馬文舞蹈的意思，九四年是第一屆，邀請韓、俄等多國舞蹈團體參與；今年第二屆的團體則有地主國、印尼及台灣。金枝演社演出雖只有四日晚上一場，但王榮裕覺得頗為成功轟動。據他的了解，馬國由於宗教信仰、階級的關係，社會一般說來是相當保守的，創作環境可能是台灣十幾二十年前的樣貌，所以這種戲劇與舞蹈是如何結合的表演，戲劇中的身體是什麼的呈現，是他們會感興趣的；不過另一造成轟動的原因，是在於他們的服裝。

禁止穿丁字褲

金枝在《源》劇中，男女演員均穿著肉色的 Support，配合不同的段落披著大衣或浴布，問題即出在男演員的丁字褲上。王榮裕說其實對於服裝的討論，在他們的舞蹈系主任看到「金枝」的照片資料時就已開始，一直到了演出前，他們還在說「礙於法律——這樣真的不行！」，還建議也許可以像他們的原住民那樣，在腰間纏條布什麼的。他們甚至在彩排前仍積極溝通，更過份的是還找了男演員，當場要他脫下外褲「檢查」！且還要求看彩排的狀況進行「審核」！

王榮裕拒絕這種荒謬無禮的要求後，和演員們討論。他說這件事不僅刺激到主辦單位，也刺激到團員。因為當初在台灣演出時他本來是希望演員能裸體，但演員只能妥協到穿緊身衣，所以這個衝擊引發團員更進一步思索「身體」的問題。最後二人堅持不妥協、四個人堅持要演，所以還是接受彩排審核。不過演員的情緒受到嚴重的打擾，所以表現的不很理想。

主辦單位在看完彩排後討論了許久，在大家相約共同分擔可能的「風險」後，才勉強答應「Golden Bough Theatre」的《Wade Across The Chosui River》以原貌呈現。王榮裕說事後副主任 Suhaimi 告訴他，演出時他非常緊張地看著出身於皇族的院長，直到演出結束看見他的微笑才鬆了一口氣。

文化外銷，文化外交

「外交部的駐外單位呢？」王榮裕搖搖頭說從來沒看見他們出現。不過想起北市教育局的慷慨，他說「忘了要幫台北市做市民外交了」。對於「文化出擊，拓展外交」的做法，王榮裕覺得應多注意表演團體屬性和當地文化的關係。文化交流貴在揭示彼此的異同、進一步產生衝擊對話，達到溝通瞭解交流的效果。像「金枝」，在演出後的討論會，被詢問最多的是身體（太極拳如何轉化）和族群文化（馬來西亞有馬來、印度、華人的族群問題），因為這些都是他們甚為關切的。

而團員們也在這次的經驗中受獲良多，尤其是看見印尼以非常東方的身體表演出精湛的西方形式的舞蹈，激發他們要更努力學習台灣本土既有的文化精髓

的意志。金枝演社年底的新作是個歌仔戲班的故事，屆時可見這意志的一個階段性呈現。演出經費目前仍在等待文藝基金會蝸步的審查，如果擱淺了呢？王榮裕說無論如何都要做戲，差別在於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而已。

喬遷之喜：

金枝演社在九月二十九日遷入新居，有戲神田都元帥安座、表演資料的展示、團員戲劇小品表演、吃吃喝喝等活動，歡迎參加。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四段 97 號 5 樓 洽詢電話 935-5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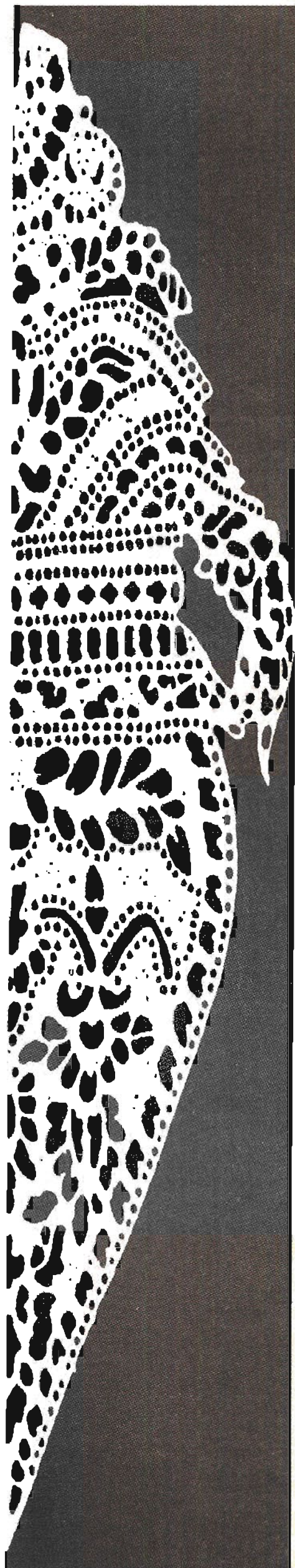
▲演員在回國後，對於「台灣身體」的認識學習，都多了一份熱切感。



▲金枝演社對太極拳轉化在戲劇肢體表現上的企圖，深受大馬藝術團體的關注。



▲晚會上的小表演。圖為民安歌仔戲團的小生謝月霞女士，她是團長王榮裕的母親，在《源》劇中也客串一角。後者是資深演員游惠芬。



悼念天才・扣探未來

文／曾雅蘭

圖片提供／臨界點劇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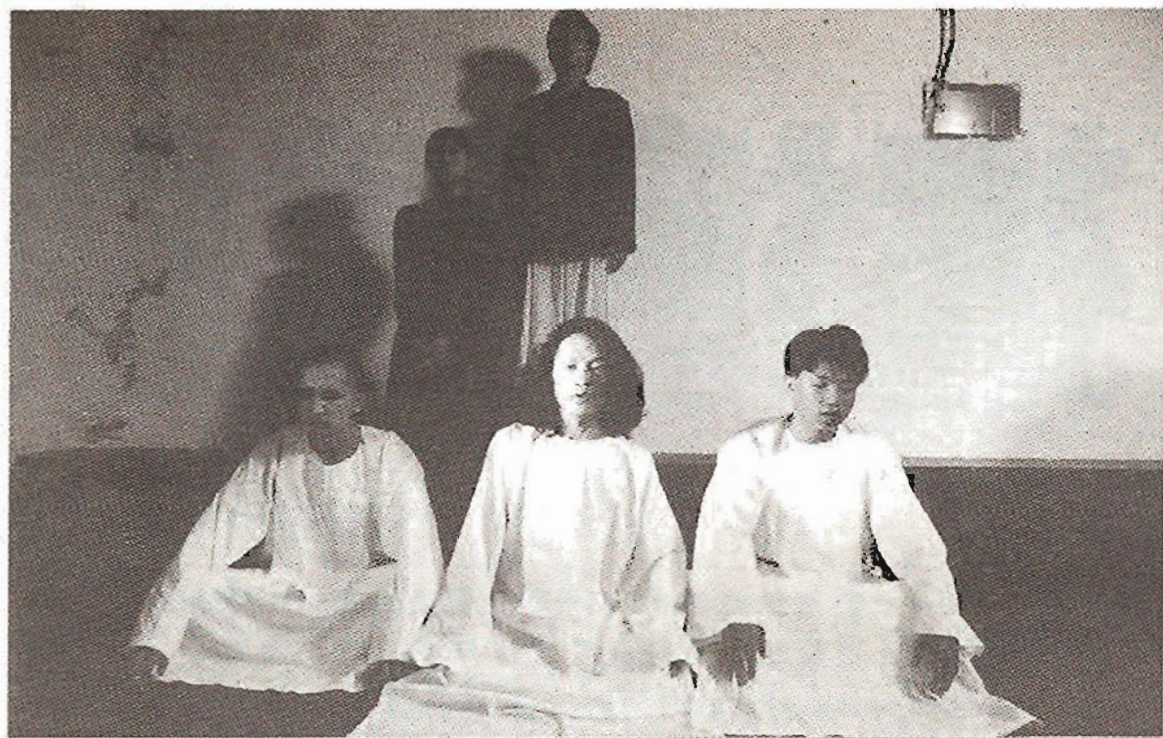
悼念田啓元——

太平間昏暗燈光下一只薄棺中黃色壽單覆蓋著離世靈魂的年輕軀體。祭台上接引西方的三聖、誦經的黑衣人、喃喃的往生咒和詰澀的恍惚哀痛，如今都幻成記憶裡的一縷青煙了。不過剛成為歷史的一切如灼美的血丹，縱然地鮮明刺目……

田啓元 1964 ~ 1996

誰怕伍爾芙・毛晨・夜浪拍岸・玉祥師軍鄉一夢・克拉普的錄音帶・亡芭彈與魏京生・劉功送給・一個少尉軍官和他的二十二道金牌・平方・白水・目連戲・女書・一個隱藏於歷史背後的女人・同志光陰・阿女白色瑪格麗特・沉默之歌・水曲・魔宴彌撒・瑪麗瑪蓮・甜蜜家庭……





前言

田啟元的辭世，造成了台灣小劇場對成立於民國 77 年的「臨界點劇象錄」，這個極具前衛實驗性、風格化的劇團未來走向的又一次關注；媒體界並將劇場人士入伍、出國進修、轉向發展等現象羅列，興起一陣青黃不接、小劇場將何去何從之嘆。

針對如此疑問的懸宕，無人挺身拍胸脯大聲說「喂！我在這裡」。當然，其他台灣南北的劇團本在他們已踏出的路上行進著，而許多這些劇團的第二代成員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只是，面對過去小劇場政治批判社會顛覆的沉重使命、野火狂熾的歷史，以及仍待發展的台灣「身體」、劇場美學，另外還有與物質基礎、創作環境的搏鬥改造，這些，也足以讓人遲疑觀望、舉步趨緩了，或者多少也會被折損一些自信罷！

約訪了三位臨界點的年輕成員，請他們談談田啟元、劇團和他們自己。悼念天才、扣探未來。

帶著點南北雜貨味道的民樂街臨界點劇團裡，陸慧綿在靈位前燒香問著毛毛（田啟元）要吃什麼。「毛毛啊？現在大概在做神仙吧！」她和楊雲舒、吳威德都這麼認為。吳威德說頭七那天，他有聽到毛毛用有氣無力的聲音叫喚他，後來又有一次，狗也一直叫著。不過毛毛沒有進一步的指示。

加入臨界點

自稱是臨界點第三代的吳威德在高中時便自組戲劇社，不過他對當時如火如荼的小劇場運動完全沒有注意，到大學時才知道臨界點和田啟元，加入劇團則是在 93 年，參與《一個少尉軍官和他的二十二道金牌》的演出。被歸為第四代的楊雲舒，在大二擔任話劇社社長時，就曾囊括大專杯話劇比賽的許多獎項，93 年王墨林策畫的「身體劇場表演祭」優劇場、河左岸和臨界點的演出中，她對後者《白水》一劇濃烈的文學性和美感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加入劇團演出《水幽》，才知道臨界點的戲不是她想像中的那種美美的東西。

今年才二十歲的陸慧綿在唸高職時組了戲劇社，靠著自己讀書和一位台大話劇社成員的啟蒙，那時她已用小劇場的肢體訓練帶社員，且開始自編自導演出《你到底是不是處男》一劇，據說舞台就是一張床，內容香辣刺激，那時她十七歲，也知道優劇場、河左岸、臨界點甚至金枝演社這些劇場團體。後來她看見報上一篇田啟元的文章崇拜得很，決定加入。「我第一次看臨界點的戲是《吉興的葉子》——光溜溜的身子裹滿麵粉，一隻小雞雞在那裡晃來晃去——我心想：這就是臨界點嗎？」後來她還是去了，「毛毛那時只冷冷的說：我們這個團最自由了，要不然——也不會坐一個妳——在這裡！」陸慧綿說她一直對田啟元非常的敬畏，平常像隻麻雀的她，和他



▲上圖：臨界點的《阿女——白色瑪格麗特》是早期台共首領謝雪紅的故事。

下圖：《平方》一劇的構想來自田啟元對物理的思索。（圖／本刊資料庫）

說起話來竟會結結巴巴！

臨界點的肢體訓練

關於肢體訓練和排戲功課，吳威德說「就是做肢體的伸展、收縮，呼吸，什麼全身運轉……其實常常覺得很抽象，還有發聲——」「妳的聲音要像顆球」楊雲舒說，「聲音要過那條河」吳威德說，「反正團裡大概只有溫吉興一個人懂！」陸慧綿說。她進臨界點那年暑假，資深團員溫吉興是她的另一位團員的魔鬼教練，「木馬腳、村姑步、聲音訓練、小周天功什麼的，還作些奇奇怪怪的，學蜥蜴走路！」以前排《白色瑪格麗特》的時候，我也跟著練功，毛毛在旁邊敲木魚，我覺得他非常嚴格。溫吉興頗有師傅弟子的味道！」

「在排《白水》那次」，吳威德說「他們原本預計要在台東一個月，後來只待一兩個星期，他們在溪水裡排戲，毛毛要他們去感受水流——像那時溫吉興演白蛇，他的腰本來不夠強，在學校宿舍裡，我每天都看他在浴室裡做仰臥起坐——正的和反的！」後來毛毛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練功多半就是詹慧玲、阿忠等老團員帶大家練木馬腳。

臨界點的觀念訓練

至於在觀念上，田啟元幾乎沒教他們看任何劇場知識理論的東西，「像《少尉軍官》那次，毛毛叫我讀一些社會主義、結構主義、李維史陀、傅柯的東西；《白水》呢？就讀些白蛇傳的中外各種詮釋版本、古代圖騰、文化經濟什麼都有！他說搞劇場就是要懂得政治、經濟、社會！」。

楊雲舒說「我們排《水幽》時，毛毛也是根據他對每人不同特質的掌握，去指派功課。」結果

有人要看《湖濱散記》、有人要讀佛經，有人則被要求要在三天內看完一百本漫畫！「我的功課是讀《聖經》。其實我們並不知道他的用意！我有問他，他說我的想法很多，但是結構性不夠。他要我去記一個篇章內有多少人、發生多少事，把那些細微編織的東西找出來。」有些人也好奇的去問，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得到答案。但是大家都對他這種敏銳的透析能力深感佩服。

臨界點的戲

田啟元編導的戲，在內容上常觸擊政治社會禁忌或階級性別壓迫等問題，在形式上則啓用語言、音素、聲部的樂調排比變化和肢體等多方面的實驗，演員常須在多重角色性別中流轉變換……，吳威德說「第一次在《少尉軍官》中演的是一個大罵髒話的角色，有幹幹幹幹幹……連續三十幾個幹的台詞，那算是非敘事結構拼貼手法的一齣戲，十個演員演十四個角色，共時的發展……當時覺得戲破碎不連貫、cue 點很難抓、情緒無法掌握，似乎演員只是毛毛的一個工具。後來自己才有些頓悟，演員此起彼落的聲音，使這個戲深具音樂性、像交響樂一般……，開始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好像滿偉大的。」

楊雲舒談到她演《水幽》的經驗，說田啟元給的空間其實很大，一開始也是很難掌握，後來才知道只要按自己的方式去演就是了，「毛毛會說：好，這就是我要的，或：不對，應該是……」至於比雲舒早半年進入臨界點的陸慧綿，她說「我到臨界點兩年，就是練功、拉筋、劈腿、倒茶、遞煙灰缸，幫毛毛買肉羹麵，這些事別人也做，不過我做得最開心。可是我還沒演他的戲呢！……」

臨界點的未來

今年曾在「四流巨星藝術節」編導《御先祖樣萬萬歲》的楊雲舒，對於臨界點的未來，她覺得既希望它能在已累積多年的基礎上發展下去，但也是這樣的基礎造成莫大的重壓。已經發表過五個編導作品的陸慧綿也表示「毛毛可能會說：你們幹嘛來分我的光彩？他也可能會說：你們這些兔崽子，我教了你們這麼多，卻沒有一個人有出息！——可是誰知道他到底會怎麼說？」

對臨界點未來創作的突破或思索劇團走向的壓力，其實田啟元生前就已經存在，所以吳威德認為要繼續走下去，首先還是內部的凝聚，至於來自外界的比對品評反而不重要，因為每個人所想所做本來就會不同。不過一些團員對田啟元逐漸難以承受的哀痛與茫然，可能還需些時日的平撫吧！

日前自德國阿亨市路維德藝術館等處表演回台的臨界點，既已排定的，尚有明年國家劇院實驗劇展的《審判》及五月份屏東文化中心的《水幽》演出計畫。不過，無論臨界點未來的走向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一些新生代的編導和演員，都是頗令人期待的。

像編導過《學生小狗》、《娃娃的床單》等探討教育、少女成長問題的陸慧綿，自己就很有一套想法。她在今年曾冒充記者以採訪的名義，帶著她們劇團的成員，見到了文建會主委林澄枝，當面向她提出對小劇場發展問題的建言。雖然陸慧綿對這位似乎以為表演藝術等於雲門舞集的主委沒什麼信心，不過主委親口告訴她們，「林氏基金會」贊助一個演出企劃案「十五、二十萬應該沒有問題」的時候，她們都雀躍不已。

對於每人交五十塊錢出來繳一齣青少年發聲的戲，企圖有一天要讓在「Friday」餐廳打工滿嘴ABC、TOKYO、D 的有錢小孩以說台語為榮，自認為自己就是聾聵了又怎樣的這群高職學生，我們在對田啟元離世的哀悼中，似乎也可以樂觀的期待另一個「小劇場十年」，不是嗎？



書名：搖滾樂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Rock)

作者：Simon Frith

譯者：彭倩文

編輯：龍傑娣

導引：作者 Simon Frith 現在已經成為前破報記者張育章在英求學的指導教授了，本書 The Sociology of Rock 完成於 1978 年，中文譯本遲至 1993 年才上市。本書可視為讀者在消化完《搖滾樂的藝術》之後的進階。全書仔細地釐清了搖滾樂作為一種音樂形式所發生的社會背景、現象及探討，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詮釋分析，如：年輕人音樂使用方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音樂在年輕人文化中的重要性、次文化、族群差異。此外，並以相當的篇幅討論搖滾樂作為一種消費型所衍生的龐大利益、製造過程及之間的種種商業手段。有心想要繼「另翼岸譜」之後，再創造深層研究高峰的人士將是本書的當然讀者。



書名：泥石流本記

~ 北京搖滾見聞錄

作者：方可行

編輯：龍傑娣

導引：容我借用「另翼岸譜」BBS 站上 JEPH 先生的一段話來介紹這本書：「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泥石流本記-北京搖滾見聞錄》都是一本趣味盎然的複雜文本。」《泥石流本記》本月剛剛發行，是萬象圖書系列最新的一本「音樂」書，如果算是的話。而作者名稱也從「方無行」改為「方可行」，距《搖滾黨紀》的發行隔了二年的時間。作者堅決排斥將此書視為《搖滾黨紀》續集，因為他渴望開發出完全異於或顛覆該書的文字風格，也因此，本書一度有可能以小說的形式出現，然而在與出版社溝通之後，改以現今面貌問世。本書的副標題——「北京搖滾見聞錄」其實已標示出全書的大綱，從滾客的衣食住行到其追隨者的咨意獻身都有詳實的描述，更重要的是，這是一本本來可能是「小說」的音樂書，雖經更動，但其間所透露出的文字生機卻十分盎然。謹推薦給六〇年代出生的滾客及對北京搖滾特有興趣的人。

20

NO. 53 POTS SEPTEMBER 26, 1996

搖滾萬象

談萬象的

文／張義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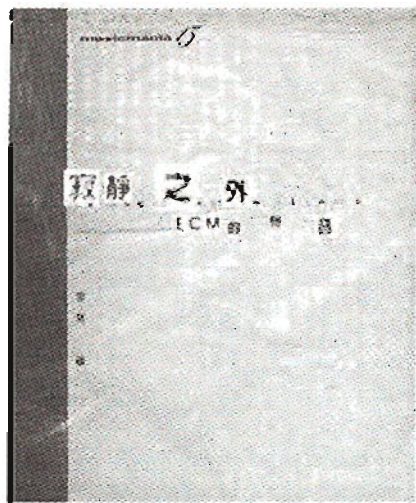
「……當然萬象圖書有膽量出這樣的書，也讓我感佩地五體投地，有時我甚至懷疑萬象是不是瘋了，因為只有瘋顛的人才會走言種邊緣路線。」

方無行，搖滾黨紀

《搖滾樂的藝術》、《搖滾樂社會學》、《音樂河》、《搖滾黨紀》、《寂靜之外》、《迷迷之音》、《流行音樂史》、《泥石流本記》……這些書你看過幾本（或買過）？在國內荒蕪的音樂土地上，流行音樂的資訊或研究可說少之又少，「萬象圖書」卻一直持續不斷地出版一本本重量級的音樂論述或觀察，累積至今，一共已經出了八本了（撇開古典音樂而言），這些書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成型以及出版這些書對國內的音樂生態有何重要的影響呢？萬象圖書的編輯——龍傑娣，「音樂瘋」系列的催生者及幕後功臣說道：「台灣嚴重缺乏流行音樂的論述，不論是國外或本土，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討論電影的書可以一本接一本的出，但觀影人口卻日益萎縮，流行音樂的市場不停地擴大，相關的文字出版品卻付之闕如，因此我希望能對流行音樂的聽眾做一點事！」

是的，根據這個想法，她說服了萬象圖書公司開始做起這項可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最早開始：『音樂瘋』系列先出版了與古典樂相關的書籍，分別是：《從巴洛克到古典樂派》、《浪漫樂派》、《歌劇、歌曲、華爾滋》、《國民樂派》、《現代樂派》等五本書，這一部分原本是由

久大出版社所發行的古典音樂書籍，後來才由我們來接手，接著就出版了由王曙芳所著的《音樂河》以及分別由林芳如和彭倩文所譯的《搖滾樂的藝術》和《搖滾樂社會學》，後兩者可以算是較具學術角度的搖滾專書！」，而事實上，這兩書中文譯本的上市的確為國內的搖滾樂深層研究開了先河，對許多成千上萬的樂迷來說，不啻是極佳的入門工具書，龍傑娣回憶起當年即將出版這些書時，「張育章和張劍維就找上門來，很開心又驚訝的表示竟然有人要不惜血本的出版這種冷硬的書籍，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龍傑娣笑了笑繼續說道：「其實也不能說是完全血本無歸，因為這些書都已經再版了，只是時間隔了比較久，而且我們老板也挺支持我的，因此才能一直持續不斷地做！」，不過要一個出版社永遠賣不賺錢的書，在商言商，有可能嗎？畢竟賠錢的生意沒人做，「對！這個問題也蠻困擾我們的，因為聽音樂的人口不等於買書的人口，即使流行音樂的市場那麼大，不見得看書的人就有那麼多，所以，如何生存下去，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往後在整個出版的策略方面可能會略做調整，例如在文字、美編方面會力求活潑，以期能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整體而言，我希望能做到文化性與市場性兼顧」。



寂靜之外-ECM 的聲音

作者：李茶

編輯：林馨怡

導引：喜歡 ECM 的人之絕佳導聆，而且是國內第一本以如此大的份量（全書共三百頁）來介紹 ECM 的專書。《寂靜之外》詳述了 ECM 的歷史來龍去脈，並鉅細靡遺的將其旗下各家藝人作了詳實的描述，使大部份望 ECM 發行的專刊英文版不得其門而入的聽者有了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此外，本書融合了 ECM 及 4AD 風格的編排使得它特別賞心悅目。作者李茶今年只有二十五歲，往後的路顯然會更寬廣，雖然批評的聲音不小，但此書仍值得高度推薦。畢竟，這個社會本來就需要更多元的文章出現，不然，難道只有你寫的文章才算好嗎？



書名：音樂河

作者：王曙芳

編輯：龍傑娣

導引：我們可以以下的分法來解讀「音樂河」輯1「時光的流沙」：ECM、輯2「某種甜蜜」：女性歌者+巴西情歌、輯3「音樂天廚狂想曲」：現代樂+爵士、輯4「詩人之子」：富詩人氣質的搖滾、輯5「世紀末的混聲合唱」：世界音樂+搖滾、輯6「老靈魂與新靈魂」：爵士、輯7「唱盤上的旅行」：室內樂所以，本書所牽扯的範圍極廣泛，算是作者個人音樂經驗的總匯，寫作的方式則以藝人及其作品為主要文本，因此也可算是一本小型的「唱片選購指南」。《音樂河》是萬象圖書「音樂瘋」系列觸及搖滾的第一本書，但非僅止於搖滾，雖不深入，可作者活靈活現的文字或許可以帶領你作一番神遊。

包羅萬象

音樂書籍

那麼在與眾家作者們討論書籍的出版時，是不是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舉個例子來說，像新近出版的《泥石流本紀》裡頭就有這一段話：「……在動筆寫書之前，我曾和出版社的編輯商議過數回，表明不願以目前的文體來寫成滾客見聞雜記……但是出版社始終沒有同意我的想法，當然他們多少也懷疑像我這樣一個連大白話的日常用語都寫不好的人能寫出淒慘的小說。協商到最後我還是得面對歸類的現實問題。」對於這一點，龍傑娣說道：「我覺得實在有點冤枉，原本跟方無行（註：因算命先生的勸告，現已改名「方可行」）敲定的就是一本報導北京搖滾音樂圈子事情的書，但沒想到他寫成小說，例如把 XX 樂團寫成 XX 公司，然後去發展故事，但這跟我們的預期實在有太大的出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再跟方無行商量，最後以現在的面貌問世，站在一個編輯的立場來講，絕對沒有去干涉作者創作的想法或權利，只不過是方向的確立罷了。」

而在談到如何決定出版的書目時，龍傑娣說：「我覺得應該有系統地將國外關於研究搖滾樂的相關著作都引進國內，此外，我們也鼓勵國內本土的作者，多多關心流行音樂，像古典音樂的書籍汗牛充棟，但它只是某種精緻的類型，流行音樂反映大眾文化，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書籍反而少得可憐，所以如果大家多關心一點流行文化才能在多元的社會裡找到不同的路線。」而的確，在鼓勵國內的多元創作方面，萬象「音樂瘋」系列已經先後出版了方無行的「搖滾黨

紀」、李茶的《寂靜之外-ECM 的聲音》、翁嘉銘的《迷迷之音》，風格各異，所論述關心的層面也多有不同，看得出龍傑娣在這方面的用心，「我每個月要出版兩本書，我要約稿、洽談、編輯、宣傳、公關樣樣都要來，實在是忙得很」龍傑娣邊說邊摸著頭，直說她很累，還捨命出來接受破報的採訪，實在是敬業至極……她覺得自己像個廚師，把每個作者準備好的菜加以烹調一番，再端讀者的面前，「廚師是很不好當的！」她說。

未來即將出版的書呢？「最近應該有二本重量級的書會出來，一本是 Robert Palmer 著的《Rock 'n' Roll》，另一本就是知名的《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前者的進度比較沒有問題，後者的譯者之一張育章跑到英國去了，前途未卜，不知道能否如期交稿，你們大家幫忙催催他吧！」，看來張育章留下的「債務」不少，讀者

龍傑娣小檔案：

民國 53 年生，山羊座

政大歷史系畢業

擔任過影響雜誌編輯

現任萬象出版社編輯

未婚



書名：搖滾黨紀

作者：方無行

編輯：龍傑娣

導引：《搖滾黨紀》基本上是作者出道至本書出版前所有文章的精華合輯，書中的許多文章我們都早在《搖滾生活》、《搖滾客》時期就有幸得以見面，如〈戶外音樂會大觀〉最早即刊登在作者創辦的《搖滾生活》中，（也因此雖然本書出版在 1994 年，該文的記述卻只到 1983 年），通俗音樂 穿上國王的新衣（一）及（二）、舊怨綿綿……等文章則散見於各期的《搖滾客》。然而《搖滾黨紀》一書在台灣的音樂論述史上卻有著它獨樹一幟的魅力，作者首先揭示了搖滾對他而言「絕對是「武林」、「江湖」、「俠義」、「流派」那回事」，此一存在許多人心裡模糊不清的概念實是他的信念，而藉由他的口中說出，似乎顯得更具說服力，其次，更重要的一點，作者的文體可以說突破了純感想式的樂評式文體及介紹性的資訊文體，獨創出別具個人吸引力文章，隱然自成一家。當然，這本書，只適合「本黨同志」閱讀！



書名：搖滾樂的藝術

(The Art of Rock and Roll)

作者：Charles T. Brown

譯者：林芳如

編輯：龍傑娣

導引：從最基本的音樂元素：旋律、節奏、和聲、歌詞到社會背景：價值觀、反叛與逃避，從搖滾樂的起源：黑奴音樂、宗教音樂、靈歌、雜耍劇到叛客、新浪潮、另類，從曲譜到技術名詞（如音頻範圍、等化器、回授、數位取樣），從 Elvis Presley、The Beatles、Rolling Stones，到 The Clash、Elvis Costello、Madonna，一本了解搖滾樂最最基本的書。《搖滾樂的藝術》一書將搖滾樂視為一種嚴肅的藝術型式加以探討，作者為文深入淺出，行文流暢，參考資料豐富，是任何年輕樂迷想要深入了解不可或缺的中文譯書，全書共 438 頁，早點把它啃完早超生。



書名：流行音樂啟示錄

作者：文瀚

編輯：龍傑娣

導引：《流行音樂啟示錄》可以視為一本西洋流行音樂的百科全書，只不過是屬於相當基礎級的入門書。何穎怡在「音樂文類的新疆域」一文所言：「遺憾的是，本書雖是創作，但是明顯的綜合各家搖滾百科全書的結論，包括每一個斷代的重要潮流及樂手，幾乎沒有個人獨創的見解。」確實一針見血地道出本書的缺點，所以對於任何資深樂迷而言，本書不具參考價值，然而對於一位沒有看過「各家搖滾百科」的入門者而言，本書倒可一看，原因是其非常淺顯易懂，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



書名：迷迷之音

——蛻變中的台灣流行歌曲

作者：翁嘉銘

編輯：龍傑娣

導引：《迷迷之音-蛻變中的台灣流行歌曲》是作者翁嘉銘所出的第二本音樂評論集，距上一本《從羅大佑到崔健》，中間足足隔了四年。翁嘉銘可以說是國內少數關心國台語流行歌壇的音樂文字工作者，當大多數所謂的樂評人將焦點口徑一致對外的情況下，顯得特別地不同與孤獨。本書具體地陳述了作者細微的觀察，如〈港星大研究〉一文中，不偏不倚地以客觀的角度分析了港星在台大發利市的根本原因：敬業、專業。而在〈戴望遠鏡聽流行音樂-台灣流行歌史裡沒有音樂〉一文中，則沉痛地斥責了台灣流行音樂市場及大眾傳播媒體的媚俗和不長進。作為極少數針對國內國台語歌壇的音樂觀察專書，這是一本任何還認為它有希望的人都該一讀的書。不過唯一的缺憾是內文的編排方式顯得太空洞及單調，當然這不是作者的錯，應該可以再做得更好的，不是嗎？

文/劉等待
攝影/丘德真

A foot steps on a land of music



《印象\ BAREFOOT 》

「 Question sare popcorn in my mind 」, once said Patti Smith in an interview .

我沒有在 Nicole 面前表演練習製造爆米花，其實大部分的話是由 Nicole 告訴我的。我無法像記者一般地向人挖掘故事，我僅僅是主動地向 Nicole 承認表明：「你好 Nicole，我是打過電話給妳的%#」 Nicole 立刻接了話說：我知道，我記得妳的聲音。

第一時次見到 Nicole 時還不知道她是誰，只是在墾丁 Spring Screen 見到一個金髮外國女子，光著腳在馬路上走來走去，背著部族色彩的袋子，給我的印象就像鼓一般，經朋友的提醒才知道她就是 Nicole。

《 ACTION 》

在這次和 Nicole 接觸的主要動機，是想要去看一位女性在南部台灣弄的活動，將呈現出什麼樣子，實際上已失去探索音樂活動的娛樂與純粹性。已將 Nicole 在台南弄的活動視為一種動作、運動，包括女性的、在地，甚至是後殖民意味的聯想扯上關係。女性的聲音往往在自我和社會的辯證中顯得特別小聲，或被視為異類化，為整個父權社會異己的凝視，或者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下去看一位白人女性在台灣，而且是在台灣的南部，則有女性/男性，本土/非本土，台北本位/非台北的「文化城鄉概念」之怪現象……等等元素，斷面的趣味。

《 失衡 》

在文化重心嚴重的擠在大台北地區的傾斜感，真令人悲嘆台灣目前文化顛倒現象：文化表演若出了大台北地區便是文化下鄉，這種地方文化除了文化中心缺乏專業性機制，菁英份子礙於發展的現實，亦如同鐵沙般地引向台北磁鐵，造成這種文化中央集權的怪現象。假如說任何形式的閱讀是一種暫時性的「癡閉」狀態（temporary madness）那麼亦可將台灣人民觀看電視，暫時地逃避現實視為一集體精神病症，那麼從精神醫學的觀點出發，透過文化與藝術集體的共鳴來達到療效，這種經由外力催眠剛好和 trance 及西藏密宗的音樂類同，成為末世的一種自救偏方。

《 海邊 》

七月下弦月還正迷離著，野台般的舞台下和妳擦身而過的究竟是人是鬼也沒什麼要緊。好音樂催眠的效果讓妳暫時性的癡閉，壞音樂則會讓妳的酒醉微醺狀態一下子清醒了過來。原本計劃參加的六個團體，臨陣只剩四團，依表演序為 Charles Swigg and the worms、No reason、Nicole and her friends、Dribdas、No reason 的成員多在當兵，其實在諸多洩欲似的團體中，他們的音樂具有沒有理由的天才感，主唱的個人魅力極耀眼。Dribdas 依然製造催眠的出神的音樂，Jimi 眉髮盡去，like a devil，憂鬱卻沒有毛髮可去。Nicole 的「聲音」吊詭地被隱沒在其外的聲音裡。

《 女性 》

女性音樂創作者的革命性在於顛覆了舊往「女性歌迷」圍繞男歌者的舊印象，尤其是在眾多搖滾傳奇中，女性的尖叫亦是無法消音的。這種裝飾性的配件，以及成為性對象的現象，正在逐漸瓦解中。

在台南鯤身海邊的這場小小的演出中的「傾聽者」，可發現多為男性，尤其是白種男人的比例也高於女性。如此斷然用男女出席去評斷自然有其危險，但是傾向於

參加社會性活動，再縮小範圍地說政治、音樂好了，仍是男人的天下。在台灣地下音樂的沼地中，女性要如何自處，是需要新的整理的。不能只是一個輔助的角色，而必須去佔有支配者一席之地的角色。

而任何附屬角色都是可恥的。

這便是在 Rave Party 或者是在戶外唱歌，以及同性質的地下音樂活動中，在台南的 Nicole 顯得這麼有符號性意義的原因。

《 非洲的 Nicole 》

如果用符號架築 Nicole，那麼明尼蘇達州的 Nicole、台灣的 Nicole、非洲的 Nicole，加起來不過是一個異質中的異質的 Nicole，因為即使在過境台灣、傾於享樂的老外中，她也顯得那麼有毅力、有抱負。

《 ？後殖民？ 》

強調我們都是地球人，事實上也反應著一個無奈，因為在 70 年代用最暖濕的性與愛等也抵擋不了，或者是說不同意識型態，人性之間的暴力與戰爭，詹明信所謂東方為西方精神文明的出路，反應在西方人湧入他們在影像或好萊塢製造出的東方中，或者是宗教中伎求。也就是說只要是在福爾摩沙島上操著群體能懂的語言，都可以被視為台灣人。在音樂這塊土地上努力的人都可視為己胞，因為音樂是沒有疆界的，只有語言才有局限。

其實如此努力企圖合理化 Nicole 在台灣地下音樂（也包括 dribdas）的處境，也是意識到了她們的尷尬，尤其在近年來本土化的召喚中。

什麼是我類，這種對已有地球村概念的旅行者來說，不如改成什麼叫做故鄉？相信非洲也是她的一個故鄉的 Nicole，用地球人、地球村民的認知和台灣本地的環境共生著。

音樂不也是在偶然性中被成立了起來？

《 遺忘 再生 》

Nicole 買了電吉他和幾個朋友組了一個團，就像其它團一樣，她跟他們仍在實驗摸索中，「失去控制」是她表示的詞彙。從她的歌詞中可以發現一些女性主義、太極與陰陽（也隱喻了雌雄同體）、修正孔儒父權的觀念、愛情……等元素。優異創作源自神秘經驗早有其歷史，去年跑去非洲的迦納數月之久的她表示，在未知「非洲」概念的童年時期，就早已知道迦納的存在。靈魂很老的 Nicole 跟靈魂也不怎麼年輕的我之間的對話是零碎的，文字語言無法再創作初始的音樂，我無意中必定也做了誤讀。語言仍有局限，還是相信自己的心靈與耳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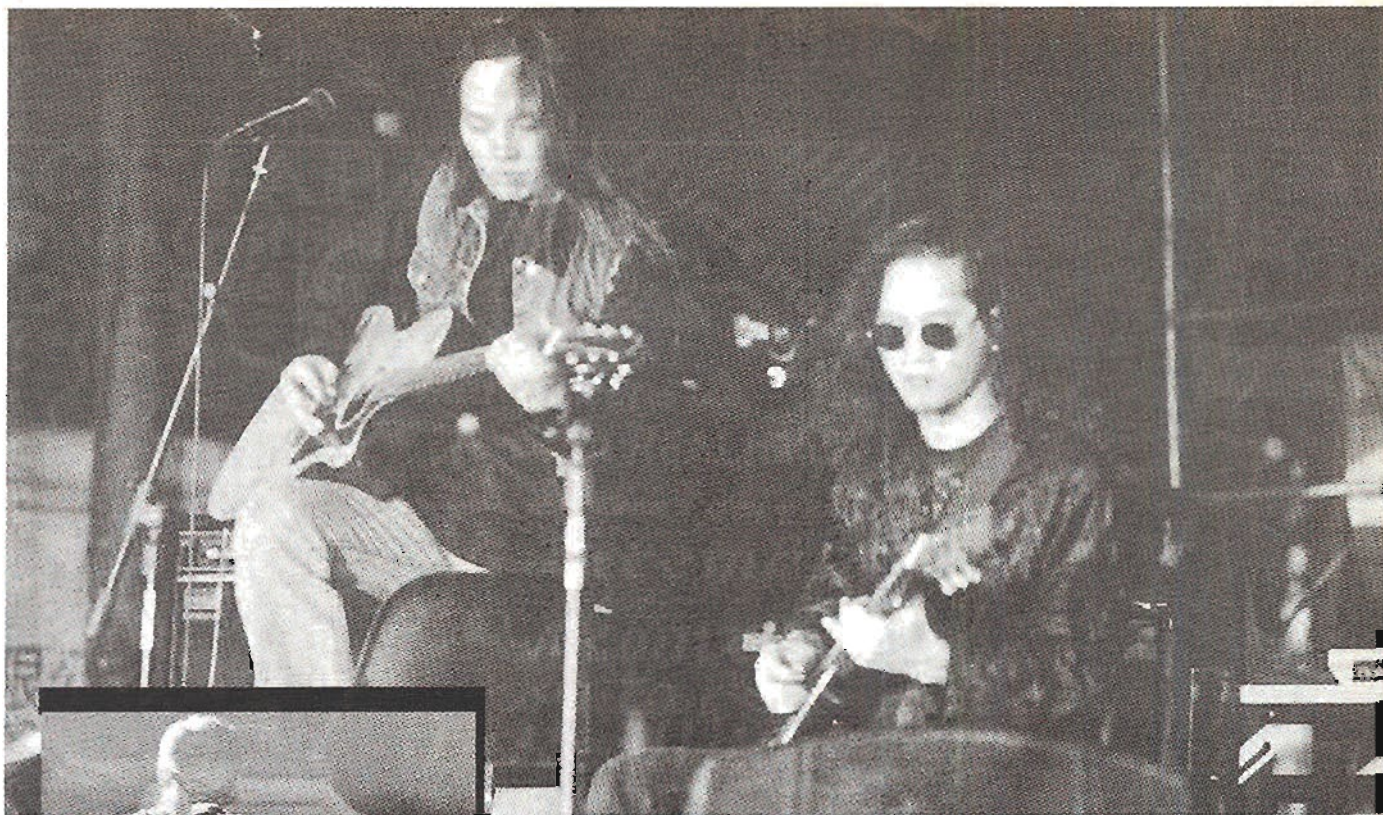
我們一定要打破對立二元的觀念，尤其是在聲音如此紛雜的文化環境中，沾染音樂的人和沾染文化傳媒、美術是不是也站在一起唱歌，或者歧離地各唱各自的歌。而其它的人是否只能站在台下看著他們唱歌，或者衝上台將之推倒，大聲唱歌……如今已無是非題可供劃記。



文／張義欣
攝影／丘德真

電子金屬夜 Juno & 施偉然

日遊戲



遊戲團體背景資料

① Juno：由 Allen Law (Synthesizers, Sampler)
Morris Wong (guitar, Vocals)
Timmy Lok (Synthesizers, Sampler)

組成的 Juno 成立於 1989 年，喜愛的樂隊有：Joy Division、New Order、Depeche Mode、Japan、YMO……等等。作品集：

1. Escape from somewhere (New Music Creation) /89
2. Juno's Infant II (New Music Creation) /90
3. Ceremony (New Music Creation) /91
4. ROM (Frances Entertainment) /94

② 水晶迷：施偉然 (Silverster See) & Mariano

請注意！此「水晶」非彼「水晶」，和國內的「水晶唱片」沒有什麼關係。「水晶迷」成軍於 1987 年，以玩 Heavy Metal 為主，曾獲香港嘉士伯音樂大賽亞軍並獲得最佳吉它手獎和最佳作曲獎，施偉然則於 1992 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

作品集：水晶迷/1989

施偉然：遺失影子都市人/1992



首先必須向所有的讀者致歉，香港美聲名團 Multiplex 由於錄音檔期的問題，以致無法成行，是故本週的活動除了原定的 Juno 之外，破週報又邀來了實力也不弱的施偉然來台助陣，希望沒讓太多人失望才是！

Juno 及施偉然一行人於 14 日白天才抵達台北，沒有太多的休息及排練時間，到了晚上 6:00，只見 Juno 等人在舞台旁正低頭吃著便當，活動策劃蔣慧仙擔心著施偉然及 Mariano 二人不知是否迷路而遲遲未出現，Sound Factory 製作人阿迪則在破週報攤位前來來回回的忙著打點一切雜事。

書店前的人潮絡繹不絕，手執發票前往兌換啤酒的讀者也未見減少，二個高中生模樣的年輕姊妹湊到「破週報」攤位前問道：「今天來表演的是什麼人啊！」，當工作人員回答以 Juno 及施偉然之後，二人搖搖頭，一副無事的样子，低頭聊了二句，然後頭也不回的走了，大概來的不是什麼小天王之類的，讓她們興趣缺缺吧！然而卻有更多數的觀眾群集在舞台之前，三三兩兩的，或站或坐，顯見這個社會的音樂欣賞風氣正在進行某種程度的質變。

節目於 7:10 左右正式開唱，Juno 此次「三缺一」只來了二人，在經費不多的不太炫爛的燈光下，揚起一陣清揚的电子樂音，擅長電子音樂的 Juno 帶有 Hi-Tech 電子舞曲色彩，以其高達 154 的 B.P.M. 令人手舞足蹈，然而誠品前的場域似乎不易使人屁股離地，雖經主辦單位的鼓勵及少數革命先鋒帶動起舞，觀眾仍安靜的與「地球親吻」，Juno 的表演進行到一半，樂聲突然靜止，燈光也熄滅，原來是電壓不足而導致斷電，使得好不容易才漸漸熱絡起來的氣氛被澆了一盆冷水，誠品的工作人員阿桂解釋道由於附近居民不時的抗議，因此此次刻意將電壓調低，音量減弱，以免又引來不必要的麻煩，但沒想到卻造成斷電，真是始料未及。

節目在歷經五分鐘的中斷之後，在音響工程人員手忙腳亂之中再度開始，然而有些不耐的觀眾已經「莎啞哪啦」了！人群似乎顯得有些稀少，不過往來的路人，好奇心卻未曾稍減，總是在二旁探頭探腦的，何必呢？直接跳進來

就好了嘛！在台北市，要找到這樣的活動可不簡單哪！

Juno 的作品裡，觸及的議題頗多，尤其九七大限之感受及回歸認同之問題，至目前為止，一共發行過四張專輯，而最新的專輯也將在近日發行，值得期待。Juno 的表演在 8:20 分結束，觀眾則報以熱烈的掌聲歡送他們！

緊接著登場的是施偉然及 Mariano，施偉然相當重視此次來台演唱的機會，因此還自掏腰包請來 Mariano 與他一起合作，以雙吉他的型式來表演他的創作，演唱的歌曲包括了：讓妳走、〈Dream War〉、〈Rock on〉、〈Time〉……等等，以吉他的弦聲來搭配施偉然高亢的嗓音，博得不少掌聲，同時他們也唱了一首經典老歌：House of the Rising Sun，純熟的技巧更是表露無遺。

施偉然的演唱以廣東話為主，是故現場的觀眾大都不知所以，實是表演美中不足之處，而他近年來專注於戲場表演及電影配樂，創作實力不容小覷。台下顯然有他的歌迷前來捧場，要求他演唱專輯中一曲：「讓我陪你一起死」，但施偉然卻表示此歌太過灰色，不適合在此表演而予以婉拒了，使得這位歌迷難過不已！

節目在 9:00 正式結束，原本以為還有表演的觀眾坐在現場不肯離去，直到燈光暗了，工作人員開始清理現場時，才慢慢的起身。「百威啤酒」前的啤酒似乎還剩下頗多，在一陣吆喝之下，眾人一窩蜂的前去搶免費的酒，在一陣歡樂聲中，人群慢慢散去，活動劃下句點！



棄業青年

新世代 棄業青年 文化遊民

專題企劃 / 蔣慧仙
攝影·照片提供 / 姚瑞中

文 / 蔣慧仙

失意的企業青年特別多...

仔細想想，身邊還真不少早就罹患過度工作倦怠，卻因失業轉業的危機感而還在「K」的企業青年們，數量之多，錄錄口供搞不好都可以蒐集成一部精彩的懺悔錄了。

另一種類屬——正如結束一段戀情，你／你總難免要低吟徘徊「是愛人還是朋友」？如果你／你已經N個月沒領過一份正常而固定的薪水、或剛剛壯士斷腕遞上辭呈，我們開始要問：

「妳／你是棄業還是失業？」

在選擇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妳／你可能已經開始質疑與抗拒——何謂棄業？為什麼「棄業」與「失業」在這裡是背反的詞組？問題背後的預設是什麼？為誰？為何而問？

沒錯！下定義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當然妳／你必須檢驗在論述上有何相對應的政經基礎。我們想藉著這個專題記錄一些自覺性的選擇不進入正規職場的青年的聲音，以描繪棄業與失業之間互相辯詰的意義。

首先，要先說明的是，「棄業青年」並不是一個僵硬、固定的社會學範疇。正如主體不是被單一決定的，棄業青年無寧說是在各種力量作用之下所選擇的接合的位置，是在歷史脈絡、物質條件與個人擁有的文化資本交互作用之下共同決定的……

太抽象了吧？簡直是在吊書袋嘛。到底棄業青年是啥？有什麼好談的？

棄業青年之「棄」者，動詞。意思是摒棄了多數人依循的人生規畫與指標，例如固定就業、領薪儲蓄、爭取向上流動的階層，他們疏離了國家與資本邏輯的勞動力市場，選擇走出另一條彈道。

棄業所棄者，首先是主流宰制性的建制與價值觀，棄業者撤離就業市場可能是出於個人式的反叛，也可能是一種社會差異、次文化權力的主張的提出。棄業者有如游牧族群，由某一種身份歸屬的框限，移動到另一種（多種）身份。

「我反對誰？反對什麼？和誰同一邊？」——只有透過差異性的思考，才能瞭解宰制性情境的力量，進而抵抗、輕蔑、閃躲，拒絕接受主流的規範；甚至創造出獨屬「己群」文化的生產性愉悅。棄業青年到這裡、到那裡，引發成爲一種狀態、一種改變的期待，甚至爲他們的「棄業」狀態下出表徵、建立「棄業」的系統。

失業問題又是什麼？

失業是被迫離開職場、長期循環性失業，或者根本沒有工作提供。不過歐洲國家的福

利網絡設計了失業或住屋津貼，靠打零工或彈性工時維生以換取較多自由時間的作法很普遍。

棄業青年真的有這麼偉大嗎？他們搞不好只是社會適應不良、懶於工作、X世代延遲社會化的時代病徵罷了。

也對，也不對。當然任何時空下都會有出世者、疏離者、對反者、縱慾者、虛無主義者……我們不想因爲詮釋政治的需要而賦予過重的寓意。

但說到「時代病徵」，失業趨勢與棄業的出現，的確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存在。現在twentysomething的青年們，在政府高教育政策下修完博碩士，問題是：學院的位置早就被他們年輕的老師卡光光了，五年甚至十年沒望，妳是憤世嫉俗呢？還是致之死地而後生，想想如何在江湖中以實踐檢驗自己的理論？有人進入朝九晚五的職場之後，才發現過去從沒好好想過自己要幹嘛。有人職場浮沈、驟然失業，經歷了類似「被宣判死亡」的五個過程——拒絕、憤怒、試圖挽回、絕望、接受，重新整理過去被工作架構框限了的生活樣態，而採取了某種象徵性的行動，與過去割斷聯帶……我們必須敏感於一些時代癡癡與權力的運作，包括檢驗自己的權力與發言位置，而非滯於天真。

棄業者比失業者更有企圖心、更有改變現狀的潛能嗎？

未必見得，我們並非意圖給棄業者一頂道德桂冠。

相反的，當失業率攀升到體制安全閥的邊緣時，力與力的抗衡就會增強。比方說，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攀升，批判李連金權掛勾聲浪漸起時，網路上就出現「當政者應小心國內左派黨坐大」的反制言論，或者乾脆將結構問題直接轉嫁給「廉價外勞搶掉本勞的飯碗」，立法院失業津貼提案也被企業主的反對聲浪延擱。普遍失業勢將激發社會的不滿與對立，鬆動宰制結構的縫隙也就出現。值得注意的是：憤怒隨時可能轉向與轉嫁，北德光頭黨 Skin Head 是主張種族排外主義的失業青年、納粹——新右派伺機興起……便是。

棄業青年一定也有差異吧？或者是相互競爭擠壓的關係？否則革命豈不一呼百應早就成功（革了誰的命）？還是棄業青年的口號徒然敗壞了你們「世代奪權」的野心？

都對。必然有差異，社會性別文化的宰制、教育程度的差距、城鄉分配不均、原漢的不平等、文化資本的擁有、我群狀態更爲邊

綠化的意識——都會互相挑戰辯詰。

至於「世代」差異與奪權，它不應被化約爲「年齡」問題，而應該是檢視各種對立面，是一個 SELF-REFERENCIAL 與 SELF-REFLECTIVE 的態度，不是我們定義了就算。你們將在破週報上陸續看見一些挖掘與釐清。

棄業青年雖然脫離了正規勞動市場，甚至創造出己群的文化與生態，但他們終究不可能脫離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除非成爲徹底的分離主義者或都市原始人……

國外長期高失業率相對應地發展出許多自我標榜、自我宣稱的次文化，例如叛客。次文化不可避免的與消費行爲有很大關連，透過消費行爲本身的生產性，次文化族群以服飾、化妝、髮型、街頭塗鴉，來生產自我。在商品化的世界裏，以現成可用物創造自己的文化、生產出具有文化想像力的生活態度，合理化自身的存在樣態；甚至開發出「自雇自給」的經濟與文化模式。當然，這時曾經銘刻了反抗的生活態度的選擇，也許會開始成爲新的商品，進而成爲「流行」的擴張與標價。

在台灣的脈絡下：狂歡式的破爛節宣言、介入資本運作的 TRANCE PARTY、次文化的自雇自給、社會改造的積極介入、網路資源反壟斷與社區運動——這些棄業青年、文化遊民們抗拒收編與搏鬥的痕跡，正是我們嘗試記錄的。

預言人人能說，書人人能寫，妳／你打算怎麼打造自己的版本？

找出自己最想做、最有興趣做的事情。不斷收集相關資訊、操演之以打通任督二脈，日後你可能靠興趣辦活動謀生。臺北諸 DJ 們熬過了貧賤不能移的愛樂青年時期，現在紛紛在 PUB、BAR、TRANCE PARTY、MUSIC FESTIVAL、唱片公司和電臺找到自己的天空。

及早立定志向做一個快樂的無產棄業青年。你可能打各式各樣的零工以豐富人生經驗日後寫書或懺悔錄；存錢不買重重的蝸牛殼，爲旅行的輕盈翅膀習飛。

成爲無政府個人主義者。針對一切建制進行個人毀壞式的錯誤示範。或者聚眾狂歡，發表身體宣言。

妳／你要選擇做一個苦惱待變、等待一擊的托洛斯基派孤軍？（一舉革掉資本主義的命？）靈活出擊的社運小蜜蜂？嘉年華狂歡者？還是成爲自雇自給的次文化生產／使用者？還是……

真正的旅程從遺失行李開始……

當失業漸成必然？

文/蔣慧仙

讓我們先看一則新聞——

「台灣失業率再創新高」!!!

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今年五月份失業率攀升為 2.35%，為近九年來單月份新高紀錄。六月份起由於更多應屆畢業學生投入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20 到 30 歲的待業 / 失業人口將遠超過五月份的十萬六千人。以目前的資料分析來看，高失業率現象造成大專以上學歷者降格求職，對高中高職學生的就業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排擠。Anyway，學校仍如機械化的生產帶般，輸送出一批批雷同而面貌模糊的社會新鮮人。

Like a brick in the wall. We don't need thou education — — — Pink Floyd 這樣唱。

每逢「失業率再創新高」這樣的字眼，官僚大人與媒體大爺們總要忙不迭的搬出美法德義各大國從 5.5% 到 11.8% 的高失業率好定台灣小老百姓的民心——

「歐洲失業率平均達 11%」!!!

據統計，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加拿大、日本等七大工業國的失業人口總共達二千三百萬，有四百萬人已放棄尋找工作，一千五百萬人只能找到部分工時的工作。

失業問題沒有奇蹟療法。七國部長指出，要解決失業問題，必須同時採取許多痛苦的措施，諸如改變勞動市場作風、減少支出等等，如此才可能創造出有利的條件，增加工作機會。美國以自由市場的作法將失業率控制在較低水平；但歐洲國家卻多認為維持社會安全福利網絡較為重要。

法國推動所謂的「第三條路」，希望兼顧美國的「雇用——開革」自由制度及歐洲的干預主義，以取得平衡點。其他許多歐洲領袖則認為，終生雇用制應該走入歷史了；同時，歐洲需要更具彈性的勞動市場，削減福利保護、節省勞動成本、刪除就業保護的規定，才能大幅降低失業率。由於日本公司具有終身雇用勞工的傳統，目前的失業率已足以引起恐慌。日本企業以削減勞動成本、裁汰冗員以及市場轉向海外的作法調節失業率，避免採取西方式的大幅裁員手段。（取材自路透社）

七大工業國失業率與對策一覽表

法國 11.8% 政府鼓勵民衆打零工，共享工作，並允許彈性工時。政府還設

法降低利率，以利企業融資，促進投資。

德國 11.1% 政府、業界與工會正在討論減少加班，以創造較多工作機會。

義大利 11% 短期內還看不到可降低失業率的前景；義大利南部因為基礎建設落後、黑社會盛行，失業率高達 20%。

加拿大 9.6% 民營企業的就業人口表面上看起來有增加，事實上卻與政府裁員的數字相互抵消。政府除了鼓勵企業多雇用實習生並給予就職訓練外，似乎別無他法。

英國 7.9% 保守黨政府自認失業率數字「還不難看」，並歸功於對企業採取放任與自由市場的政策，例如下規定最低工資等作法。

美國 5.5% 柯林頓總統認為美國推動職業訓練、削減赤字、區域自由貿易政策，是失業率大幅下降的主因。

日本 3.4% 日本政府降低失業率的措施，包括補貼中小企業的工資，以及設立職業訓練中心等。

西方未來學者早從七零年代就開始做未來變革的預言，他們說——「物質不滅定律」不再適用於過去人們對一份理想工作的想像。景氣遲滯、技術變革，宣告了「一個蘿蔔一個坑」的舊職業時代終將終結。勞力與工作場合的資訊化、通訊科技所引發的乘數效應以及資訊業興起，都可能使得提供現代職位的因素漸漸消失，傳統職位的劃分逐漸從經濟版圖消失。學者預言，未來有可能是一半的人過度工作，一半的人處於失業狀態。

他們預測：

1. 屆時電腦的變革替換或許比生鮮食物還快，蔬菜的上架時間要比電腦還來的長；
2. 在職位虛化的明日世界，人們是做事而不是坐椅子——辦公室文化退潮、終生職業已成為李伯大夢。企業組織將行政業務交予電腦資訊化後，裁員、職位虛化，行政結構扁平化；
3. 為節省成本提高效率，企業

組織更傾向於將工作以外包形式，發包給不同專業背景人員所組成的自主團體執行。企業將不再以功能或工作性質劃分職位了，轉為技術與能力組合取向。計畫案導向、契約聘僱式的合作關係比例將逐漸提昇。在缺乏明確定義的職位時，以完成任務為主旨的彈性編制將佔優勢。

總之，「工作」是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在宣告了遽變的世紀末預言之後，當然是試著開藥方啦！他們試圖為新的資本型態，找到新的對應方案與新的工作倫理——命名為「新工作潮年代」——亦即：

1. 妳 / 你首先要檢視自己的欲望、能力、性格、資產，把自己重新組織成為「具有銷售潛力的商品」；
2. 在工作消失的新世界裡，妳 / 你要提昇自己，自行具備「變形蟲」一般因應變化、轉換工作的能力；
3. 把自己「非人化」想像成因應不同情境而不斷改良設計的電

腦介面（INTERFACE）。多種語文、協調、仰介、整合，會是未來因應各種情境的求生籌碼。

否則，他們說，「妳 / 你的失業一點也不意外！」

他們警告：「拒絕新處方的人，等於坐待新疾病的出現。」

他們鼓勵：「有目標的人不會缺少手段。」

未來啟示錄：「去各個地方闖一闖，給你自己創造一份工作。」

破報良心建議：調整一下視角或乾脆換副眼鏡吧！

未來學者斷言「高流動性的無職時代」即將來臨——對於這種時代病理的診斷，妳 / 你其實可以看透其中資本主義持續積累的危機，與所謂「新工作倫理價值」包藏的美麗禍心。也就是說，社會與科技變動的加速化，的確已經對照出當前社會組織的過時性；但是要問的是：何種變革是需要或可能的？變革的代價由誰承擔？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的衝突，能在擁抱未來的同時解決嗎？我們的社會是否將繼續在不平等與剝削的基礎上運作？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們將重新思考「新工作倫理」、「棄業」、「失業」的意義。



DJ @llen 高中一畢業就開始打工當 DJ。從早年的搖滾 PUB TOP、ROXY、SPIN 一路放到電子舞曲的 TWILIGHT ZONE、UNDERGROUND、EDGE，從播一個小時一百塊工錢到三百塊到可以添購一些創作所需的軟硬體，從四年前一個人在搖滾當道的 SPIN 播產生冷場效果的 TECHNO 到現在已略有學生門徒的

TRANCE 新新教主，從完全 DIY 不收費的戶外 RAVE PARTY 到打算搞國際連線……DJ @llen 從未進入「真正」的就業市場，他以自己的興趣，引發了某種「生態」……@llen 說……

我為什麼 PREFER TECHNO 勝於搖滾？

有一套 CLICHE 妳可能早就聽過——RAVE 是 PLUR 的文化，PEACE、LOVE、UNITY、RESPECT。每一套文化發展出來的時候都有其精神，就像龐客一開始

是街頭的反抗一樣。

接觸並喜歡上 TRANCE 和一次訪英經驗有關。約四年前我去倫敦玩，發現聽 TRANCE 的族群與聽另類搖滾的一掛，在態度和意識型態上真不同。聽搖滾的人看台上樂手像是英雄，舞會上的 DJ 則不是，他只是一個氣氛的帶動者，讓大家玩得高興。搖滾比較是發洩不滿，TRANCE 是 SELF ENJOY……回來以後就開始在另類搖滾當道的 PUB 放 TRANCE，結果音樂太新了客人不會跳，老闆稍有微詞後，就自動調班到週一晚上八點幾幾乎沒什麼客人的時段自己播個過癮。

這兩年的狀況有什麼變化嗎？隨著播放 TECHNO 舞廳的開張空間也越來越大，現在 EDGE 週五、週六的場子已擠到高度擁擠的狀態。一些戶外的 PARTY 在陽明山、河堤、碼頭、東區街頭紛紛開張。對呀！沒事還得半夜接受採訪、拍照，也算是一種表徵吧……

我最喜歡的還是戶外的 RAVE PARTY，因為在 PUB 裡容易受到別人穿衣、喝酒、社交影響，較難真的放鬆聽音樂，戶外清風星月就比較容易進入音樂的狀況。最早的一次戶外 RAVE 是 95 年 7 月三重疏洪道，借台卡車自己搬運喇叭、音響，又自掏腰包租了幾千塊的燈光就搞定了，不售票，非常 DIY，來了兩百多人 PARTY 得很開心——但被批評這是開了免費跳舞的「惡例」。之後我們和一群朋友合作向 PUB 老闆租場地辦。也算辦興趣的，最多就是 COVER 場租賺不到什麼錢，主要還是朋友玩得開心就好。

國外的情形當然較成熟。一開始是從美國底特律有人開始玩，大多是在廢棄工廠、倉庫、曠地辦 PARTY。87、88 年，ACID HOUSE 到英國發揚光大逐漸流行。DJ 組織自己的 TEAM，到處租場地玩、PROMOTE 自己的音樂，搞自己的群眾。早期還很地下，現在他們已經發展到很專業也很商業化的程度了，有舞曲雜誌專門介紹 CLUB LISTING，群眾未必是非哪家 PUB 不去，倒經常是按圖索驥跟著 DJ 跑。而且他們已經發展出相對應的消費現象與 CLUB CULTURE，名牌服裝 W & LT 的設計、服裝秀表演與音樂，就賣的是 TRANCE。

老實說我對政治社會現實蠻疏離的，看到電視上的狗屁倒槽的事情就想搬到國外，從來就一直順著自己音樂的興趣作下去。不過在台灣做電子音樂還真不知道市場在哪裡？在台灣玩 BAND 的人就已經不多了，玩電子實驗音樂的人更少。其實電子音樂玩 SAMPLING 很有趣，以 TECHNIQUE 將聲音作很多變形、扭曲，改變了很多人的觀念，而且可以用得很有創意。

從當年沒人瞭解到今天有人要「拜師學習」，當然是別有滋味；話說回來，當興趣變成工作而且幾乎成了生活的內容時，我也會自問：難道要一輩子當 DJ 嗎？我實在也不會做別的。不會做生意也不會想去念個沒啥興趣的學位，倒覺得該要求自己開始做音樂了。這種發展在國外是挺自然的，DJ 從播放中瞭解舞曲是怎麼做的，到身兼 COMPOSER、REMIXER、PRODUCER、PROMOTER 的情形很多。十月份一個戶外 RAVE PARTY 會有現場 TECHNO 表演，這也算一種自我要求吧。

選擇生活。選擇職業。選擇工作。選擇家庭。選一個他爹的大電視機。選擇車子、房子、電動開瓶器、洗衣機及 CD PLAYER……然後你會在星期天早晨，邊 DIY 邊他爹的想自己到底是什麼東西？坐在沙發上看智障到無可救藥的電視遊戲節目，口裡塞滿垃圾食物。整個人爛到底、自私不過是一點點難堪而已、在越看越悲哀的家裡撒最後一泡尿、生他爹的一堆混蛋小孩累死自己。

選擇你的未來、選擇生活……問題是，我做這些事，幹嘛？！

——Trainspotting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知道我要些什麼。當我踏進大學的那一剎那，曾經困惑但不曾放棄過。因為我知道我是個大學生，我知道我還年輕，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夢，而沒有太多生活上的壓力。

我一直相信工作賺錢是一輩子的事情，只要出了校園。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在學生時代追求自己的夢。學校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個很不錯的避風港，學生在大多數人的想法裡，只要把書唸好什麼事都可以不用管，國中為了上高中努力，高中為了上大學而努力，而上了大學之後呢？努力的目標不見了，一般大學生仍是由家裡供應日常所需，也不用打工賺錢，這正是追求夢想的大好時機，然而夢想在那裡？從國中高中一路走來，卻不曾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玩樂團與參加社團活動都是從高中開始，慢慢的認識了一些玩樂團的朋友，開始了解台灣（台北）樂團生態，大家很辛苦得玩著自己喜歡的音樂，、在校園的角落唱著，但是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們？民歌在校園唱了幾十年還不斷的有其跟隨者，彈吉他的傢伙依舊受到歡迎，但是「唱自己的歌」卻已漸行漸遠。樂團在這樣的環境裡，還是產生了很多很棒的歌，那是他們自己的歌。但是，這樣的東西往往隨著樂團解散、團員離開學校，當兵、而被遺忘失落，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產生自己的音樂文化，我們沒有屬於自己的搖滾史，甚至我們無法知道上一代的青年在想些什麼，唱些什麼。

這種感覺在社團活動時更為強烈，我們介紹搖滾史，從藍調可以一直講到工業噪音，但是那是外國的東西，當我們試著想告訴學弟妹關於台灣的部份時，居然只能舉出幾個樂團與歌者，但始終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東西在。

和一群朋友成立了「北區

大專搖滾聯盟」，當時大家都是來自不同學校社團的負責人，認為可以結合各社團的力量來做些事情。畢竟，在那之前大家各玩各的，而且每屆交接後，一切歸零重新開始。我們認為有些是必須能讓他持續下去，才會看到成果，當然這是關鍵所在，也是最困難的地方。

聯盟的宗旨在於堅守不斷思考、創新的搖滾精神，並鼓勵樂團創作，發展台灣自己的校園音樂文化，進而影響現行體制主宰下的音樂環境。

因此，我們試著去規畫幾個不同階段的任務：

各自為政→聯盟草創期 1. 結合校內外資源並加以運用 2. 鼓勵創作 3. 宣傳理念 4. 活動經驗與知名度累積 5. 加強與樂團社團之關係→發展期 1. 建立台灣樂團資料庫 2. 建立校園音樂道路 3. 組織的確立 4. 前期活動之延續→成熟期 1. 校園電台之設立 2. 校園搖滾 3. 前期活動之延續→校園音樂文化之形成→影響現有體制

我，一個企管系的學生，一個樂隊的團長，一個曾經是搖滾社的社長，用了五年的時間在發展台灣自己的校園音樂文化上，（我知道還會投注更多時間與精力在這上面），究竟會有什麼好處（如果說直接些），這是我父母一直想知道的。對他們來說似乎很難理解，為什麼我一進大學就打算唸五年，為什麼我不好好準備研究所。（我可以專心的玩團，為什麼還要辦一大堆活動）

我想誠如一開始我所說的，工作賺錢是以後一輩子的事，現在的我不想談錢，我希望能夠去實現自己的夢想，想著有一天可以唱著自己的歌，站在台上大聲的唱，然後台下是音樂的喜好者跳著。

最後必須誠實的一點是，對我而言，夢想不單只是夢想，而是試著把它當作事業（或說是一生的志業）在經營，也許，我會找份工作滿足日常生活必需，但是我不會放棄我曾經努力的一切。

搖滾不死
延畢青年
——許恆維

文／許恆維 採訪／蔣慧仙

方可行，本來的筆名叫方無行，聽了算命先生的話改了名，「因為這樣移動比較有利。」六年來跑了大陸許多省份，穿著打扮有股混雜的流浪味。回台時以車為家的時候居多，有時把 Pub 當作客廳來混。

在「後現代 x x」被老朋友認出來時，小方正在看著「西藏生死書」。一旦開啓話匣子，由於他製作音樂的背景，總不免問他六年多來待在大陸的想法與經驗，一開始大家正經八百的問問崔健、唐朝、五大唱片介入之後的北京搖滾生態，漸漸話題便自然而然的八卦起來：特異功能大破中共軍方國家機密、中央電視台春節前後掃蕩地方飢民、打擊黑社會老大的全程電視實錄比好萊塢還要好萊塢、北京青年每天騎五十公里腳踏車就為了練團、找來一輩子苦練民族音樂的國寶級音樂家前輩音樂時和年輕人互換音樂……聽得大家一愣一愣的。

音樂好像應該是他的專業，但是他過得倒像是個文化遊民的生活。

我覺得最理想的工作是工作三季，休息一季，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在台灣除非擺小攤吧，並不太可能。進入公司機構吧一定會爭權奪力，卡地盤，越位踩線，實在不喜歡。套句大陸口頭禪，我寧願「互相不琢磨」，加上沒什麼國族地域觀，往大陸一去就六年多。

「有人批評我到敵人的陣營去，原先認識的人態度疏離，圈內人交談變得小心，還有人說我是投靠北京，背叛台北」，這些對他來說都無所謂，他比較相信人可以一直移動一直走，我自己想待的地方，不管國家地域或政治的分離。

不過流動並不是那麼天真的。如何能不固定工作就養得過自己到處跑呢？說來還得拜兩樣經濟與文化差距之賜。

「我在大陸接些廣告，MTV 拍，拍幾部片就可以省省的過一年不工作，一天吃飯也不過幾塊人民幣就打發了。」

不過他過去的歷史卻也奇特，從初中時就開始做生意、自給自足。「在初二時候我自己創業，和哥哥合

開唱片公司 0 世紀、小雅，那時是家庭手工業、自製自銷；十九歲時的唱片公司 NOVA 挺有規模，企畫行政行銷財務都自己包辦，賺了不少錢。」當兵回來卻連續三年過著幫人看山、月入伍千的生活，問他為什麼沒有留在唱片界繼續發展搞不好已是唱片公司總監之類的，「無聊重複的事有錢也不想做」他說，「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想，能夠出一本書、拍一部電影、出一張唱片，這輩子就沒白來。」這幾件事在他這些年遊民似的生活型態中，早就已經達成，書兩本，廣告片 MTV N 部、唱片 N 張。

二十歲以後即不曾有過正規工作經驗的他從來不擔心也不會缺過錢用，「只是我們世俗教育教得是升官進祿往上爬這一套，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很侷限」，「其實只要有知覺、能表達自己的意思再加上行動力，就餓不死人」。

小方算是他們那個世代的少數出走者之一。再看現在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他認為台灣的經濟已經到了飽和點，除非來個「大轉型」，否則二十來歲的青年是很難有位置的。「有家庭資助的年輕人可能往國外發展；沒背景的高中職生若做事不動快，很容易就往賺錢的色情服務業靠攏了；正正規規上班的年輕人會發現自己很難卡到位置而覺得前途茫茫。」

再對比來看兩邊的青年，「大陸青年不論教育程度如何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們的文化根基強，沒錢但是有個性、有自己的生活態度，做事背後有精神力量在支撐。他們想到就做很直接，不會那麼考慮市場接受度的問題，技術性薄弱，但是生命力和基本功都很強。」

他說，大陸年輕人一股腦熱勁兒做音樂的事情說不完，有幾百塊錢就跑到大城市去的，有從無所事事的 Groupie 女樂迷最後自己搞起團來……，如果要記錄，這些場景比樂評還看得出來樂業就樂青年生活面貌。

樂業就樂的
文化遊民
——方可行

文／蔣慧仙

文/馮小非

東海書苑，一群大多來自外地的東海大學畢業研究生籌集在地資金創辦。每個人領著非常低廉的新資卻要用體力也要動腦，最近網路刊物「東海後花園」即將上網，十月月底還要搞一個另類嘉年華、平時讀書會、書展、座談不斷。最物美價廉的女夥計（其實算是沒有資本的經營者啦）小非，大學時候以為自己畢業以後不是拍片寫劇本就是留學，沒想到一畢業就克難的參與書店的創辦。對於這個物質報酬接近零的工作，小非說：這仍是一個漂流的位置……

首先得先聲明的是：參與東海書苑的人不只我一個，所以我說的意見不能代表她／他們的看法，單單就是個人之所以投入書苑的一些理由和看法。

妳投入的物質基礎及社會條件為何？

第一個重點是截至目前止，我沒有撫養家人的壓力，也沒有結婚生子的念頭，在單身一人的條件下，要養活自己不是件很難的事。我想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吧。而去做一份這樣的工作究竟是正式跳入了社會，還是偷偷的離開社會？我想現在還很難評估。表面上，我似乎選擇了一個體制化的工作方式，

海忍受一般職場中的無聊與枯燥，但同時，當我們企圖用這樣的方式生活於社會中時，就深刻的感受到社會早已既定的殘酷事實，所謂的事實就是當我們試圖去爭取一點折扣，而書店每天要運作的話，再累都要有人起床開門記帳，不論你要辦多少活動，有多少想法，你都得做很多 routine 的工作，所謂「照起工走」才行。

我沒有用一種「世代」的想法來想像自己為什麼今天會做這些事情，用比較寬鬆的字眼來說，這是在自己的生命階段走到了這個時候，考量很多外在因素後所做的選擇。一、本來我是想唸書進入學術界的，但明顯的是，所有的位置都被卡完了，現在大約 40 歲上下的那批教授們，他們已經把能佔的位子都佔完了，而國內的學術圈暫且來看，沒有太多擴充的可能性，再加上我沒有不考慮未來就去唸書的這種條件，就是說我必須養活自己不管現在還是未來。因此唸書這條路顯然太奢侈。

二、大結構的氣氛已經不容許去想像什麼太大的變革了。政權的底定，力結構正在邁向建國完成之路，已經跟 80 年末那時是「全不一樣的氣氛，如果眼睛還一直望向大結構，我怕自己會「眼睛脫窗」，還沒等到美好的未來就先瞎了，所以決定先善待自己，想替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找一種比較喜歡的生存方式。

由此，邁向第二個大哉問：妳試圖打造自己或已群的基礎嗎？妳如何解釋自己的勞動？如何解釋自己的存在意義？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不喜歡既有的方式，那麼可能也有人不喜歡。那麼至少就有兩個人不喜歡現在的方式。兩人在社會學上來說，就已經是一個群體了。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實現出來，比如說做了這家書店，或是說覺得自己待的城市太過無聊，於是就想弄一些有趣的活動娛樂自己。如果說都沒有的話，那我就回家自己跟自己玩，如果有人不嫌棄，肯一起玩，那就大家一起玩。這是「自己玩」式的、沒有未來的、「玩爽的」那種東西，我無法回答，只能說我不打算要去代表或啟蒙任何

人，我只覺得現在的社會無法滿足我，有滿足了而我還不足，多要一點不為過吧！

在這種想法下，我的勞動如果說有意義的話，就看得別人怎麼看了。因為我從事的應該是服務業吧，如果沒有人賞光，那可能就只能對我一人產生意義而已。當然，如果有一天書店要收帳，還有人覺得可惜的話，就表示有意義吧！到我的存在是否有意義？唉！首先，我的存在是「不得不」的事實，不可逆轉，所以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法西斯狀態，是被決定的，沒有轉圜。但如果問我說妳喜不喜歡現在這種存在的狀況的話，我會說：不滿意但還可以接受。基本上我的位置就是：已經是這樣了要不然妳要怎樣嘛？給它看嗎？

不過這樣的漂流位置，當然會有許多問題，比如說不斷的要忍受變動，要在變動中求生存，因為我沒有附身於一個大枝的「樹仔腳」，也沒有一隻永恒的大腿可以抱，更重要的是，我會老，有一天我會成為棄業中年人，（被）棄業老女人，生命階段會不一樣，將面臨的挑戰，自己的錢，所需要的東西也會不一樣。而我能做的也只對不同階段中的不同需要，試著讓自己過的更好些。因此，隨處漂流到處找伴，恐怕是選擇當棄業青年之後最深刻的一種認識了吧！

文/張離

南鄉棄業女戰士——陳明

在都會人群注視下生活過的人，很難能夠捨棄鎂光燈的閃耀炫惑，重拾樸實的心情，到資源相對窘困的南鄉，從事基層扎根的工作。陳明，一個渾身滿是衝動的年輕女子，卻放掉在台北所打下的工作基礎，不顧一切地回返故鄉台南，重頭做起。面對種種詭異的眼光，她說：「這是我的夢想。」

也許是童年時的打工經驗，種下了陳明拒絕進入商業體制內工作的潛因。幾年來，雖然為了生活，仍然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她總是堅持，不讓自己只是變成老闆的賺錢工具。

「小學二年級開始，每個寒暑假我都會到工廠打工，包裝、搬運、紡織車工我都做過。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我經常看到工人們為了爭取較優渥的工作而互相爭吵。這種經驗實在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就算爭贏了又怎麼樣，說起來大家的薪水還不都微薄得可憐。」

上了大學後，參與了校內的異議性社團，開始接觸左派的勞動理論，陳明豁然明瞭：「工人大多數的勞動成果，是累積在資本家身上的。即使有分股利的制度，也不過是讓勞資關係的矛盾稍微紓解而已。」從此以後，她再也不願意無條件為老闆加班了。

大二被退學之後，陳明一面準備插班考，一面打

工資活自己。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發現，一個人要養活自己並不難。」靠著書店倉管、營業員的工作維生，她並不想找更有「錢途」的道路發展，也不想為工作付出太多時間：「錢，只要夠用就好了，即使你拼了命做，又能夠多賺多少，還不如多留給自己一點時間。」

當了二年多的「小妹」，一直沒有機會再當學生的她，終於進入一家言論尺度還算開放的小媒體當記者，「記者比較能掌握自己的作品；而且這家報社也沒有太多意識型態上的管制，我可以盡力將不同於主流的各種真實的聲音，傳達給更多的人知道，這與當初在社團裡所秉持的理念是相似的。」

「至少，記者這種『自由業』，可以讓我不需要每天穿著整齊齊整硬梆梆的制服，坐得挺挺的等著老闆或顧客來看。最重要的是，時間比較可以彈性運用……你知道，一般公司行號通常要求員工要固定上下班，好把他的工作時間捆得死死的。」

「其實啊，要人家早上八點鐘就上班是件很不人道的事，反正這些老闆還不就很不得員工都不要有夜生活，與人合群，乖乖地，絕對不要出軌的機會？」一針見血的有趣說法。

追根究底，陳明還是個「不合群」的死硬派，二年的記者生涯下來，讓她的生活作息更是不和「一般人」協調，與「正規」的工作型態漸行漸遠了：「一般的企業裡的工作，除了賺口飯吃外，對我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我覺得它對我的生命沒有任何必要性，即使離開了，也不會有什麼失落感。」陳明這樣比喻：「充其量，在裡面，我們不過是一顆被轉的螺絲釘罷了！」

然而，由於小媒體經營不善，使得它的影響力一直無法擴大，勞動條件的不良，也使得發言空間的品質愈趨低落，陳明認為這樣的這樣的工作與社會越來越脫節，經過幾番掙扎，她下定決心離開台北，回到南部。

雖然台北的資訊流通得很快，人際往來也很密切，但總給我一種虛幻的感覺。做為一個媒體人，我有深切的無力感，總覺得許多事情不是在媒體上講講話、發發言就可以改變的，過度地倚賴媒體，反而會與群眾背離。」

回到台南，陳明又面臨一段失業期，「因為就業機會實在太少了！而且南鄉的工作條件更惡劣，「朝八晚五」，雇主往往要員工做超過勞基法所定的義務，卻不給予相對的權利。」

恰逢國代選舉，她乾脆「下海」當助選員，一方面給自己一個機會去除此以往的政治潔癖，瞭解地方政治的生態，一方面也順便熟悉地方事務。選舉完了一陣子的「無業遊民」，陳明才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環保團體，在裡面又過起每天踏地超時超量地工作了起來。

問她，是不是不願意付出為老闆過勞付出力，要多留點時間給自己嗎，為什麼在雜誌、環保團體的時候卻搞得自己累呼呼的，沒有一點自己的生活？她正經八百地回答：「因為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事業啊！」原來，這位「棄業女青」並不是排斥「工作」，而是只願意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當地看準了某個「理想中的陷阱」，就會閉上眼睛往下跳，心甘情願。

即使不斷在借錢還錢的循環中過日，陳明每月還是固定拿錢給父母親，到不是因為家裡真的需要這筆小錢，而是要讓他們放心，覺得我過得還不錯，當然，也讓他們沒有理由來質疑、干涉我的生活。」

真的，做為一個女性，尤其在性別觀念傳統的南部，要做個（選擇從事社運的）「棄業青年」，是非常艱辛的。陳明說：「結婚前，家人還可能會把當作妳反正是嫁出去的女兒，對妳不會有太多要求，結婚後，妳就被認定要伺候公婆、照顧先生、孩子，很少能有自己的發展空間，更何況是被認為為廢「異端」的社運工作？」

親密關係的處理就更麻煩了，「男人做這些事會被視為有理想，有魅力，女人呢，就被當作奇怪的人了。有幾個人會願意和奇怪的女人在一起呢？」她十分感慨：「最讓人不能平衡的是，在南部，不管妳實際上在做些什麼事，人家總以為妳是身邊的男同事的秘書。」

唉……唉……唉，是啊，這的確是最令（女）人難受的一件事。怎麼辦呢？「組個兩台「棄業女青」聯盟吧！」我想，衝勁十足的陳明聽到這個建議，大概又開始大動腦筋，準備再一次的出擊吧！

愉快求知隨願改造的學術實踐——許志

文／張離

「真心話則是這樣的：『至少我可以從對自我（生活）的控制中，得到一些自由，也許這樣的自由是一種虛幻的想像，但我寧願相信它存在。』」

自由，通常得付出極高的代價吧！『也有煩惱的時候啊……』

口袋裡只剩下幾塊錢的時候，你想我會不心煩嗎？』只是，要當個棄業青年，「專職的」讀書人，也需要「本錢」，許志說：「就看自己耐不耐得住囉！」

面對家人半是關愛半是壓力的話語，他學會了以不變應萬變：「左耳進，右耳出。」「他們有言論的自由，我有聽的自由。」許志講來輕鬆，其實血氣方剛的年輕時代，也曾和家人當面衝過。現在，知道自己老大不小了，還在當學生，難免家人會覺得「礙眼」，所以總是識趣地早出晚歸，到研究室或找家便宜的泡沫紅茶店，埋首書堆，至少還能維持相安無事的緊張平衡。

熟讀左派理論，出人意外地，許志卻很少走上街頭，幾乎不參與社會運動。問他為什麼，他笑了笑：「人各有志吧！」一九九一年陳正然等人因為讀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而被扣以叛亂罪的帽子，是唯一一次讓他覺得非站出來不可的事件：「因為實在荒謬到極點了！」

「『運動』的型態是多樣的」，許志比較傾向「製造輕微但有效的矛盾」，表面上看起來不大激烈，只有被刺中要害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力道。

關於學術的實踐，他說：「這個問題，韋伯已經闡述得很清楚了。」「簡單地說，我並不認為自己有太大的能力可以撼動多少既有的社會關係，只希望自己能繼續享有讀書的樂趣，有機會的話，就一點一滴地從學院改造起。」偶爾在報上寫寫專欄，揮揮筆刀，平時盡心準備在大學裡兼課的教材，未來他的作為如何，我們靜心期待。

說起許志這位老大哥啊，一點也不西裝畢挺，一襲簡單的老式白色條紋襯衫加短褲，一雙白布鞋，比例稍大的頭上頂著微禿的西裝頭，走在衣光鬢影時髦的台北街頭，你絕對會像大學時代老覺得穿汗衫涼鞋的老教授活像個工友似的，誤以為這個人一定是個無可救藥「落伍」的小中年上班族。

如果他不小心開始讓你產生奇異的印象，那八成會是在某個不知名的泡沫紅茶店。在充滿流行音樂年輕人聊天打牌玩鬧的嘈雜的空間裡，彷彿有超隔音設備的透明玻璃讓他得以與一切紛擾隔離，紅茶配上白長壽，他可以頭也不抬地看上十幾個小時的書。

「信不信，我現在可以再到研究室看二十個小時的書再回家？」在某個一大票研究生已經熬夜喝到整個晚上的酒的清晨，許志這樣地跟大夥兒打賭。沒有人敢說「不」。這位老大哥的定力可是許多人都領教過的。

當然，當這個三十出頭的男人在相距超過十公里的學校和家裡的路上，沒有人會知道他是為了省下二、三十塊的零錢順便徒步健身，更不會有人知道他是某個知名大學社會學博士班的學生，碩士論文批判的是某個德國大思想家的論著，以及他在學術上的種種思考和企圖。

為了讀書的樂趣，他放棄了時報週刊編輯的高薪工作，甘心兩袖清風，每天捏緊著口袋過日子。日子過得辛苦，書還是照讀照買，有錢「揮霍」的時候，一個月可以花掉上萬塊的書錢，窮到極點時，能夠不吃飯就不吃飯，能夠不搭公車就走路，「沒錢就少花錢，用最低限度的方式活下來」，一個月二千塊，誰說一定會過不下去？

趣稱自己是「寄生」於社會的許志俏皮地解釋，自棄於商業體系之外，是「因為沒多少剩餘價值，或資本家目前尚無此需求。」

決定投入基層學習做些組織的工作。幾年下來，她待過工會基層、協助過運動性格強烈的學者、教授們處理組織的事，甚至到報社當過記者，是年輕的熱誠與理想性在支撐著她，可是實際上這些相當本能的召喚卻也逐漸在耗損中。她發現在運動的組織中，或是街頭的現場，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運動的力量到底能擴散到哪裡？而組織中人事的傾軋、利益的計較無時無刻不在磨損每一個人的熱情，所以地會質疑即使在運動團體中佔著一個位置是否真有必要。所以她靠著不多的積蓄，離開這個圈子，企望從讀書中尋求解答。

去年研究所沒考上，但是準備唸書這半年來心境確有了很大的轉變，她說沒考上的確是很大的打擊，而朋友間耳語流竄，大家都不敢主動和她聯絡，怕會刺傷了她，之後更聽說她跑去做了些有的沒有的工作，諸如發海報、到茶藝館打工等等的，大夥兒隨便猜想也是打擊太大想自我放逐一陣子吧！朋友的擔心其實頗具壓迫感的，她說其實就是因為過去幾年的工作，讓她覺得不太對勁，因此開始摸索較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就像這幾年來她一直思索的問題：運動的力量其實該在生活周遭實踐出來，而不是只在街頭，一個離常民生活很遠的場域中發生罷了。所以這一年多來過著打零工式的生活，心境上其實很開朗，也很踏實。她讓自己與一般的人接觸，也許是國中沒有畢業的自助餐店老闆、或是沒唸過什麼書的家庭主婦，當然更要克服的是朋友不時過度關心的詢問：最近在做些什麼？或是略帶異樣的眼光：不會擔心自己的未來嗎？

她笑著談她找工作的歷程，原本身邊一起工作、共事的人都是同質性很高、有著理想抱負的知識份子，當她拿著主頭寫著政大英語系的履歷去找電話秘書、餐廳工讀生、端盤、洗碗、照相館助手等時，人家往往會不信任她可以待很久，甚至會質疑她是不是別有企圖，所以後來她也學乖了，學歷那一欄就寫著世新五專畢，而找工作的理由就編說：快要結婚了，想要趁結婚前空檔做一點事。這樣才能較為順利找到她想嘗試的工作。這樣的經歷讓她覺得其實學校教育和俗民教育有相當大的落差。

最近幾個月，她逐漸讓工作的時間變得更多，只上假日班，或是偶爾出去發發海報，她留更多的時間給自己，能更隨心所欲的利用生命的彈性，與致來的時候她也許會畫些油畫，每天固定出去散步一至兩小時，也許她會挖掘自己的內心常識不同文字形式的創作，也許就是默默輻射一些能量出去。我忽然很感慨，自己也擁有同樣年輕的生命，可是卻不斷為著某種很具目的性的自我實踐焦慮不堪，而她卻走出一種非宗教性的豁達生命觀。

是夜，我彷彿也做了一個夢，夢境中那隻不斷重複貼標籤動作的手逐漸放鬆……

「你知道做什麼工作可以讓你逐漸明白人不過就是那麼幾類罷了？對！就是咖啡館。自動的玻璃門彷彿鯨魚巨口吞吐般，人們進進出出的，而這個空間中在人們嘴裡流瀉的不僅僅是食物，更龐大的能量來自無止境的聲音。你會發現有一類人，出現在無數的場合中都一直喋喋不休地談論一些他們認為相當有意義的事，彷彿當他們結束今日的歸納分析之後，生命也隨之衰竭。這種人看多了，只有想嘔吐這種感覺，我就是懷著被嘔吐物淹死般的絕望衝出那家咖啡館。」

我茫然地到街上，直直向前走去。遇到的第一家店是間大型的超商，我渴望與人做極少的接觸，最好不要有交談的機會，所以超商店員應該是不錯的選擇。因此，我開始每天清點架上貨品的工作，貼標籤的動作每日至少持續一千遍……

這種對生命毫無意義的流失的焦慮，曾經困擾過NONO好一陣子，類似她所述說的夢境在幾年前經常出現。迫於這種精神壓力，最初她對生命意義的堆砌是積極且頗富理想的。

南部小漁村十幾口家庭裡長大的孩子，唯獨身為老么的她隻身上台北唸著令人稱羨的好學校。從小就有些自我封閉傾向的她，母親經常為她太常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而生氣，但家人除了不解之外，到也沒有給予太大的壓力。可是上了大學之後，空洞的生活卻讓她想發瘋，大二開學自己決定辦了休學。休學期間她必須負擔自己的生活，她說那時候就很想去嘗試一些很不一樣的工作，尋找到底自己想要什麼。

後來當然還是復學，而且在校園中接觸到當時蓬勃的學運、社運的感染，她發覺自己終於找到所謂人生的目標，不能算很積極的參與，可是這些事在她心中佔著很重要的份量。一畢業就

端盤洗碗打零工——默默輻射能量的生活實踐者

文／林泰樂

「的阿姨：你找？喔！你是說淑玲，唉！叫淑玲又乖又好聽，偏偏要把自己叫個什麼阿什麼的，她從小就專給她爸媽找氣生，幾個姊姊都是念的好學校，她不知道發什麼瘋自己休了學，跟個男朋友在台北同居，滿腦子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她這次又惹了什麼禍了？是不是做了什麼壞事被警察抓了？」

鄰居太太：誰？你說誰？就是那個頭髮長的像鬼一樣、白天不上班、晚上不睡覺的女人？你們為什麼要採訪她？（原本斜著眼看人的肥胖鄰居太太立刻打起精神）她是不是吸毒被抓了？我就知道，我早就料到了，她總有一天會被抓到的，活該！你看她一副白著臉、整天遊手好閒的樣子，我就知道有問題……，我們家那一口子弄了半天才弄死她兩隻貓，早知道應該連人一起弄死算了！（看見我訝異的臉色，她驚覺自己好像說溜嘴，不好意思撇著嘴笑著）沒啦！沒什麼啦……！

我用力地看了她五秒鐘，突然大聲說：「她是王永慶的孫女！」

蒼白的「給人的感覺就是 COOL COOL 的，經常穿著寬大的襯衫，或是棉布的唐裝。走起路來或是一舉一動，是不徐不緩的悠閒。話不

層地蓋如金字塔般的垃圾，感覺好像進入一座大型的舞臺空間，她想如果在這裡辦 PARTY 一定酷斃了，只可惜那裡不是普通的臭！

晚上不時可以看見他們出入女巫店、渥克、或是新開的稀奇古怪的 PUB，你會發現他們認識一卡車各形各樣的朋友，她通常都是下巴微微抬起、手叨著一根長壽靜靜地聽人家說，偶爾會爆笑出聲。半夜，回到他們的小小窩，就是他們「自我完成」的空閒時段。

中學老師從跟她父母警告說：「這個問題學生思想很灰色，有自殺的傾向！」挺不錯的高中生一念覺得特無聊，自己辦了休學，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跑去考上台大，念一半又覺得很無聊地休學了（果然會把擔任教職的父母氣暈）。從小她就是非常疏離的，和人的相處關係讓她很不安，即使她喜歡的人，她也幾乎不會主動聯絡，她隱隱地擔心會打擾到人家，可是實際上又常從不同的朋友口中聽到對她的關心，去年有次聽說她被某個不講道義的人騙了，好幾個人連夜就要衝去整整那個混蛋。

她很清楚地覺得「我就是我，幾乎不用和社會產生什麼連結。」我問她到底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情緒或感覺？她養的兩隻貓忽然擠到我們的旁邊蹭著，她說，就是一種很不滿的情緒，講起來很抽象，可是細究又非常具體，從床、房子、到生活的細節如貓不能出去玩、甚至被毒死，騎車時不時會被路上的水溝蓋陷害等等，她說，這些事情你要怎麼改變，這麼日常的生活卻又如此貼近自己，難道要放火燒了這個城市嗎？甚至對於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個小小的渴望：渴望可以住沒有、也不需要紗窗的屋子，也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她選擇一種簡單過日子的哲學，沒有太大的企圖，也不會為了要實踐怎樣的認同而逼迫自己一直處在種種不愉悅的狀態，「一個工作做一輩子有什麼意義？」

跟她接觸過的朋友，其實可以很清楚地感覺他們的生活態度，但在朋友的眼裡，她不只是

這樣，亂有創意的畫畫或設計她是一把罩。還記得剛剛提到的「自我完成」的時段吧，她就畫各式各樣奇想的畫，如果說是創作也可以，但基本態度上應稱之為有一搭沒一搭地畫著，用鋼筆細細地畫著，畫些這個世界上找也找不到的地方或東西，沒有什麼目的，卻很高興，文字上的東西也不時寫著。所以靠著這些天賦吧，也不會餓死，做過美術設計、藝術家的助手、賺賺選舉財，然後再休息個兩個月半年的再說。不過經濟始終是他們很大的一個壓

的調色盤

文/林泰樂

力，她很遺憾台灣的社會救濟制度不健全，無法靠救濟金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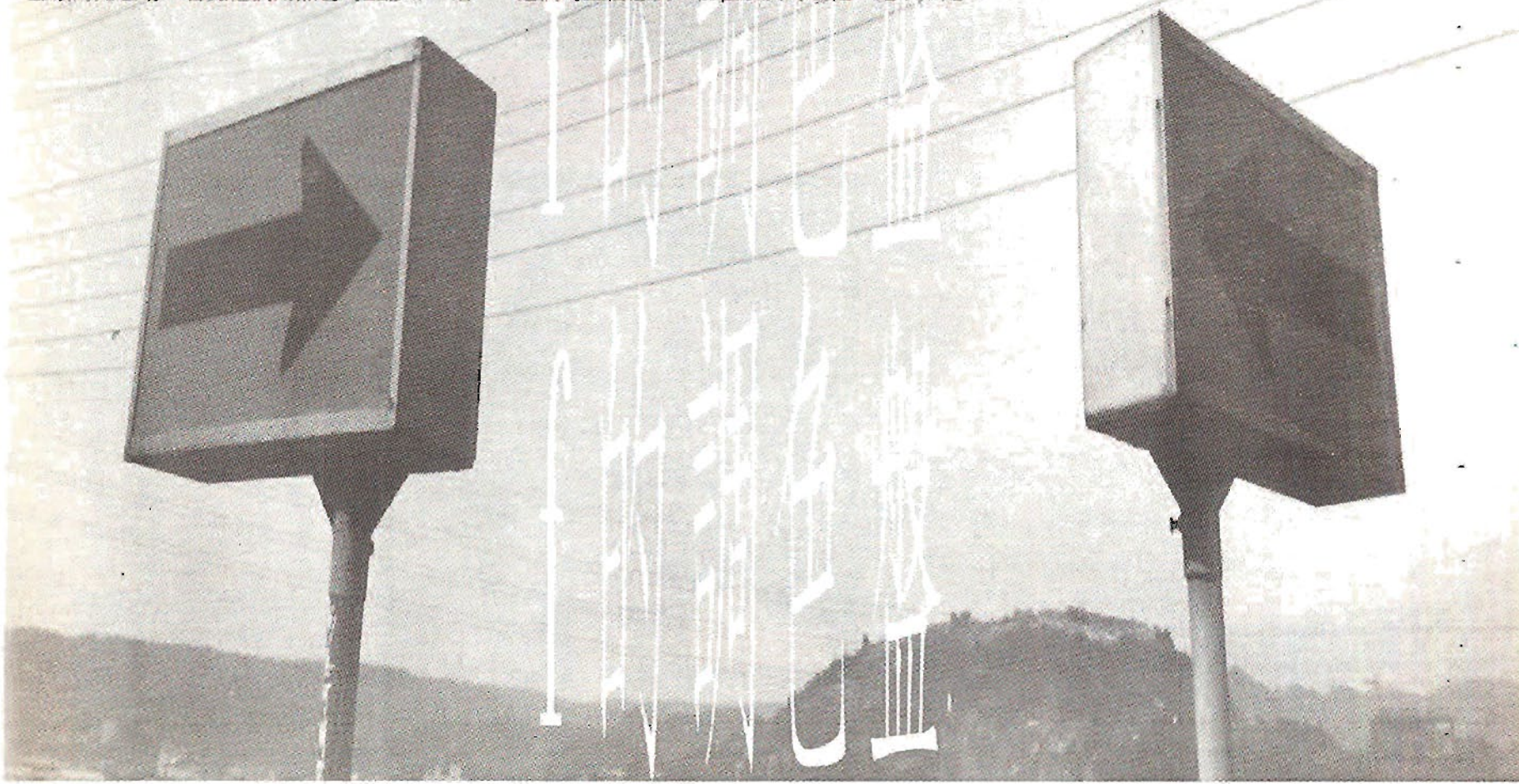
她的男友 OK 在一旁讀著書，他才是幾乎沒有做過什麼正經工作的人，問他要不要也談談，他滿是不屑的表情，說不會接受媒體的採訪，不想標榜自己，也罷！我檢討著自己是不是其實一直在只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剝削了別人。我還是忍不住好奇，她對於年齡上會不會有些壓力，將近三十歲，對於許多人而言都是人生一大關卡，她想了想說，其實也會質疑自己目前的生活型態，但是到底自己想要什麼卻仍有點困惑，年齡對她而言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逐漸會因為身體上的不適反倒讓她有一點焦慮，一種很本能、很身體的焦慮。

我不斷希望她談自己的生命，讓她有些困惑，甚至她說講到後來也會有些難過：處理有關生命的問題都會有這樣的情緒！硬是要替自己的生命做些詮釋，她其實從來不曾這樣思考的。我聽了也相當沈重。「如果能當一條自由自在的貓狗多好！」她突然如是說！

f 的調色盤

多卻常給人一針見血的感覺。她和男友 OK 住在十二坪大租來的房子，她說原本住在父母在台北的房子，所以有十年都不用付房租，結果為了養貓養狗的事，父母連房子都不讓他們住了。她聳聳肩無所謂的樣子，「過這樣的生活總要付出些代價！」她和家人的關係幾乎斷絕，只有每年過年回去近在桃園的家一天。

「的一天大約是這樣的，下午起床後，和 OK 騎車到處去晃晃，三峽、土城、新店等台北附近的山裡的小路幾乎都跑遍了，北二高沒完工的時候經常沒事上去飆車，飆到南港、汐止等再從山裡不知名的小路繞回來，她說有次繞進土城的掩埋場，看見他們用黑色的塑膠布一層





從慰安婦到陽具插入的聯想

文/王墨

前日赴日，與好友從學生時代一直到結婚生子都在搞女性解放運動的石塚友子見面，大家自然而然談到台灣／日本兩個地方的女性解放運動之比較。她說現階段日本的女性運動有五大抗爭目標，就是可以自由冠上母性的「婚姻法」修正、慰安婦的歷史問題總結、中絕（墮胎）合法化的訂定，及對性暴力（強姦、性騷擾等）、工作不平等諸問題反映在法律上仍偏重於男性意識形態的批判。

其中「慰安婦」問題對台灣人而言，因涉及到日本占領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歷史，我是以民族主義立場，或是以女性主義立場來審視這個問題，就變成了我與石塚友子在討論之餘，自己不斷在用辯證的觀點客觀地看一個台灣男性是以怎樣的身分面對這個問題？

首先要問的是：男性的「性」到底是啥米碗糕？是生殖的原點？是權力的關係？還是情愛的象徵？但不管什麼是什麼，「陽具插入自然說」卻肯定被認可是萬古長新的真理；根據這個真理生產出在自由意志之下進行交歡的性解放宣言，基本上就是一個神話。從以前在台灣流行一陣子的「市民社會」，到最近蛻變成同樣概念的「國民國家」，都一樣是在炮製所謂「自由意志的主體論」，而以「陽具插入自然說」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性管理制度，就是利用了所謂「自由意志的主體論」的浪漫主義，將其國家性暴力裝置隱藏於即使是什麼「國民國家」碗糕之類的國家機器之後。

台灣女性主義喜歡批判男性的「陽具中心主義」，其實意味的是一種「性暴力」的威脅論，陽具只有通過勃起才能被找到他的權力空間的座標，試想一具不能勃起的陽具能夠產生怎樣的侵犯力呢？假若我的性行為的範圍是在國家性管理制度下形成的，「陽具插入自然說」理所當然就成為了性慾的自然主義的口實，「性暴力」也跟著變成是「男性性」的本質主義的思考方法。因此，我們一邊在歌頌「陽具插入自然說」，一邊卻在譴責「陽具插入自然說」一體兩面中另一面的「性暴力」；吊詭的是，女性身體也只有有在男性發明的「陽具插入自然說」的真理之中才能像沖洗相片一樣被顯影化出來。

台灣的女性主義毫不懷疑「陽具插入自然說」背後巨大的男性陰謀，卻只是在對「性暴力」提出小道小德的「不滿」而已，殊不知已不聲不響地上了國家性管理制度的網路。所以，在台灣動輒套用美國後現代兩性理論的女性主義者，對於台灣慰安婦身體所象徵的國家性暴力裝置，用怎樣的視點來看日本「男性」國民，做為國家規定的「性的主體」，平時是「陽具插入自然說」的小市民，戰時卻變身為強姦敵國女性或把本土女性身體殖民地化的「性暴力」者，卻不見提出一點女性立場的看法。

台灣殖民歷史中慰安婦的問題，根本不是政治問題，只有國家主義者才會就此問題為賠償不賠償爭論不休，而做為台灣女性主義運動一分子的男性而言，這根本是一個性的問題，我從慰安婦問題想到的是「男性性」到底是啥米碗糕？為什麼戰爭時強姦敵國女性是理所當然的事；為什麼殖民母國要強徵殖民地女性做為他「男性」國民的性裝置？這些絕不是用什麼帝國主義那一套教義可以解決其更深入包藏著的兩性性諸種問題的。

在慰安婦的問題上若找不到焦點，我們大概也很難在男性賣春的問題上找到焦點。社會學者在討論色情產業管理化的問題時，都是在「陽具插入自然說」的男性觀點下形成以男性性慾為主的賣春設施集中管理化的共識，卻都迴避了「性暴力」的問題；這樣的觀點其實是把信奉「陽具插入自然說」的「性徒」們仍在對性充滿各種幻想的青少年般天真無邪化了，因為他們幾乎毫無理性地相信性別的固定化是跟宗教或男尊女卑等意識形態無關，卻是跟陽具勃起具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近代「國民國家」的性管理系統從爭議之中產生多元化慾望形態，卻在以男性性慾為主的意識形態之下又形成了一元化領導，使得近代的性別認同問題愈來愈驅向性暴力化，而不是台灣那些信奉「陽具插入自然說」的「性徒」們所過度樂觀地以為多元化情慾流動的年代已告來臨。

假若「陽具插入自然說」是一個不能顛破的真理，即使情慾多元化，色情市場仍然只是在販賣一種氾濫的「插入」的情慾，包括男同性戀三溫暖的「肛交」，或女同性戀在情趣商店買的「假陽具」，而性暴力也不可避免地繼續被擴大生產著，像同性戀世界中「零號」／「婆」與「一號」／「T」之間的身體關係完全是複製著異性戀的女／男之間的暴力關係；而是以更多元化的形式上演著一元化的「插入」內容的新編老戲。那麼父系國族主義文脈所書寫出來的婚姻制度，譬如女性主義通過對民法親屬的不斷修正，更強化其一夫一妻制的威權性，理所當然「陽具插入自然說」就獲得更多合法的庇蔭。戰爭的物質基礎是國家必須要在平時培養意識形態上具有「陽具插入自然說」的「男性國民」，而另一面的男性「性暴力」，則躲在國家的陰影中伺機而動；近代的性別認同問題是這樣以國家共同體的幻想為前題而更為暴力化的。

當有一天，我們社會出現了一位裸體女子躺在自己庭院的草地上曬太陽，而被一個陽具勃起的男子強姦，沒有人會指責是這位裸體女子充滿誘惑而將受害者轉換成為加害者時，我相信這個能夠容忍各式各樣性暴力的體制所製造的「陽具插入自然說」的「男性性」本質主義也將瓦解，因此，台灣男人只有通過慰安婦歷史這樣對國家性管理體制的犯罪行為提出批判，我們才能做到為擁有一個「新而獨立」的小陽具而備感尊榮。

下半身連盟 32

· 從慰安婦到陽具插入的聯想

另類文摘 33

· 雲深不知處
· 與在叢林中的馬阿什
· 亞特蘭大向金邁進
· 窮人給拋在空中

社會出擊 39

· BAKU

亞洲共榮圈 40

· 串連路線
· 二十年前，
毛澤東掛了
· 吳帝未敢圍堵，
中共空言反帝
· 看不見的枷鎖
· 理論與歷史：
東方與西方
· 最新的毛澤東

反叛客家 42

· 第一擊

部落之聲 43

· 禮物





雲深不知處

與在叢林中的馬珂仕

查巴達人民解放軍領袖

人民會團結起來

反抗政府



現代革命者



墨西哥游擊隊的
故事

雲深不知處

與在叢林中的馬珂仕



查巴達人民解放軍領袖

反抗政府

現代革命者



雲深不知處

與在叢林中的馬珂仕

文/Saul Lardau 譯寫/舒詩偉

你知道「現實村」在那兒？要怎麼去？

首先你得飛到契帕斯(Chiapas)省，

省會「杜特拉」(Tuxtla Gutierrez)，

然後再搭一個半小時巴士，

翻兩座山到達「聖·克里斯托博」

(San Cristo' bal de las Casas)這舊殖民城。

然後去找那能連繫查巴達分子(Zapatistas)

的人，再來確定見面的時間與地點。

在星期日的黃昏，接線人告訴我說我們預定拍攝的時段是在兩小時之前，但不用擔心，因即使我們明早才到那邊，他們也會了解。很神奇的是我太太羅蓓卡(Rebecca)與我竟然找到一位有攝影機的攝影師：馬提涅茲(Carlos Martinez)，許多新電池、錄影帶，而且還找到一間出租前輪帶動的福斯「康比」(VW Combi)的露天出租車公司。

晚上八點半躺下睡覺。我們在星期一早上四點往南出發，而在一到處是坑坑洞洞、但還算是鋪過的路上駛了一個半小時才到「可米塘」(Comitán)。

由「可米塘」向東走了 20 多英里，遇到「洛斯·馬格羅塔」(Las Margaritas)；然後在一山中小路般未鋪的石路上，沿途風景奇美，偶爾會看到原住民村落；但又因汽車經常會溜向那與崖底只差 200 步的滑泥坡而嚇得渾身冷汗。在這險路上也可看到當地人背著約 100 磅的木材走著。

約 3 小時的體能鍛鍊後，我們來到「古達魯倍村」(Guadalupe Tepeyac)；這是座空城，居民早被政府軍趕跑。村子裏，醫生與護士們呆坐在空無病人的現代醫院外。武裝士兵在廢棄房屋的泥巷中慢慢走著，一些釣魚客則坐在搖晃的長板凳上，等著這些巡邏士兵離去。

離開村落後，我們路過一軍營，它入口是用竹子臨時搭的，竹門下有位士兵，而且在我們經過時，向我們車子拍照。哈！這真是現代治安方式。

我們繼續往東開了一個半小時，溜向下斜坡，然後進入「現實村」(La Realidad)。村名就叫「現實」，它在「拉空洞」(Lacondon)叢林中，在墨西哥契帕斯省東南，離瓜地馬拉邊境約 15 英里，而位於西邊「洛斯·馬格羅塔」與東邊「聖·昆汀」(San Quintin)之間。

沒錯，一座木牌上寫著「現實村」。一位短小、深膚色男子靠了過來，「把車停在路邊」，而且用句法不全的西班牙語問話，要我們寫下旅遊目的，查詢身分證明。

他原來是選出來的村長。村民叫他「麥西」(Maxi)，我原以為是指「大老」(Maximun jefe)，但實際只是他全名「麥西米樂諾」(Maximun jefe)的簡稱。

我寫下我們與「副指」(el sup)有約。

他問我有帶什麼報紙或任何其他之類的物品。可是我們早在報紙送來前就已離開，因此我只得送他一本書，以及摩伊塞指揮(Comandante Moises)在城中朋友託我帶來的禮物：幾支雪茄。

他點點頭，然後叫我們把車停在村中教室邊的樹蔭下，這也正好在那貫穿村落的小溪邊。

我們等了一早上，看到那些穿著亮色衣著、赤腳的婦女及十來歲女孩，在背上挑著，而且在前額用吊索撐著身上奇重的木材由山中回來。我們坐在那只有兩間教室的學校外的長板凳上，看著，四周也因清晨涼爽轉為悶烤、太陽把霧氣曬乾後，而使整個空氣彷彿充滿各種寫著「濕！熱！」的漫畫式氣泡。約 11 時，有十來個低年級學童跑出教室，在地上翻斛斗。

四周，那由峽谷中猛升上來的青色山峰彷彿威爾爾(Vernier)熱帶的靜物畫作，其中還充滿了樅樹、奇木、香蕉枝幹，以及那些藏在底下脆弱的咖啡樹——這也是村中主要經濟作物。村落是由茅舍組成，一條很急的山溪由中穿過；婦女與女孩在水中洗玉米、豆子、衣物、身體，而小孩則在戲水作樂。木材是排在茅屋外的小棚中，各家廚房也冒出一縷縷青煙。在青蛙與蟲子不斷的呱呱、嗡嗡中，狗在吠、雞在啼；而豬隻則像這熱帶地區交響樂團的低音歌手，不斷的呼著。

到了中午，又過了中午，仍無「副指」任何音訊。他或許忙著在「通訊網路」上寫通告？或在與其他指揮商討政治策略？或在閱讀昨日的「旅程」(La Jornada)或這周的「進程」(Ponceso)等墨西哥最好、最前進的報紙及雜誌？或許他撲克牌正玩得欲罷不能？或許他在捕動物？或者他正與老婆、或與女朋友、或與男朋友、或與管他什麼人在做愛？或是



在「現實村」中，一些人，而且大多是女性，仍然講「托赫拉但話」(Jojo Labal)。一般人皆講著不頂流暢的「卡絲蒂亞語」(Castilla)，這也顯示字彙與語法並沒新的進展。他們全用那由父祖輩學到的事物：一種有秩序、紀律、尊重自然與人們彼此的文化，以及一民主、但有層級的政府系統——全村人在大會中一起討論重要決定。然後，還有個類似軍事指揮單位來執行決定。

我自己有點不爽了？

沈厚、溼氣纏住萬物，尤其是我的衣服和頭髮。我猛灌瓶中的水解渴、充飢。一支嗡嗡的黑蟲莫名其妙的冒出來，在我頭上亂繞。我靜悄悄的。它停到我手上。拍下去。中啦！手背上冒出了大紅斑，中間還有個小黑點。開始發癢，我就是不抓。開始癢了。沒錯，一切誠如所願。

下午三點左右，村中男人玉米田(milpa)回來。飢餓使忘了任何高尚念頭。馬提涅茲與村長安排，讓我們在荷許家中買餐點，10 披索一份，約美金一塊半。下午四點，我們認為「副指」把我們忘了，或他根本不知我們來了，或他正在做一全日祈禱的聚會。

管他的，我說，先吃為快。我們半昏迷的越過那他們叫道路的東西，來到荷許家。他老婆葛洛麗亞及小孩在我們到達時全在笑，而且把大塊木頭或小椅子搬出廚房，再附上個長板凳；一位十來歲穿著宛如慶典服裝，但只是當地婦女傳統服飾的小女孩，則把一裝滿水的臉盆放到桌上供我們洗手。當我們在盆中笨拙的洗手，而且不知如何把手弄乾時，她一直在笑。她烏黑的頭髮梳理得十分整潔，還繫了個蝴蝶結。她 17 歲，未婚，是荷許與葛洛麗亞八個子女之一。其中兩個在出生不久就死掉。

葛洛麗亞為我們煮了份大餐：尚有餘溫的脆玉米餅、湯湯水水的豌豆、其中還飄著許多蛋白質——昆蟲與毛蟲。她拿出一個裝著鹽、萊姆與小辣椒的碟子。我在玉米餅中塞上豆子、放兩條小辣椒，咬了一口。頓時，兩耳開始發脹，好像牙醫師鑽到牙神經一樣。

十來歲的女孩說：「我們把這叫做朝天椒。」在我整個體溫回復平衡後，一隻小狗在追一隻比老鼠稍大些的動物，它有著一副小獵犬在追尋可憐兔子的悲憤。葛洛麗亞說：「她沒名字。」；我則叫它「吉甘塔」，拉空洞叢林中的聖伯納狗。

午餐後，約四點半，我在村中籃球場上漫步——每個村都有座球場，場上的傢伙邀我一起玩。我從未遇過這種經驗：五呎七吋加一百五

十五磅的身材竟成為場中最高、最重的球員。籃框上沒網，其中一個只四十五度角斜掛著，這可是個挑戰。一村民做裁判，哪一隊先得二十分就換邊。

我們這隊先勝，但我不想再與同一隊玩第二局，因此漫步走出球場。我腫脹的雙腳塞在登山鞋中，劇烈的跳動使我衣服如新貼壁紙般，緊附在身。

夜晚來了，年輕人仍在滿月中呼喊；空中有絲涼意，這也把一切、但除了那死定也要咬人的蟲子逐走。穿著汗溼的褲子、汗溼的襯衣、一雙包到腿肚的棉襪，叫我忙著驅蟲，我蜷伏在康比車後座，羅蓓卡睡在中座，只留一小窗縫——這又是個錯誤，但得到次早才明白。

馬提涅茲這位從前的叢林老手則在教室中固定起吊床，再配上個蚊帳。公雞在啼、蛙聲蟲聲喋喋不停，馬匹偶爾嘶個兩下，豬聲——「現實村」的夜間樂團。

星期二清晨約三點半，我醒過來，注意一些婦女已開始艱辛的往山上走去，其他的則在附近溪流洗淘籃中穀物。我注視天空數小時，然後五點半把靴子套住我悸動、痠痛且傷痕累累的腳踝，一跛一跛走向公共水龍頭，使臉上溼涼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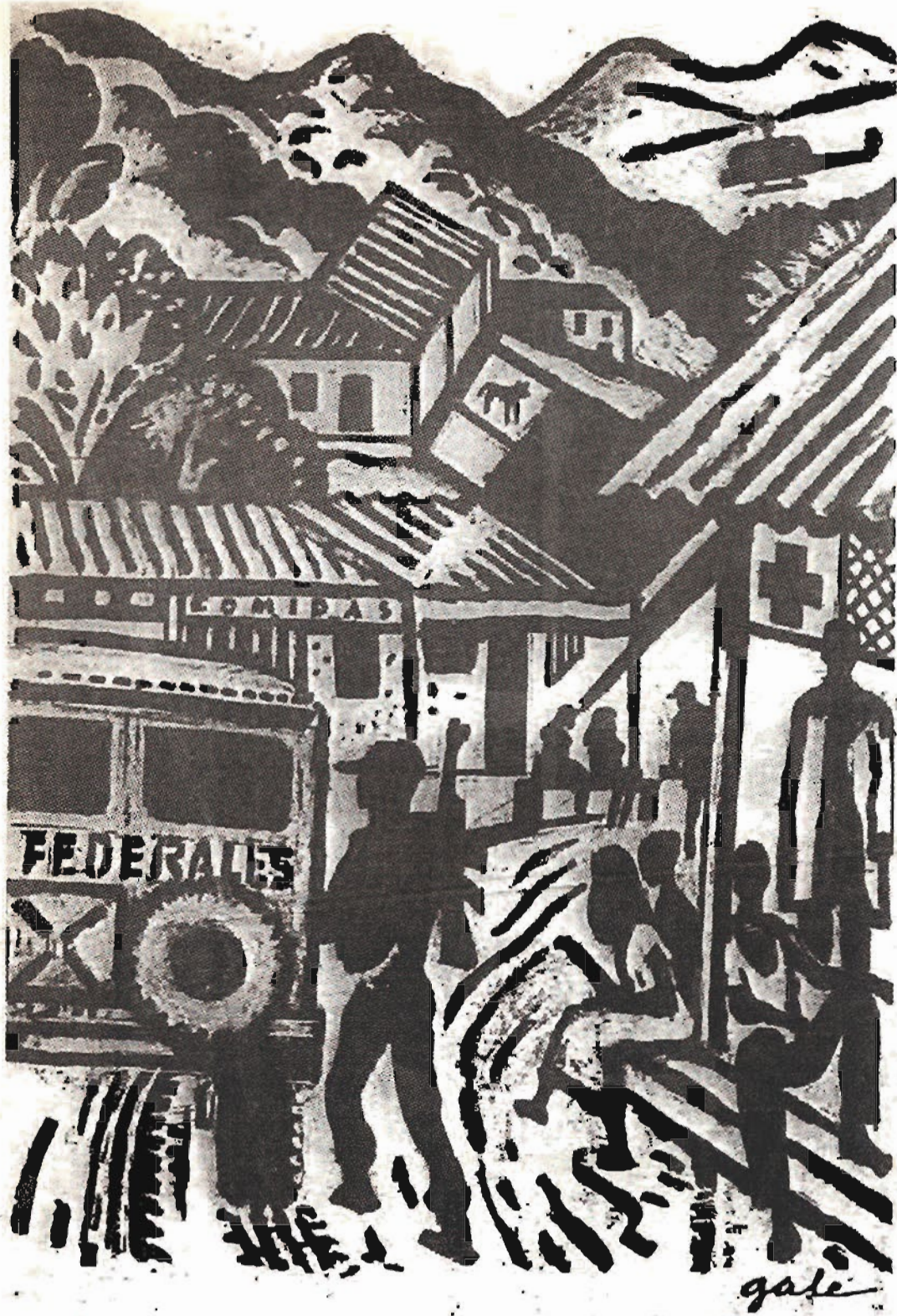
男人們開始列隊走向玉米田，鏟刀鋸得尖利，臉孔堅硬。就像那更早起、更早兩小時工作的女人一樣，村中男人幾世紀來全循著這種生活——工作作息方式。這些人在西班牙征服者及後裔把他們趕進叢林，硬是要在他們原本更寬廣、細緻的世界觀中塞入天主教時，也曾遷徙過許多地方。

在「現實村」中，一些人，而且大多是女性，仍然講「托赫拉但話」(Jojo Labal)。一般人皆講著不頂流暢的「卡絲蒂亞語」(Castilla)，這也顯示字彙與語法並沒新的進展。他們全用那由父祖輩學到的事物：一種有秩序、紀律、尊重自然與人們彼此的文化，以及一民主、但有層級的政府系統——全村人在大會中一起討論重要決定。然後，還有個類似軍事指揮單位來執行決定。

整個村落百分之百支持「查巴達」。十月的時候，墨西哥國會推選出來的代表，路易士主教(Bishop Samuel Ruiz)及其他顯要，也會與查巴達領導人士在此相會。「現實村」中許多居民當時也用大手帕遮住鼻子、嘴巴，而且也仿效查巴達分子，在肩上背著宛如槍枝的木條。面罩也表示馬雅人正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EZLN)成員。他／她一旦脫下大手帕或面罩，就隱身成為那搬木材、洗玉米、在玉米田中除雜草的普通村民。

在進步、畜牛場主、木材大王與咖啡莊園主、在水力發電計畫及瀾油、在那助長原住民族群內部劃分的腐化、貪污政治人物、在那已運作五世紀，資本規律等衝擊下，這些人全被驅入荒蕪之地後，目前也正面臨那由「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NAFTA)而來的滅絕危機。這也是我極想與「副指」談的話題；如果他真會露臉的話。

我與同組伙伴朝荷許的廚房走去，房中火燃得很旺，豆／湯在沸騰，真希望咖啡也煮好了。同樣的人、同樣的木塊、同樣可憐的狗、同樣的餐點——除了這次在豆湯上有個焦黃的蛋，而且辣椒不是紅而是綠的，只有昨天辣味的八五成。



早餐後，我送了張便條給「副導」，除了拜託外，也禮貌的告訴他我們正在等候。我們望著細白霧氣逐漸散開，而森林陽光也開始向人體發出它每日的挑戰。

另一位也在等候的訪客安東尼歐 (Antonio)，則告訴我們可到冰涼溪水中浸洗自己癢痛、悸動及汗淋淋的身體。我們在泥徑上跋涉了四分之一英里，把熱烘烘的身體泡在冰凍山泉中。這時是十一點。婦女開始背著木材由山中下來。我們望著野草、小蟲以及由學校跑出的孩童。

中午到了又走。但在一沒電話鈴聲、沒傳真要送的地方，時間的意思又在哪儿？即使是酒窖在這兒也沒用。「現實村」的時光是由風來帶動，而且是依每日的風速來決定。

在今日，空氣彷彿凝住了，而與我一起耗在消磨戰中。在極熱時，我吃了個葡萄柚，覺得一種不適的振動在拉扯著我的肝，難道查巴達分子真能玩上兩天的撲克牌？

下午三點半，我硬逼自己與一個十一歲小孩聊起天來，他很好奇一輛福斯康比車會值多少錢，而且想知道這車是怎麼回事。

然後，一位年輕人，穿了個藍軍衫，大步向我們走來。他問我是否是「新聞記者」，我點點頭。他告訴我們在四點應到某處——約步行十分鐘路程，我們加入行動，攝影機、錄影帶、腳架、照相機、底片、筆記本、問題大綱，背上腺素激增。

四點零五分，二位級客面罩著半自動步槍的人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抽著菸斗。他說：「日安！」與我握手的同时，笑意也由他泥色面罩後泛了出來。他一隻手拿菸斗，另隻手則持著輕機槍。他的保鏢為我們抬了兩張長板凳，然後開始會談到暮色降臨，而且在隔天又繼續訪問。

我終於在契帕斯森林中見到了「副導」：起

也正是在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基礎上，那由千萬個原住民所組成的武器拙劣、訓練不足、缺乏紀律、營養不良、裝備不足的隊伍在1994年1月初發動一場荒謬戰爭，來挑戰一有威力的軍隊、一達到世界名望高峰的政府——沙林納斯 (Salinas all Gortari) 政府，來挑戰全世界。他把木棍假想為槍枝來挑戰新自由主義路線，在這兒，則是挑戰「自由貿易條約」。

義副指揮馬珂仕，查巴達領導，詩人、歌人的通僱員。即然離天黑只一小時，我們很快就進入訪問。

我問馬珂仕對造反時間：1994年1月1日的想法。他用西班牙話回答：「我們認為在一月一日起來發難，也正是針對墨西哥正式納入「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併進。而且這會犧牲原住民、犧牲墨西哥所有的原住民，尤其是契帕斯省原住民。」他跟我講著。「新自由主義方案——右「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中的世界全球化——是要來消滅一部分這個人，把他們消除、遺忘，而且由地球表面掃掉。」

「因此，這正是當我們喊出：『夠了！』的

意思。我們的革命是種言辭革命，來喊出：『我們還在這兒！』我們那叫全國、叫這世界記得我們的獨特方式，很弔詭的，反而是隱身起來。爲了要呈現我們是誰，我們反靠著戴面罩、躲在秘密組織中藏起來；而且用這曖昧方法來告訴全國：『我們在此，我們有許多人，我們有幾百萬人，而這國度卻忘了我們。』」

「這種呼喊不在乞求同情，而是期望了解。我們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農民運動有同樣的共鳴波長。因此，在沒明顯的計畫下，查巴達軍的訊息也轉為世界的訊息；因契帕斯原住民所承受的湮滅，也正是世界各地原住民或族群團體所同樣承受之事。」

「不論如何，這是種向全球化過程，向全世界提出的警告：你們不該，在所有的方案中忘掉自己的一部分。這對未來的方案，不論是多現代，也得容納過去，得容納歷史；那忘記自己歷史的人將付出的代價，也正如墨西哥各新自由主義政權目前付出的一樣多。」

我問「副導」有關契帕斯人在造反前的社會情況。

原住民根本算不上最低等公民。至於墨西哥原住民的身分則更低。他是次人類，連住在地窖都未必可能。就原住民來講，他們一開始就不可能登上那也是社會階梯的教育升學。他們更無法攀上生命梯階。所有家庭都有失去四分之一子女的經驗。小孩通常在由出生到五歲間死去。

也正是在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基礎上，那由千萬個原住民所組成的武器拙劣、訓練不足、缺乏紀律、營養不良、裝備不足的隊伍在1994年1月初發動一場荒謬戰爭，來挑戰一有威力的軍隊、一達到世界名望高峰的政府——沙林納斯 (Salinas all Gortari) 政府，來挑戰全世界。他把木棍假想為槍枝來挑戰新自由主義路線，在這兒，則是挑戰「自由貿易條約」。

只有在認識到非生即死的情況，才能引發原住民團體採取如此激烈的步驟——武裝起義。如果原住民只因缺少對教育的期望，或承認自己社會狀況不允許他們改進生活，或許原住民運動會採其他方式；但他們別無選擇。在起義前，他們唯一的可能是活不下去——是死亡，不必要的死亡。

對契帕斯原住民的歧視，與南非以前的「隔離」(apartheid) 政策很像。只是知道這兒情況的人並不多。直至1993年，一隻雞、一隻母雞都比原住民的命更值錢。不久前，原住民不得走在「聖·克里斯托博」的人行道上；他們得在街上走，而且被瞧不起。他們只因看起來像原住民就被輕視。任何講不好西班牙話的人——意指除了深膚色、短身材、穿的不一樣外，也無法懂得適當教育的人——不得進入某些場合。

他們被視為畜牲。而且依地主所言，甚至連做畜牲都不夠格。因畜牲還較值錢。因此，死個原住民根本不算回事。如果你驢子死了，你一定會知道。你曾有隻驢子，現在沒了。原住民不斷的死亡，卻沒人理會。

「這就是墨西哥原住民的歷史。他們從未有人理會。由現代墨西哥的價目表來講，原住民只是個羣，比動物還低等。」

這時，一架偵察飛機飛向我們，或許因我們的陽光板把它引了過來。

「第一個」馬珂仕說，機上有照像機。馬珂仕、他保鏢，以及我們製作群移移到附近建築物簷下，在飛機離去後，又開始談話。

我問：原住民在沒土地下仍能維持自己認同？

「不能，原住民對土地的想法不只因土地所生產之物，或其本身也孕育生命。」這是與那農民和土地另種不同的關係；雖二者關係很接近，因土地給他生活、根源、以及生命的方向。但對原住民來說，土地也是他與歷史運籌的所在。這不只是他勞動的土地，也是他的生活、他的社群、他的山岳、他的河流的土地。土地是對那不只是過去的，而且還正在發生的歷史的參照。

然後我們談到他對克林頓總統及美國的墨西哥政策。他這時用語法不全、口音很重的英語回答。

克林頓在支持墨西哥柴迪約 (Zelillo) 政府時，也等於美國政府在製造它自己未來的問題；因為墨西哥沒有民主，這也是指沒有正義與自由。這也增加墨西哥民衆不定與焦慮之感。然後他只得到外地去找那在自己土地上欠缺之物。



The Women of La Realidad gale

「我認爲克林頓先生在支持墨西哥民主的表象時，他也就在支持那由墨西哥轉到美國的人潮：這是因沒民主、沒自由、沒正義的情況使許多人越過邊境。墨西哥政府對這些問題置之不理，它只會加強鎮壓，增加軍、警力量。而美國政府也知道，這軍方、警方早已因藥物運送而腐化。」

「我們在墨西哥要求民主、自由與正義。美國如能支持墨西哥民衆來爭取民主，也應會更容易，來處理移民、藥物與犯罪等問題。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大可依民主、自由與正義來建立另一邊界。我們並不想威脅美國或給它難堪。我們只想救自己的國度，說出自己的故事。」

但問題在美國政府已忘了墨西哥的故事。而這是個美國所有百姓皆得付出代價的錯誤。美國政府在制定外交策時，它用不著來還債，真正在還債的是美國民衆。

每年移民人數都在增加，每年美國的納稅人也得付出更多來解決這問題，不但問題一直沒解決。因問題不在美國，不在美—墨邊界，而是在墨西哥。美國民衆應朝著來幫助墨西哥百姓，而非幫助墨西哥政府。

美國政府只把錢給墨西哥政府，這些錢不會用到百姓身上，錢全卡在政府手中。因此，沒錢的還是沒錢，情況而且是愈來愈

「我們在墨西哥要求民主、自由與正義。美國如能支持墨西哥民衆來爭取民主，也應會更容易，來處理移民、藥物與犯罪等問題。」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大可依民主、自由與正義來建立另一邊界。我們並不想威脅美國或給它難堪。我們只想救自己的國度，說出自己的故事。

愈壞。」

我想知道查巴達是否會對美國造成威脅。

「不論有沒有槍，我們都不會威脅到美國政府，甚至墨西哥政府。我們的武器只是在發聲：『喂！我們在這兒，還記得我們？別把我們拋了。』」

「我們不是恐怖分子。我們也沒核子彈。我們只有實話，而我們且正爲你們、爲你們美國百姓做預言：你們未來的問題是在墨西哥。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你們幫助的目標應是墨西哥民衆。我再談一遍：不是墨西哥政府，而是老百姓。」

另一架飛機滑下來。太陽已落到「副指」所說的叢林中最狂野的「藍山」之後。我們關了攝影機。他轉回來說西班牙話。

「我們明天再談」，他說著，握手，「九點、十點間」。他與保鏢往回走，由「現實村」走回營地。我們回到車旁。置好攝影機與錄影帶，然後朝向荷許的茅屋準備享用今日的第二餐。

在燭光下的廚房，我只看到鍋中上下翻滾的豆子。在脆玉米餅中捲了個浸過檸檬汁的魚蛋再加點鹽，一支辣椒，即時除去我的飢餓。

我把乾玉米糕小心翼翼地浸在豆汁中，避免沾到任何滲進來的東西。我喝著微溫、過甜的咖啡，告訴女主人一切十全十美的，而且聆聽別人高談「現實村」的情況。

正如馬可仕所說，每個家庭都有喪子之痛；多半在出生到五歲之間：高燒、咳嗽、瀉腹。村民即使在有限的語彙及不全的造句下仍用西班牙話談論政治。他們知道前任總統薩林納斯（Salinas）修改憲法第27條：刪去那保護他們土地——他們生活、他們認同、他們未來——的條款。在新條款中，他們的子孫不再有土地。

這村子明顯的就是查巴達地盤。軍方一周，有幾次會定期在「現實村」汽車巡邏。低航的飛機與直升機也在提醒村民：「我們在看著你。」

晚上同樣很涼，但還不夠涼得使蟲子不鑽入我襪子及濕褲子中吸我鮮血。

清晨四點三十分，號角聲響起，我以為是夢到什麼了；但在坐起後，我又聽到這聲音。婦女已在處理雜物。到六點出現一百多個帶著鐮刀的男人，開始集體割、砍村落綠野的草叢。一小時內就告完工。

不久，羊角號又響了，我問吹號人能否再吹一次，我們可錄下來。他說得先徵求同意。我問麥西。這位村長回答：不行，吹號是來召開大會的，不是爲拍電影。

近中午，馬可仕身前的人出現，我們也完成訪問。

我問他有關於做爲一「後現代的」革命者，一種具其他革命運動，少有的戲劇手法與幽默感想法。

「相信我，在「拉空洞」叢林中唯一生存的方式就是大笑。你得有十足的幽默感，否則就會完蛋。或者，我們的狀況是兩者都有。我們以往做的，全是自發出來的；這也是說，不要想太多，不用斷言什麼，我只想自己能做到的事。」

我問他以游擊爲生是否很困難？或他已變成另一種人？

「我已變成三種人。有三個馬可仕。那以前有個過去的馬可仕，在山中一月一日之前的馬可仕，以及一月一日以後的馬可仕。當然，最重要的，是那個到目前由其他馬可仕產生出來的馬可仕：這是一月一日以後的馬可仕。」

「這也是人們會說，馬可仕是誰這問題根本無關緊要的道理：馬可仕是個象徵，他意味著我們所創造的事物。事實如此，在現實中，那個人人知道的，戴著面罩的馬可仕，也正是那由這面罩創出來的馬可仕，他反映著一堆期望，他也與那隱在面罩後的人沒什麼關係。」

「但面罩後面還真有其人，」他笑起來，「這是事實，這個馬可仕於一月一日之前在山中留了十二年，這個馬可仕是由平民馬可仕的遺體中轉生出來。」

我提到卡斯楚（Castro）曾說過：沒有一種生活會比游擊方式更犧牲。

「當時情況非常糟，真的很艱辛。我不知怎樣來說什麼叫匱乏；在看到原住民狀況後，我只能說如果還有活得比游擊隊更糟的，那就是這兒的原住民。」

Subcomandante Marcos



GALE

Insurgente en La Realidad

37

「但叫一個城市人來到這兒，就會特別過。唯一讓你能活下去的，就是希望我們所做的一切會有些作用。這種期望很不理性，完全瘋狂，因為沒任何東西，沒任何事物——沒世界新聞，沒全國新聞，沒一件事會肯定你所做所為。」

「我是指那在八十年代中有四、五個人在一起，我們日日夜夜不斷的告訴自己，我們很好，我們得這樣做。」但沒任何世界事物會肯定你的作為。」

「更何況，山也在排斥你。山讓你受寒、生病。它把雨水、寒冷塞給你。動物、蟲子的攻擊。這一切全在講：「走吧！走吧！這兒沒你的事。」」。

「而整個世界也告訴你同樣的事。社會主義陣營垮了，武裝鬥爭路線完全給拋棄，你只像某些緊抓著夢想的傻瓜，你夢原因這才是真的。」

「你夢想自己的作為會有些好的結果，而我們也沒什麼雄心壯志。你別以為我們想奪權，然後成個大總統，或超過卡斯楚或列寧。我們只是在想，至少，我們要幫原住民用一激進、不可回轉的方式來轉換他們的生活，而使過去的就永遠過去。」

他與我太太及我共同擺姿勢照相。我看他靴子開口，於是問他穿幾號鞋？他說：別說了。我對這鞋特有感情。」

我們在近黃昏時離開「現實村」。心中情緒複雜。四十三個紅疤及撞傷，有些還有刺留在裏面，這一切二、三周內就會恢復，但其他一些記憶卻散不掉。

沿途我們遇到更多的雨，也因此，有更多危險、滑溜的泥。馬提涅斯操著「康比」的駕駛，在愈來愈難的掌控下，我們經過危險的坑坑洞洞。正經過「古達魯普」這空村時，遇到了修路工程——一些載滿土的貨車及一輛開路機。畢竟，軍方專通行。

我們前面的一輛貨車在回轉時反讓後輪陷入溝中。這也把整條小路擋住。駕駛員用低檔把車子拉出來。但因重量全在後面，這反把輪軸弄壞。我們後面是輛載滿男性村民的貨車，他們應都是查巴達分子。然後是另一輛貨車；然後是一裝載整排士兵的軍車。

我想到各種可能的劇情：士兵與我們身後查巴達分子武裝開火，或是大家全餓死在這兒。當巡邏隊經過，士兵與查巴達分子，各自轉移眼光。我注意他們全都有相同的年青原住民臉龐。然後開路機發動，奇妙的轉動起那貨車，把它轉到朝往下山方向，並推到路肩而讓出條可通行的小道。

我們在沿途也拍了原住民姑娘，她應不超過十二歲，但背了袋連伐木工都吃不消的木材。像她這種原住民姑娘已如此這般背了幾世紀的木材。

他們，還有他們的祖先，千年來都是這樣活下來。現在他們則面臨那「副指」所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滅絕問題。

「嘿！」他叫到，「可別把我們忘記！」★

本文編譯自：

Saul landau: 〈In The Jungle with Marcos〉, 《The Progressive》, march 1996.

PP. 25-29

墨西哥查巴達解放軍相關資料可見：

<http://www.phsics.mcgill.ca/>

www.oscarh/EncuentroLa

Realidad.9604/welcome.html



編按：

不喜歡看到的東西，就把它掃掉。於是在都市中，游民給趕走，貧民窟、舊村給剷平、改建。據說：看不到貧困，就是沒有貧困。據說：這是心態問題。

但是，他們不願、不想、不能看的東西，大多百姓倒看得很清楚！游民的出現，未必是有人天生的喜歡去流浪，不論是否帶著苦楚；拆除貧民窟、老舊舊村，到底是在為誰做好事？

只是大家一直有點兒納悶：為什麼一直總看到巨大的政經勢力在把許多事物弄爛、弄垮後，還嫌對方難看、不給面子？

同樣的故事，也在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上演。在熱熱鬧鬧、五光十色的「奧運」競技場下，還有一場競技在奧運會之前、之中、之後仍持續的進行著……

日前在亞特蘭大進行的「奧運會」，對城市中商業社群及民間領袖來說，是個大商機。「這是亞特蘭大自「內戰」以來首次重新為自己定位，來向世界展現它想表現的形象，以及來以此形象駁斥大多數到南方的人心中既定樣子的僅有機會。」亞特蘭大「商會」的行銷與溝通主任奎恩(Bil Crane)如此說。「這是我們唯一，把亞特蘭大推上商業中心的機會。」

為了籌備「奧運」大事，亞城已靜悄悄的把擋道窮人掃除掉。亞城的活動分子指控：已有千萬個窮人被逼遷居，而游民也受到那些侵犯民權的壓制。

瑪黛(Viginia Mc Dey)是位亞特蘭大低收入居民，她就覺察到當奧林匹克金錢機器捲向亞城時，自己倒成了個妨礙物。五月13日之前，瑪黛仍是那住在「泰克家園」(Teghwood Clark Howell Homes)幾千位住戶的一員；而「泰克家園」則是一群包括那全國首座國民住宅的建築物。這座宅位在市中心，正好與「可口可樂」總部及「喬治亞理工學院」(GIT)相鄰。而「喬治亞理工」則是那全新的「奧林匹克村」的所在；「奧林匹克委員會」捐出四千萬美元，另外也由喬治亞州債券捐了數百萬美元來建立一新宿舍，一水上運動中心，一大食堂。瑪黛被迫遷離，如此才可把國宅剷平，「重新建為」的「奧林匹克村」的一部份。

瑪黛在空出她公寓的前一天說道：「我在這國宅中住了20年，它已成了我的家。」「我在這兒養大五個小孩，在這兒住著時，我沒遇到什麼問題。」瑪黛對市府要把她以及她鄰居趕走覺得非常不滿，「他們才不管我們去那裡。他們只要我們滾開。」

「泰克家園」地理上的變化，也顯示亞特蘭大不同時期的重點。在1936年啓用時，「泰克家園」是「新政」(New Deal)時期一份漂亮的政績。但到了1980年代，它因過擠而成了亞特蘭大企業界的眼中釘。在亞城給選為奧林匹克城市的同時，也造成拆除這國宅的政治氣候。

「「可口可樂」與「喬治亞理工」一直想去除「泰克家園」中的窮人，在亞城為窮人與游民服務的「開門社區」中活動份子勞林(Ea Loring)指出。「亞特蘭大「住都局」讓這些屋子不斷惡化，然後在籌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亞特蘭大向「金」邁進

窮人給拋在空中

文/Ron Cheposiuk 譯/舒詩偉

時，用開路機一舉摧毀。」

1991年七月，亞城「住都局」對一由當地土地開發商組成的團體：PATH提出優惠，鼓勵其再開闢國宅四周的區域。PATH的計畫是想摧毀所有有現場的單位，用「混合收入」的住宅取代；其中只有一小部份是用來安頓國宅原本住戶。

但原來住戶可不接受這計畫，他們組了個「住戶聯合要求公正會」(TUFF)：一個專注於對未來「泰克家園」做規劃過程中的團體。

「公正會」擊敗了PATH的計畫。也正因團體的努力，「住都局」只得與住戶討價還價，還擬出了個受大多住戶支持的新計畫。這份新發展計畫包括：增加更多低收入戶住宅單元，及保障住戶，安遷到新住宅——不論是在重建方案內或城市其他地方。它也負責在新規劃施工期間，把那些遷出戶暫時安頓在其他居所。但住戶在三年後指控亞城「住都局」只說不做。

亞特蘭大依法發給住戶憑照，做為住戶遷居新家的補償；但問題是：找不到適合的住所。許多房東不願把房子租給領救濟金的房客。住戶也不想搬到犯罪率更高的大型國宅。於是整個事情就給卡住。

莫若(Willu Monroe)與她女兒已在「泰克家園

」住了三年：「他們保證替我們找到新住房，可是我仍得親自去找住處。」莫若已搬到另一區：「威爾斯庭院」！「我並不喜歡「威爾斯庭院」，但沒辦法啊！我是給丟出來的啊！」

瑪黛與莫若也抱怨「住都局」叫她們很難過活，「他們不事先通知就停水。」瑪黛說：「我們有二周內沒熱水，警察也時常跑來，闖入房間恐嚇我們……他們想叫我們早點搬走。」

但警方則否認他們有騷擾到住戶，亞城警局公共資訊官桂格萊(John Quigley)指出：「我們沒發現任何警察騷擾的特殊事件。」

「「奧運會」為商業界原本想幹的事，提供正當的理由，」「開門」的勞林指出。「商業中心管區一直想把窮人趕出市中心，以便吸引開會人士。觀光客及市郊白人來那兒花費。企業界早有計畫想如此做。」

勞林指出這計畫也包括定期的逮捕及掃除游民。「愈接近「奧運會」揭幕日期，街上掃除的動作就愈多。」

過去十年都在亞特蘭大流浪的布克納(John Buchnr)則說：「他們愈來愈嚴厲——我們由一天10小時到現在天天24小時都受到侵擾。」

但市府官員及「亞特蘭大奧運會委員會」成員則駁斥那市府在奧運會前，實行在街道上掃除及施壓游民的說法。「亞特蘭大委員會」發言人富蘭克林(Shirley Franklin)指出：「就我們來看，我們是想保證任何來到「奧運」的人都很安全、很愉快，而我們也得保持人行道的通暢。」「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會趕走什麼人。」

活動份子則對此反駁，而且指出市政當局已執行「麻煩人物法規」，來逮捕、遣送游民，使得市容在觀光客眼中好看些。亞特蘭大在1990年獲得「奧運」主辦權後，即通過這法規。新法規禁止人們在空建築中逗留，禁止人們在公園、草地或長椅上睡覺。甚至一個人在自己沒停車的停車場上行走，也算非法。

民間領袖也承認用五百萬美元來整修「伍德魯夫公園」，其中包括設立座位中有許多靠手的長椅子，是為了防止人們倒臥。那些在此護所滿了，而使許多游民轉向藏身的空屋子，也給開路機剷平，來建設「奧林匹克百年公園」及其他工程。

「亞特蘭大游民會」發言人費瑞(Robert Ferrel)指出：「我們在愈接近「奧運會」時，所受的侵擾也就愈大。」「你如果看起來像個游民，警察就會查問你的行蹤、工作，還有你的身分證明。」

另一亞特蘭大游民路易仕(Charles Lewis)則說：「市府當局不准任何人在市中心閒蕩，「他們不想讓人們在「奧運會」結束回國後還說亞特蘭大的游民太多。」

亞特蘭大對游民的處理，也使「全國法律支持游民與窮人中心」點名亞特蘭大是全美五個對游民「最無禮」的都市之一。

喬治亞州的AGLU已提出控訴，挑戰亞特蘭大停車場規定的合法性；它也正準備控訴其他可能侵犯人們言論、結社、移動與適當程序的法規。

AGLU南方地區辦公室主任麥當納(Laughlin McDonald)指出：「採用刑法來把不一樣的人由街上趕走根本違憲。」「那會被送到牢中的多是黑人、文盲，看起來不一樣的人……那些在社區中與我們地位不同的人。」

活動分子也不認為亞特蘭大窮人的狀況，在「奧運會」後會有所改進。

「我看不到有什麼下傳效應，」「第一聖像浸信教會」的牧師馬多那(Jimothy McDonald)指出，他也是那由學生、國宅住戶、勞工與宗教領袖、及其他等被排除在奧運決策過程外的人士所組成「奧林匹克良心聯盟」的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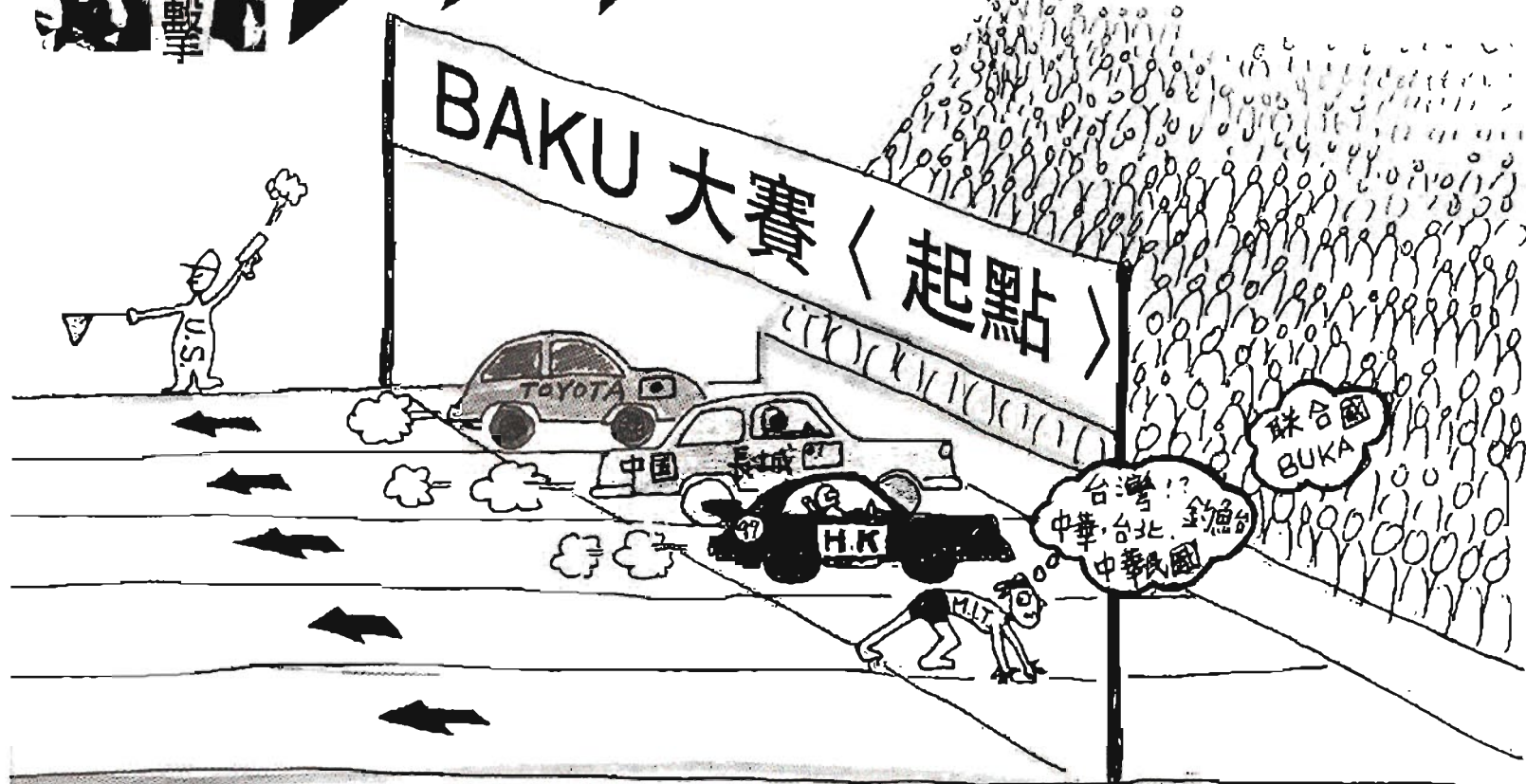
馬多那指出那在「奧運會」中新添增的97,000個工作機會，根本維持不了多久，而藉由「奧運會」獲得的40億美元稅收，對亞特蘭大低收入戶也沒什麼助益。「國際奧委會」與亞特蘭大企業界雖可從這歷史上最商業的運動會中大賺一票，但它們可不會提供任何資源來幫助各種救濟組織，處理亞特蘭大數十年來所面對、又被「奧運會」加重的社會問題。

「經濟的景氣在「奧運會」後應會停止，」馬多那判定：「工作機會會降低，失業會增高，游民也會增加。社會救濟團體在財源減少下壓力也會更大。」



BAKU!!!

文/裴元領



在某個力有未逮、投鼠忌器或身心俱疲的時候，在嘗試過千百次不同的解答以後，在一陣深深的嘆息過後，有些人終於放下手邊的碎片，不再堅持無謂的堅持。在永恆的睡眠到來以前，如果還能安享夕陽餘暉、收拾當下，此願足矣。

然而一覺醒來，這世界又有更多動物不斷出現。它們說：「這是我的」、「那是我的」、「通通都是我的」且樂此不疲。當兩隻老虎都同樣堅持那隻羊是它的午餐時，只好聘請各自的爪牙充當辯護律師，以免產生侵權行為。

於是 BAKU 說話了：「這是我女兒」、「那是我領土」、「你們通通都歸我管」——這些音標、單字、片語、句型、文法每天出現在電視報紙上的頻率幾乎撐破百分之百；當然，語氣軟硬、分貝高低的差異頗有不同。

讓我們尊重偉大的 BAKU，並滿足、悅樂於自己的小把戲。那些鐵齒愛辯的無能者每天再現阿 Q 的必然性；那些前門潑水、後門放水的變色龍每天重演無能者的發生學；而那些來不及藏好或燒掉的檔案，則溶解在無盡的否認裡。

無能者的 BAKU 是否認。「我否認、故你不曾存在」就是無能者的座右銘。被否認的事物才能重新改裝，才能賦予該物新的意義，才能好像新發現一樣到處宣傳，甚至大吹大擂。否認事實、甚至不知恥地說：「那又怎樣？我可一點也沒興趣知道！」「那又怎樣？根本就沒什麼關係！」「那又怎樣？我認為就不是這樣！」於是這些論述就奇妙地匯流起來，再次融合成一個全新的大能者、一次全新的承認。

T-1000 假如經不起溶解，它就不可能得到全新的承認：它承認每一發憤怒的子彈穿過身體，一具沒有器官的身體，然後融合，然後保持前進。「我承認、故你將不存在」是 T-1000 的指令。終結者的 BAKU 是承認。終結者承認對象，然後消滅對象；無能者則在否認的帷幕後面繼續保存那欲迎還拒的對象。

然而，在終結者與無能者以外的第三者說話了：「在否認與承認之外，你們是否誤認了什麼？」假如……假如還有其他可

能性被嚴重忽略，假如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所可以化約，假如對象無非只是誤認（像尋仇時找錯人）……假如這些「假如」可以成立的話，則否認或承認本身又有什麼意義？

「假如」是這個時代的特權：這個時代已經勉強聽聽「假如」的建議，而不立刻承認或否認。雖然也只是勉強聽聽，但文明的腳步正走在這得來不易的勉強上面。勉強自己去聽聽「假如」的聲音，至少需要第二者、第三者等等說話才能奏效；而一個無能者或終者能勉強自己去聽「假如」，更是不容抹殺的奇蹟。

「假如」的 BAKU 是知識。當閣下說「那是我領土」，請把閣下所能論證的理由說清楚，並在分析現實利害後作判斷；或當閣下說「這是我女兒」，也請聽聽已成年女兒的想法，不必在眾人面前大吼大叫。假如只有拳頭能解決爭端，那人頭就沒有發展；假如一味逃避就能取消問題，那問題只會越來越大。

這微薄的知識如今發出多少聲音、又有什麼用，誰也不知道。不過，理直氣壯而不受檢驗的場面越來越少，這倒是一個明顯的趨勢。例如：只有主權國家才有領土糾紛，則主權國家能透過哪些途徑解決糾紛？這些途徑如何執行？或，已成年女兒在不受暴力脅迫下出家，為何容許被家長或「扛」或「架」並軟硬兼施地「帶」回家去？她們「已成年」的權利義務何在？「她們」的意願又何在？或，所謂「主權獨立國家」、「她們」已成年的選擇「只是徒具空文？假如兩者皆徒具空文，那又何必大費周章、歹戲拖棚？

這只好來問問 BAKU 的意見。否認拳頭比人小的政府只好堅持阿 Q 路線：承認拳頭比人大的家長勢必貫徹群眾路線，用淚水、親情、人手段「傳統美德」去壓垮子女的心意。請讓我們再次尊重偉大的 BAKU，並滿足、悅樂於自己的小把戲；請讓我們再次聘請各自的拳頭充當辯護律師，以免產生侵權行為。

哭泣與耳語。詛咒與示弱。果皮與紙屑。相形之下，黑金政權還比這些鬧劇更生猛帶勁：立即、直接、明顯而有力的 BAKU

一旦動員起來，所有阿貓阿狗都得乖乖聽話；不聽話的下場……向來不怎樣健康。明扁暗槓、明槍暗放的消息每天都有，不值人們大驚小怪；奇怪的是，許多人深惡痛絕卻又樂此不疲的也是 BAKU：我有話要說？看 BAKU！我有官要做？看 BAKU！我有錢要賺？看看 BAKU！我有仇要報？非看 BAKU 不可！沒有 BAKU 就是自己最大的風險，也是對手最大的保障。

對手擁有的 BAKU 令我投鼠忌器；但我打對手的 BAKU 則真是多多益善。從宏觀說，積累「承認」的終結者與積累「否認」的無能者有時候也可以合作，一邊裝傻、一邊動粗。反正該搞的都搞過了。毋需多說；但還是要叫些學者專家陪著裝傻，下次才能再搞一搞。BAKU 從不「誤認」它的目標，雖然它始終有許多目標；BAKU 向來有無數用途，雖然人們「確認」它就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 BAKU 就不必混社會。混過社會的英雄豪傑最深的忠告就是 BAKU。小弟小妹需要 BAKU，免得被人欺負；大哥大姊更需要 BAKU，畢竟路還要走下去。誰有更深厚的 BAKU，誰就可以走四方；各方人馬擺不平，就請 BAKU 來調停。BAKU 之時義大矣哉！

那「黑金政權」只恰好不是它的反對者所使用的 BAKU，只恰好站對立面，所以看似群魔亂舞；若反對者自家用的 BAKU 則是天助我也，必能在更龐大的票源上成就一個新而有力的「白金政權」。經驗論之，黑白兩道的 BAKU 從來沒有哪一條可以劃清楚的界線，而且一向「查無實據」；所以 BAKU 的考古學或系譜學也一向曖昧不明，但出來混的男女老少又非搞清楚狀況不可。

但，這也只是說說而已。「假如」我們還是不清楚 BAKU 的定義、結構與功能，「假如」這一切只是「誤認」，「假如」有人還要裝傻……唉，這真是一個力有未逮、投鼠忌器或身心俱疲的時候，請放下手邊的碎片罷。夕陽無限好，請您一定、一定要耐心再等待日出。

美編說：「“BAKU”就是倒車的意思啦！」



二十年前，毛澤東掛了

《串連路線》

截稿前夕，美國已宣判釣魚台不屬任何國家，大家都不能爭。大陸、台灣和香港有很多人會不爽是一定的。從各種角度出發，對日本進行譴罵，是安全的。因為「保衛領土」所挾持的道德價值，當中混合了利益；而且日本的舉動正好提供一個著力點，讓早已受不了因兩岸上層政治勢力的空洞拉扯的大陸、香港和台灣的民眾，獲得發洩渠道。「國家認同」既千絲萬縷，但抵拒外敵的亢奮，的確可暫時癢癢若干苦悶。

今次《亞太共榮圈》首次與年青人見面，適逢釣魚台問題在東亞地區，以風起雲湧之勢，甚至覆蓋這個多事的九月本來面貌。我們鋌而走險的要指出：與其追隨成年人對領土和尊嚴（兩者均為利己）的糾纏，不如樹立反對軍國主義復辟的吶喊旗幟。

截稿當日，香港暢銷的蘋果日報於頭版指責美國一九七二年「錯把」釣魚列島交給日本，並援引馬關條約割地不包括釣魚台。

其實，這種不爽，只是後殖民時期對上一代帝國主義力量的傾訴。重要的是，能與此同時，對當前局勢尋找更高的位階，間拓視野。

在台灣，鄭谷雨和陳映真分別從橫向分析台灣人民在帝國主義的號稱反帝的不同勢力拉扯當中，只有民眾（階級力量）才是台灣的真實盟友；和後者以縱貫的歷史脈絡，交代出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因為滲入了美日東亞洲半世紀支配構造的合理性，以到台灣的「自主性」（主體性）變得遙不可及。

今年9月9日，為毛澤東去世二十周年，我們也整理出若干聲音，指出了今天這「反帝」巨人，今天的影響力已奄奄一息。與此相對照的，是北京的劉禾，為我們引導出一條東方學出路版圖。

我們無意建構東方中心思維，亦無意閹割任何西方中心陽具。不過，我們誓保「黃色」的「蕉皮」，堅拒被剝淨剩下「白色」的內容然後任人吞噬。

文/丘德真

圖片提供/台灣立報社



提起毛澤東去世二十周年，一位在廣州當記者的朋友跟我說，他真的忘了。另一位在香港搞樂團的朋友說，現在新聞題材太多了，以香港為例，首屆特區行政首長、臨時立法會等，已吵過不停，現在又多一個「釣魚台」，根本容納不了毛澤東。另一位長期從事民運的激進分子，私底下跟筆者說：「可能，這就是天意。」

不過，總是有些人會逆天而行。

要是你厭惡了主流媒體長期對毛澤東和現代中國的總總問題，均被泛化為「獨裁者決定論」；那麼，下列資料值得你們參考：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行為動因的調查和分析〉

作者：徐友漁

刊登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總第十五期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Service Centre,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5710819 Fax: (852) 25121003

■互助組回報：

「文革」無須懷疑，是毛澤東的招牌。但要是只讀過一些諸如突出社會衝突或權力鬥爭主導等論述，那就太遜了。看看這篇，從世代思想轉變的角度出發的文章，可更了解當年毛是面對一群怎樣的年青人，及發動了一場怎樣的革命。

〈Masked Maoists wage war on wealth gap〉

http://www.oneworld.org/gemini/inar_96-negal.html

■互助組回報：毫無疑問，毛是陰魂不散的。看看由一位尼泊爾籍的自由撰稿人的這篇報導吧！到今天，尼泊爾仍然有毛主義者進行武裝鬥爭。以游擊隊的武裝暴力對抗帝國主義者的資本暴力，是否會使人性墮落？還是會藉此而昇華自我？討論這種三千年後也不會有定論的問題之前，光看看別人怎樣實踐。

美帝未敢圍堵，中共空言反帝

——從中美經貿談判談起

作者：鄭谷雨

刊登於《先驅》no. 39, 香港, 新苗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中央郵箱 366 號
TEL: (852) 26948525 FAX: (852) 26977976
Internet: <http://w3.globalnet.com.tw/~hk>
Email: auly@chevalier.net

■互助組回報：

到底中國和美國有沒有互相不爽？鄭谷雨認為中、美之間的對抗性從來就被誇大了。鄭指出了不論從政治和經濟方面看來，帝國主義美國和專制走資的

中共均是同路人。鄭的分析清晰，見解獨到自是當然，否則又怎能被破週報介紹。

與其花時間哈啦鄭的論述理路，不如直截了當舉些例子，如內文提及：「今年四月一日，中共宣布取消外資企業進口設備免稅優惠，不久就引起沿海地方諸侯的砲轟，更可看出外資和中共政權大小官僚早已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了！」至於美國，人權和「特別三〇一」等對大陸的爭執，鄭亦說明：「已經公式化了」。

台灣自主性的建構，不容考慮依靠外力。人民當自強，鄭指出：「台灣人民真正可靠的盟友，只有覺悟奮鬥的各國人民。」



最新的毛澤東

——矛盾的綜合體

亞洲週刊

1996年9月15日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

■互助組回報：

曾一度被神化的人物，今天已掉進商品化的潮流。「紅色經典」（即毛時代的官方欽定文藝作品）如何重新投入市場？今日中共堅定不移的走資路向之中，毛思想作何種變換？毛的唯一孫兒和最後一個女人的近況，都有報導。基本上可把這篇當作了解毛去世20年後的處境之入門文章。

看不見的枷鎖

——帝國主義、白色恐怖與人民意識

作者：陳映真

《勞動前線月刊》第十四期，1996年2、3、4、5、6月合刊號，勞動人權協會出版

TEL: (02) 3681777 FAX: (02) 3650412 台北總會

TEL: (07) 3355127, 3355149 高雄分會

TEL: (04) 3754724 中部分會

TEL: (035) 556505 -6 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

■互助組回報：

據說這篇文章，是針對明年舉辦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國際討論會的籌備說明。即是說，看完這篇，就知道美蘇冷戰首先對東亞無好處，「美國……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培養和鞏固了無數以反共——國家安全為大義名分的軍事獨裁政權」。

東亞地區單向度資本主義文明，既滲入了歷史性政治因子，使得後冷戰時期國家恐怖的解凍，甚至民主化的發展，不單只能籠罩著美國霸權陰影——如美「以貿易、資本、技術、知識產權、人權、民主政治為藉口與手段，對他國內政橫加干涉，將大國意志和價值強加於人」。

於是，冷戰結束，東亞仍是傷痕累累。

陳映真在文內提及對這次研討會的期望是「力爭從民衆的一方去奪取真正結束冷戰的勝利」，年青人必須清楚，知識的進程和民衆的力量是相輔相成。



勞動前線
Laboring Front

總統選舉民主
工運聯盟會談白皮書
移民勞工與失業
臺灣主權與臺灣
紀念人民詩人艾青



理論與歷史·東方與西方

■互助組回報：

破週報同仁跟大家一樣，泡 Roxy, Edge 和 Tower 已經花了不少時間；夜以繼日的酒精滲入腦袋，長期冥想（即高級發呆）疏於閱讀；家裡書籍只是朋友來時充場面用的。但是，有一次在誠品泡妞，我們走呀走呀，走到一堆甚麼「後殖民……」、「後東方主義」，甚麼……反正我都忘了，而她居然問我那是甚麼書。

結果怎樣，你自己猜吧！

但後來發現劉禾的這篇文章，扼要的指出了「後殖民主義」和「東方學」的產生背景，重要作品和人物，以及主要討論的課題，甚至最後帶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後殖民和東方學的思潮，對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挑戰更大大超出以往「西方理論」是否適合中國語境的老問題。因為「後殖民」和「東方學」可算是歐美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產物，這促成連串的跨語言、文化的學術和學科史研究。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論述，是更能有力的淹沒從屬於個別地域的學術特色。

作者：劉禾

《讀書》1996年8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郵政編碼：100706）



毛主席與法國知識分子

作者：加斯托 (Cornelius Castoriadis)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6年8月號總第三十六期

Tel: (852) 26097382 Fax: (852) 26035202

e-mail: 21c@cuhk.edu.hk Internet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

■互助組回報：

1968年5月，法國的學生運動，在批判消費社會的同時，在何種背景下從中國——從帝國主義

鏈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引入毛主席？另外在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期的《二十一世紀》對文革有最詳盡的論述。

南方都市報

1996年9月6日星期五

第十四版（有興趣者可連絡本報索取內文）

■互助組回報：

在大陸，官方刻意壓低文革的相關討論聲音的同時，在廣州就是有人比較皮。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一書出版的機會，避重就輕的對

大陸毛的討論作一後設思考。

《焦點》

1996年7月號

Tel: (0755) 5586168 Fax: (0755) 5571499

■互助組回報：

相對於今年9月6日的《Asia week》，《焦點》既難以充分展現歷史面貌，但這本大陸的超級新聞雜誌依然不甘示弱，以官方接受的現實主義情調作護盾，及南方人的野蠻，做出一輯尖銳的文革專題，看了絕對不會浪費你時間。

客家反叛

第一擊

文/張秀良

真實的面貌

言客家者，多自五胡亂華中原土族南下提起，歷數客家遷移之歷史，強調客家人命運及血統之特殊；頻繁的遷徙固然是客家民族之一大特徵，但比諸於在遷徙後的落腳處，贛南、粵東與閩西，乃至於台灣近山區長期「晴耕雨讀」的時間，則或許遷徙對此民族之影響被誇大了！土族之成分也許仍在客家血統中流動著，但較之廣大得多的農民，則其代表性又何嘗沒有被高估？假如我們不那麼選擇性放大地來看客家的話，或許就能還原客家的真實面貌！

錯亂的回歸 尷尬的認同

在李登輝一聲令下，官方的本土化文化版本，在各種名目下陸續出擊；而民間的本土化從極早的文學、語言……，乃至政治運動開始，起伏開闢早有時日，一旦遭遇官方的兵馬，免不了展開一場合縱連橫。表面上，自民間本土運動以來的客家分支，在福佬系文化挾其政經上的優勢早已各就各位，於語言、戲曲……各領域深入展開的同時，客家的力量夾雜在強勢的

官方與民間福佬系統下，卻始終在原地自我化解，徬徨的腳步令人忍不住追索。

客家族群之於其他族群，在外貌上並無可資辨認之處，語言遂成為第一大身份證明，自語言以下展開是，習俗、建築……，但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來看待這些「傳統」；不能忘記的是所謂「客家傳統」，乃建基於特定時空背景下，婦女的天足，宗族的專制……，都是客家傳統的一部份。然而，我們怎麼理解如「婦女的天足」所呈現的某種程度解放，與「宗族的專制」所代表的封建和門第觀念，是同一個社會的產物？更重要的是，面對急速流失的客家特質，我們如何解讀這些傳統的意義？而不是像嘉年華般地辦個客家慶典，讓現代的（客家）人品嚐傳統的美食，穿上舊時的衣裳，坐在古時的轎子中……，以消費的方式去體認客家。莫非消費是資本主義下，唯一的理解方式？

然後，我們到知識份子所在的學院去看看。在政經與社會力量自然侵蝕下，客家面貌已漸模糊的年代裡，校園裡還有一群年輕人汲汲尋求客家的認同，是件值得思索的事。細究這些年輕人的客家背景，卻發現多為都市客家第

二代，他們成長於幾乎與客家隔離的背景中，靠著與家庭微薄的客家連結，在震天的本土認同聲中，帶著被激發的好奇心來到客家社：「我的（祖）父（母）是客家人，我想到客家社來學客家話，然後瞭解什麼是客家人？」是他們入社最常的告白。

但對他們而言，重新建構意義或許比認同回歸的意義來得更貼切。面對陌生如異國文化的他們，如何企及客家的母體與本質？則則留在客庄的青年如何？

繼續的遷移

沒有人能夠否認，一個族群文化的養成必定是集體的；在現下的台灣，客家人集結的客庄做為客家文化母體之所在，亦屬無庸置疑。然而，資本主義統御下的台灣，卻對傳統客庄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國際分工體系下，被分配到勞力密集的台灣，從城市的加工區吸走年輕的勞動力與生機；開發、觀光，以及商品與資本流動，汰換了小鎮僅存的客家特質。所剩無幾的年輕人，承受著些微的輕蔑，在終日的勞累中，無暇思索有關客家本質的問題；或許，這樣的議題對他們原本就沒有異議！

假如，我們將「以客為家」的意義放大，這些客家後生的出走算不算得上是另一次的遷徙？雖然，這看來不像一個動盪的時代！

反叛之名

「反叛」一義並非拒絕認同客家，而是要擺脫淤積的客家論述。

在千遍一律的客家詮釋中，唯有反叛一途，才能跳脫這些淤積的論述場域。我們唯有拋棄建立於「名人說」上的「優秀民族說」，把族群的主體歸還給底層的大眾，才能在真正掌握到一個族群流變與形塑的歷程；也唯有真誠地面對客家社會中，於各項複雜社會條件作用下，所產生的一切進步與不進步因子，才能描摹出更接近真實的客家面貌。

族群作為人的集合體，同樣受環境的制約而被決定。一味地以進步之名求新求變，固然不可取法；但若盲目執著於即將隨時代終結而流逝的特質，也大有可議之處。我們看待一個族群的過去，是為了理解現在的位置。當我們能夠清楚地分辨對於一個族群各種有利有害的因子時，那麼，一個族群美好的未來，就比較可能被期待！



禮物

文／利格拉樂·阿烏

出發與再生

回到部落正好滿一年了。

回想當初毅然決然地決定遷回部落的興奮心情，直至今日似乎依然存在，在都市裡飄飄盪盪的生活了幾年，期間曾經辦了一份規模甚小的二人雜誌〈獵人文化〉，在兩年的慘淡經營之後，終究是宣告停刊，對於大力支持雜誌的原、漢朋友，我們只有滿心的歉意與無奈。

之後，雜誌轉型成為工作室，名為「台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除了繼續沿續雜誌時代的資料蒐集外，另外還增加了原住民人才的培訓工作，幾年下來，在我們的及格標準下，將近一百人次的原住民，居然只有一個人通過了我們的重重考驗，這個答案的確是跌破了我們的眼鏡，同時也讓我們再度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該做些什麼事？

目前在台灣依然保有活動力的原住民團體聊無幾，板起手指頭算一算，不外就是都會區的「原權會」、南部抗爭性頗強的〈原報〉、東部強調教育的「布農文教基金會」以及新近成立的〈南島時報〉，或許再加上現已日漸凋零的〈山海文化雜誌〉，這是目前比較能夠在媒體搶得發言權的原住民團體，除此之外，便是一大堆在各縣市政府輔導下的政策性團體。

也許就是見到了這許多遠離部落發展的團體現況吧！「回到部落再開始」的意念不斷地刺激著我們，終於在九四年的酷暑裡，我們還回了朝思暮想的原鄉，回到部落中的我們，彷彿開啓了另一扇視窗，於是，我們見到了部落經濟崩落的問題、更貼切地了解了酗酒的遠因近果、以及更赤裸裸的與婚姻暴力直接衝撞；卻也在同時我們做了部落的神話傳說、採集老人家的生命歷程和一篇篇豐富又精采的部落史詩；這一切讓我們相信回到部落再出發是正確的決定，這不但是出發也將會是另一種再生，謹以這篇文章做為「台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重新「開張」的說明。

在感覺到幸福的時候，她總是會不自覺地握著脖子的鍊子，並以大拇指輕輕的來回摩挲著，直到她突然想起這條頸鍊來自何處，才會猛地將它放開，徒留下那塊玉珮兀自在胸前晃動著……

她，自從進入婚姻生活之後，便一直是衆多親友所欣羨的一位女性，事業穩定的老公、一個俊俏的兒子，一個活潑可愛的

女兒，有一幢三樓透天的房子和一輛拉風的轎跑車，簡直就是大家眼中的模範家庭，若真要說她對生活有什麼不滿的話，大概就是她那一身因為生產而略顯發福的身材了；這一點，始終是她心中的最痛，每當她抬頭望見高掛在床頭的結婚照，十年前的清純美麗，就像把刀似的狠狠地刺著她的心，想當年老公在追求她的時候，最愛的便是她那一副小鳥依人的可憐模樣，幾曾何時，輕盈的身軀日漸被一層層的油脂所侵占，每回當她褪盡身上所有衣物站在浴室那面大鏡子前時，她幾乎不敢直視自己腰上那宛如三層肉般的贅肉，甚至在與老公行房時，她總堅持要將房中所有的燈光都熄滅後，才敢讓老公脫掉睡衣，放心地與老公纏綿。

幸好，老公是個樂觀豁達的人，婆家特有的教育方式，造就了他對事務一向抱持快樂的態度，從還在交往的時候，她便始終覺得老公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也許就是因為如此，儘管她的身材變形，老公也不過是笑笑地表示不介意，有時還會在她撒嬌時戲稱她是「大鳥依人」，總是能把她氣得哭笑不得，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他們就是這麼一對讓人忌妒的好夫妻。

十年的日子不算短，一對兒女在她用心的教導下，平穩順利的長大，而她最親密的老公，也開始因為事業的蒸蒸日上，在拓展業務所需的情況下，回家的時間愈來愈少了，她從來不曾懷疑過老公對婚姻的忠誠度，一如她自己對婚姻的忠貞，何況一對兒女已經夠她忙了，再加上十年來夫妻之間的相知相惜，親友間的好心勸告，都成為她嗤之以鼻的笑話，而常年累積下來的孤單，已經使得她知道去學習、建立新的興趣，所以儘管孤單，她卻不寂寞，她不但如此告訴親友，也這樣告訴自己。

直到有一天，她在老公的外套口袋裡發現一塊玉珮，她原以為是老公出差為她帶回來的禮物，所以她還刻意地裝作不知道，小心翼翼地將玉珮放回原處，惟恐破壞了老公的一番心意，但是，她左等又等，一個月、二個月的時間過去了，老公卻始終沒有動靜，善解人意的她在心裡想著，也許是他忘了吧？她居然自己就從老公的口袋中取出玉珮，並拿到金飾店裡，為這塊玉珮配上了一條細緻的金鍊子，預備在今年的結婚紀念日戴上，給老公一個驚喜，這件「禮物」徵兆就這麼讓她給忽略了。

過了沒多久，家裡老是會接到不出聲的電話，粗心大意的她，直覺認為是電話線路出了問題，倒也沒怎麼注意這件事；一天下午，她一個人獨自在家中午睡，悠然轉醒後，突然想起有許久不曾打電話給學生時代的死黨聊天了，剛一拿起電話，才發現原來電話正在使用中，她自然地將電話放下，打算等對方講完再打，手還停在半空中呢，心裡才想起來：不對呀！不是只有我在家嗎？怎麼會有人講電話呢！好奇心趨使她偷偷地在臥室中聽電話，電話那端的人顯然沒有料到她在家吧！想到這兒，她居然詭譎地笑了出來。

電話裡是一對男女在對話，剛開始她聽不出來對話焦點，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電話中的男聲是她聽了十年的聲音，只是，這通電話的內容並不像生意往來，反倒像是情人之間的親密對話，在一旁偷聽的她，心中被不斷湧出的罪惡感充斥，而自她的手掌心冒出來的汗水，竟讓她無法握緊話筒，沉重的話筒就這麼緩緩地從她的手心跌落地板上……

自從她發現了老公的情事之後，原本就沉默的她，變得愈加無言了；老公幾次關心地詢問她的身體狀況，她卻只是搖搖頭不想與他交談，因為，她深怕一張口，便會將隱藏在心中的憤怒、恐懼和傷心一傾而出，屆時只怕是一發不可收拾了，她還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勇氣談這件事；約末是過了半年之後，找了一個晴朗的下午，她約了老公一同喝咖啡，想要將事情攤開說清楚，只見一向沉穩的老公倏地變了臉色，並露哩啪拉的丟下一串：「我不會離婚的，我也不會和她分手，你聰明的話，一切就睜隻眼閉隻眼，否則，難過的是你。」留下一臉愕然的她，和兩杯已然苦澀的咖啡。

回到家後，她從梳妝檯的抽屜裡，翻找出那條玉珮頸鍊，壁緣的玉身在金色細鍊的襯托下，顯得愈發的亮麗，她終於知道老公為何遲遲沒將這塊玉珮交給她，原來，這是另外一名女子所贈與的定情之物，身為女性，她很清楚兩個女子之間的爭戰結果將是什麼？幾經思量，她決定將這條頸鍊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安心且無聲地，繼續照顧兩個孩子直到成年，此後，每當親友問起這條異常耀眼的玉珮頸鍊時，她總是笑笑地說：「這，是我老公送給我的『禮物』。」

新書介紹

跳舞之後·天亮以前



書名：《跳舞之後，天亮以前》
——台灣劇場筆記
(1987-1996)

作者：鴻鴻
出版社：萬象
哈啦：一個學院出身的劇場人，持續觀察劇場圈，寫了這些筆記……

野孩子



書名：《野孩子》
作者：大頭春
出版社：聯合文學
哈啦：關於大頭春，你／妳應該知道的比我多，聽說這是他玩世不恭系列小說的最後一本。

台灣女人



書名：台灣女人

作者：應大偉
出版社：田野影像

評介：陳麗貴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影像工作者)

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女性生活史書寫熱潮，可說是由范麗卿的《天送坤之春》和邱瑞穗的《異情歲月》所發端。

這兩本由女性非專業作家所撰寫的自傳，讓我們驚訝地發現，原來最貼近我們常民生活經驗和情感認同的台灣歷史，並不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不斷被傳授、被要求記誦的男性故事 (HISTORY)，而是那些以女性記憶為細心所牽織構構出的生命網路。

過去女性的生活空間一直被壓縮在家庭與廚房，女性的聲音一直被矮化為三姑六婆之言；除了小說之外，甚少在其他形式的公共論述中出現。女性生活史的出現相當程度地為女性在歷史中重新定位，並彰顯出從前唯有男性公共領域活動才能進入正史的偏狹。

此一顛覆性意義，繼之由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所出版的《阿媽的故事》以及《消失中的台灣阿媽》給予進一步的闡述，並由相關評論文字發展出更多元豐富的論述。一時之間，書寫女性生活史蔚為流風，作家楊照在《消失中的台灣阿媽》序文中便指出：「台灣阿媽的年齡雖然很大，可是把她們的記憶記錄下來，組合在公共領域的知識論述形式中，這絕對是前無古人，後必有來者的新鮮事。」

《台灣女人——半世紀的影像與回憶》便是在如此這般的時空脈絡中出現。

《台灣女人》作者應大偉以一年的時間走訪田野，收錄了二十八位女性的故事，身分涵蓋了政治名流、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藝術家、醫生、護士、產婆、藝姐、慰安婦和市井小民的阿媽。在取樣上算是多元，但在個案資料的收集上卻嫌單薄，以致於有些本該十分精采的題材卻僅此三、兩頁再加上幾張照片交待過去，如履歷表般的簡化，比如：杏林魁楚台灣女博士柯秀華，戰地南丁格爾周彩霞，聯手賑災篇中的台灣阿媽等，都是空有故事骨架而無血肉，殊為可惜。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些身分、階級互異的女性身上，窺見共同的生命基調，那便是在父權宰制的社會中，與命運搏鬥的艱辛。

在敘述上，《台灣女人》混合了新聞報導中的人物側寫和口述歷史的形式，以致於有些篇幅是以第三人稱的觀點敘述，有些篇幅以當事人和採訪者互動的方式進行；有些篇幅則完全以第一人稱的獨白方式呈現

，彷彿由不同的人所執筆，風格相當紊亂。此外在主體性的掌握上，也出現令人困惑的現象，以女性為主體的故事中，我們看到大篇幅的女人的父親和丈夫的生平交待，卻鮮少看到女性之間，如母女、姊妹之間的互動。對於女性的稱謂混淆不濟，比如：文中一直以夫姓「張」稱呼張楊純為張女士，讓讀者搞不清楚究竟張楊純的本姓是張還是楊；同一情形亦出現在陳謝綺蘭的故事中，作者一忽兒稱陳謝綺蘭為陳女士，一忽兒稱她為謝女士，讓人誤以為有兩個不同的主角。在介紹吳楊治的部分則出現了長達十二頁楊女士的丈夫吳鴻鵬（吳伯雄的伯父）的日記，該日記或許是有關二二八的重要史料，但內容卻與楊女士毫不相干，因而顯得突兀。此外，過分著重於編年紀事，女性最精采的生活細節和情感紋理反而付之闕如。

全書最珍貴的資料應屬慰安婦的部分。終戰前夕，大量台灣婦女被徵調誘騙至海南島、菲律賓、緬甸等地充當慰安婦，她們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行動完全遭受控制的情況下，只為上繳一句「當為皇軍效命」的命令，便得提供自己的身軀作為男人發洩慾望的工具，所得報酬一次只有二元，還得被軍方（男性）抽取百分之六十，其餘的錢更被硬性規定存入野戰郵局，最後全部不知去向。由於政府的無能，也由於當事人的不願張揚，台灣慰安婦的事蹟被湮埋於歷史的荒塚中長達半世紀之久，直幾年前韓國政府為其慰安婦事件出面與日本交涉，要求道歉、賠償，台灣慰安婦的事蹟才在媒體的披露下得到國人的關注。

雖然真相的披露已經無法改變歷史的悲劇，真相的披露也無法熨平已經結痂的傷口，但是真相的披露卻可以讓是非得到匡正，讓冤屈的靈魂得到安息。更重要的是真相的披露可以成為後人的殷鑒，讓悲劇不再被複製……

而女性生活史的書寫，不正承載了這樣的功能？期待更多投入書寫女性的工作，不分女性或男性。

書名：世紀末少年愛讀本

作者：吳繼文
出版社：時報

評介：紀大偉

人們每每說起同性戀文學傳統，於西方就會提及希臘，於東方就要說起《品花寶鑑》——然而尷尬的是，這兩個名詞雖然耳熟，卻絕對空洞；人們知道這兩者鼓勵同性愛，可是，然後呢？這些名詞於是懸在半空中，看得見可是摸不著。在此至少引起兩個危險：一、只有空殼的傳統只能用來欺欺人，卻難以滋潤活人；二、為了方便處理昔日的名詞，今人便以當代的觀念直接去讀它們，忽略了古今不同的歷史脈絡，使古文化被迫和今文化「同化」，其中的差異性就被犧牲。少了一點差異性，彩虹旗就少了一點顏色。

而吳繼文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就為上述兩點問題提出了答案。他改寫《品花寶鑑》的直接貢獻，即在於將一本化石書出土，使之復活、進入一般讀者的閱讀經驗。當然我們早就有《三國》、《海上花》等現代改寫版，《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乍看好像只是身列其中的一本，然而《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有著不同的政治意義。類比來說，在確立台灣文化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樁事就是出土舊日台

灣文學；在努力拼合同志文化的現在，找回過往的藉當然是必要的動作。在這方面，《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有著其他古書今本所沒有的貢獻。《品花寶鑑》的資源終於可以被援引。

從《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讀者也更可以具體看見同文化中——不同歷史脈絡中——同性關係的差異。古希臘和《世紀末》文本中間性關係相似之處有二：一是只有男人可玩，女人沒戲唱（可見希臘女沙弗的女人島樂園是多麼邊緣！）；二是均稱「Pederasty」，即由成年男子（有身份地位的）配對少年（沒身份地位的）。沒錯，就是性別和階級的，稍有差池就玩不成——因此現代同志何必羨慕的同性關係呢？除非妳／你剛好是男性，而且兩身份沒差錯才行。

《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慧點之處，在其後設技上述兩點又做了進一步發聲。它一方面呈現古書，卻又溶入不少當代評註；它採用相公的男僕做敘述者，以階級低者向上看，同時看見階級和性別問題可謂巧思——可惜只是點到為止。因此男僕只是旁白者，而未能充份形成一個為弱者（包括他自己）發言的主體。不過瑕不掩瑜；作者呈現的花花世界確是當今同志文學中的美景之一，其細瑣美學值得點回味再三。



吳繼文

試聽室

專輯: Luna Ep
樂手: Luna
發行: No. 6 Records

評介 ■ 吳坤桂

Galaxie 500 這支美國低調冷派三人原音迷幻團體，擱置三張「無比地下」的專輯錄音《Today》、《On Fire》和《This Our Music》便「撒手」回「寰」了，鼓手 Damon 及女貝斯手 Naomi 共同組成了 Damon And Naomi（前陣子新專輯在 Sub Pop 旗下發行）和 Magic Hour（新專輯亦剛發行）這兩支同走迷幻路線的團體，吉他手亦兼團長 Dean Wareham 在搞了些個人曲子的實驗後，夥同了 The Chill 的貝斯手 Justin Harwood，The Feelies 的鼓手 Stanle（C. Demesk）和另一名吉他手 Sean Eden 組成了這支美國九〇年代以來最好的迷幻流行團體，這張專輯《Lunapark》是張流行迷幻搖滾的經典之作，當時仍是三人團

的 Luna（另一名 Sean Eden 尚未加入）以最簡約的傳統三件器樂編制，令人引起無限大的極致遐想，95 年第三張專輯《Penthouse》中的單曲《China Town》裡收錄了 Dean Wareham 與 Laetitia Sadier（Stereocub 女主唱）對唱《Bonnie And Clyde》兩首法文版本，Luna 已經是我們試圖與之交媾卻無能為力的迷幻遊吟者，你實在很難想像 Luna 如何不靠藉藥物將音樂達到介乎失控與穩定的平衡狀態，剛發行的六曲同名 Ep《Luna Ep》第一首曲子《Side Show By The Seashore》之前收錄在第三張 Album《Penthouse》中，當中依然不乏 Luna 時常於單曲或 Ep 中翻唱的舊習，此張 Ep 中收錄了翻唱新浪潮大將 Talking Heads 團長 David Byrne 的作品《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An Angel》和 Tom Rush 的《No Regrets》，一快一慢的韻律多少保留了原曲初始的風味，多的卻是巧妙融合流行與迷幻的詮釋，Luna 是註定要在迷幻流行樂裡重重地踩上一腳，令人不解的是為何鮮少人去體驗 Luna 的音樂恍惚狀態而未曾大鳴大放，但若非 Dean Wareham 的期則又另當別論。

專輯: Cosmic Carnival
樂手: Ride
發行: Sire Reprise - For Japan Only

評介 ■ 獨立搖滾

Ride 這支英國獨立樂團中最好的學院派迷幻團體之一，然而在出完最後一張合作錄音《Tarantula》之後，陣中主腦靈魂 Mark Gardener 和 Andy Bell 則因失和嚴重分歧而宣告就此解散，Ride 這個英國最好的迷幻名字之一也要就此只能成字母所組合成的純粹單字，而這張《Cosmic Carnival》是一張對 Ride 而言非常獨特的專輯，這張 B-Side 單曲合輯的專輯錄音是僅在日本發行的一張特殊錄音，是在 Ride 於 94 年發行上張專輯《Carnival Of Light》之後，日本

在國將該團單曲背面的 Singles 集合成為一張專輯，並全世界僅只有該大日本帝國才有發行，當中諸如《Moonlight-Midicine》、《I Don't Know Where It Comes From》、《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Universe》等曲子 Ride 都一改作風而改以舞曲的型式來處理，證明該團並非僅只於傳統器樂的製作編曲模式，多首曲子並請來 Deep Purple 的超級鍵盤手 Jon Cord 來彈奏助陣，而突顯更濃厚 Ride 復古迷幻的搖滾風味，而《I Don't know Where It Comes From》這首舞曲型式的編曲更請來 Apolo 來擔任混音監製的工作，組合堪稱十分奇特，這張專輯在 Ride 已解散的今天顯得相形重要，而原本於 94 年 10 月的初版的此盤在當年限量殆盡後，早已預計於今年 10 月 24 日再版發行，似乎是多數嗜迷幻者最後得以吸食 Ride 的《再版藥物》了。

專輯: GLYPH（寶石雕刻）
樂手: HAROLD BUDD & HECTOR ZAZOU
（哈洛巴德與艾克特薩蘇）
代理: 水晶唱片

評介 ■ 林志堅

巴德自 60 年代起便以超乎想像的概念音樂挑戰前衛樂壇，與 Brian Eno、Cocteau Twins 等的合作，使他成為當代最重要的環境與極限主義大師。他優美虛渺的鋼琴觸感，可謂一絕。法國的薩蘇以《環境室內樂三部曲》（水晶）奠定大師地位後，號召 Jon Hassell、阪本龍一、John Cale、

Bill Laswell、Dead Can Dance、傑哈德巴迪厄、碧玉、蘇珊薇嘉、Balanesen Quartet 等，加上全球各地傳統音樂藝人共創的《大地三部曲》（寶麗金的《科西嘉新多律之音》、水晶的《藍色撒哈拉》、新力的《冷海之歌》）更是 90 年代新音樂里程碑。製造迷離空幻的電子音效與節奏是他專擅的。兩位大師聯手精雕細琢的這張新專輯在 Dead Can Dance 的打擊樂器、Markisham 的銅管等助陣下，展現非凡新意。有如 chill-out + trip-hop + ambient-jazz + abstract-funk 的瑰麗綜合體，不論就傳統極限環境音樂或尖端電子舞曲的角度來聽，都是曼妙之至的極品。

專輯: Drumming The Beating Heart
樂手: Eyeless In Gaza.
發行: Pale Hands I Loved So Well
（Cherry Red Records）

評介 ■ 吳坤桂

在某種程度意義上 E·I·G 的這張單片雙專輯合輯，重新喚回 E·I·G 早期作品在當年英倫世界的聲音，這張集合 Drumming The Beating Heart 及 Pale Hands I Loved So Well 兩張該團早期最重要的專輯錄音，揭示了當年 Martin Bates 和 Pete Becker 用著些鍵琴與人聲激怒的嘶吼和隱約呈現焦躁不安的樂音，創造了當時最不平凡的樂響詩作，古典抑或現代全在當中化為最初的混沌，當中於 82 年三月完成的《Drumming The

Beating Heart》的經典地位無可動搖，第五首的《Dreaming At Rain》用著鍵音的托襯和吉他各呈憂慮不安的彈奏調式，遊走在最起伏無定的迷離狀態，環境音樂的氛圍濃得如糖漿般稠的煙和霧，而專輯最後一首《Before You Go》複雜的人聲較化情緒和似連斷續的鍵音，罷了前割挖眼中的瞼仁，溢流出的情感景像怎麼會是視線可辨的血肉糊狀物，Eyeless In Gaza 自此到 87 年前，一直在極其傷感愁鬱的步行冷硬卻久遠的石階地上頭，而 Martin Bates 現今仍似騎士又彷彿如詩人般吟著低調感傷的字句和度音，八張個人專輯似乎還在遙想著那《薩迦地失明人》——Eyeless In Gaza，而又將那失明之初的兩張 23 首樂音的心神詩作從老舊的中世紀魔術斗篷裡讓我們再去得見，Martin 和 Pete 還是在低首吟思的失明人，終究還是。

專輯: FREEZONE 2: Variations On A Chill
（自由地帶第二集：清涼萬花筒）
樂手: DJ Morpheus
代理: 水晶唱片

評介 ■ 林志堅

曾為電影《慾望之翼》作配樂的以色列樂團 Minimal Compact 團長 Samy Birnbach，在 90 年代突然搖身一變，化名為 DJ Morpheus，編製出轟動電子舞曲界的《自由地帶》（Freezone）系列。在第二集裡，他徹底顛覆各類電子舞曲的類型隔閡，連原本冷熱快慢猶如天壤之別的 trip-hop 與 jungle（或 drum'n'bass），竟也能一氣

呵成的連結起來。收錄其中的 4 Hero（又名 Tek 9）、LTJ Bukem、Sentinel（即 Photek）、T Power、More Rockers 等，都是開創 jungle 發展的革命性組合；Josh Wink、Black Star Liner、D*Note、DJ Cam、Ballistic Brothers、Daddy Long Legs（即 Howie B）等，也都是當今最受稱道的 dub、trip-hop、trance、techno 革新派名家。FREEZONE2 不但普遍被視為確立 ambient 全新定義、開啓 90 年代後半段電子舞曲音樂大融合潮流的重要作品；對我這個總是覺得電子舞曲除了節奏空無一物的「資深」搖滾樂迷而言，它是真正讓我開始領受到電子舞曲奧妙之處的啟蒙唱片。你（尤其是妳）討厭電子舞曲？那可能是你（妳）還沒聽過 Freezone 2。

POTS CLASSIFIEDS

PERSONAL FOR PERSONAL

在這個控固力的地球 一個被支解得破碎放肆的版面裏

破週報讓你自己來

認識複數個朋友/情人/PO
大罵很不爽的人或某黨
祝福老爸老媽在一起多
賣掉所有被二手過的舊貨/好貨/爛貨
告訴阿花阿狗阿貓我愛它
誠徵檳榔妹妹或歐巴桑室友
宣告台獨/統中/SM/PRADA/接招迷的俱樂部/聯誼會/聖戰
組織於 1996 年 9 月 25 日成立

舊斗·媽爹·骷達賽 穿刺破前,請遵照以下指示,
以免不必要的受驚或感染:

A: 料金每則新新台幣 100 圓整

B: 即日起出血大優待,買一期送一期

C: 找人者請密切注意,我們提供興趣選項
(一人最多可選五項)

D: 徵求榮譽會員,一次付清新新台幣 1000 圓整,
可在破上自由進出一年

E: 請控制在 60 字以內 不含興趣選項,
二個數字以一中文字計算

F: 十八歲以下者請徵求自己或教育局的同意

G: 若仍有不瞭之處,請電 2366221 廖 sir 柏奇

H: 即日起來信請附料金,逕寄台北市木柵路 1 段
17 巷 1 號破報廣告組收

I: 歡迎告訴我們你自創的興趣選項, Fax: 2367327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興趣選項

St	straight 直人	Go	good 乖的
G	gay 男同志	Wi	wild 狂野的
Bi	bi - sexual 雙性戀	Ten	tender 柔馴的
Le	lesbian 女同志	Tou	tough 能幹的
N	native 原住民	NS	non - smoking 不抽煙
L	local 同一城市	ND	non - drug 不吸毒不碰藥
W	white 白種人	NA	non - alcoholic 不酗酒
J	japanese 日本人	Ti	toots 青春的女孩
B	black 黑種人	Bh	boyish 孩子氣的
D	dark 健康膚色	Sr	senior 中老年
SW	snow - white 膚白勝雪	SA	same age 年紀相仿
Sl	slim 纖細的	To	top1 號
Mu	mücho 有肌肉的	Bo	bottom0 號
Be	bear 有肉的	S	施虐者
BB	big boo 波霸	M	受虐者
HC	huge cock 巨根	ESP	特殊性癖好
Bd	bold 禿頂	JF	just friend 朋友
Hy	hairy 多毛的	LTR	long term relationship 長久的關係
SH	short hair 短髮	ONS	one night stand 一夜情
LH	long hair 長髮	Alt	alternative music 另類音樂
+	HIV positive	V	virgin 處女
-	HIV negative	m	mutual 經驗豐富的

郝慕晴 G/Mu/wi/Bl/JF
女,太久了
·喜歡朋友的感覺
個性:活力奔放
TEL: 236-7116 轉 226

張義欣 Alt/LH/Tv/Ten/Tou
合於條件的女孩們別猶豫了
Call 我
Call 機: 050121352

小游: 27 歲 173 cm, 60Kg
LG/SA/LTR
興趣: 接觸大自然希結交
誠懇、健康 25 - 30 歲之間
身高 170 以上同志為友
新竹郵政 19-2314 信箱

JJ 大專 31 歲 180 cm, 73Kg
G/LTR/SA
運動、電影、舞蹈、電視
希結交身高 165 以上之朋友
TEL: 8742972

TONY 25 歲 172 cm, 58kg
G/MU/SA/JF
看書、旅遊、保齡球
·KTV
Call 機: 050151367 #



世紀末少年愛讀本

吳繼文

他們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婆娑適歷，死生晝夜。

在風華最盛的翩翩少年時，卻墮入貪嗔痴的人世風塵、以色事人……

今年文壇最受矚目的一部小說，取材自清代陳森《品花寶鑑》，敘述一群所謂「相公」歷盡諸般愛慾苦惱的際遇浮沈……

王德威

「近代同志文學的鼻祖——《品花寶鑑》」
「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推出，則在更自覺的層次上，呼應了陳森一百四十多年的同志浪漫傳奇。」

蔣勳

「另一種性慾——柏拉圖《饗宴》與希臘的少年愛」

朱天文《荒人手記》作者

「許久未見到一本像這樣優雅的小說……」

時報出版

全省誠品書店、金石堂、何嘉仁暨各大書店渴望上市！
EQ團體訂購服務專線：080231705 / (02)3066842
郵購專線：01038540 / 時報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240號4F

小羅 31 歲 170cm 65kg
G/SR/LTR/
看書、音樂、唱歌
希結交 45 歲以上斯文即可
Call 機：050226132

小羅 21 歲 173cm 60kg
G/MU/LTR
唱歌、電影、跳舞
希結交健康隨和
具男人味之同志
Call 機：059214494

MARLO 23 歲 172cm 66kg
G/MU/WV/LTR 運動、
出國旅遊、唱歌、電影
希結交身高 170 以上無不良嗜好之朋友
Call 機：060828482 # 11

岡山 33 歲 185cm 80kg
G/GO/SA/LTR
打籃球、閱讀、交友
北郵 32 - 1122 號信箱

何勁威 22 歲 175cm 63kg
G/SA/MU/LTR
興趣繪畫、花藝設計
新竹郵政 469 號信箱

小李 35 歲 169cm 61kg
G/BH/JF
興趣 集郵、桌球、羽球、電影
北市北投郵政 326 號信箱

馬克 40 歲 165cm 65kg
G/BE/BH
國外旅遊、看 SHOW、
集郵、登山
希結交胖胖可愛型青少年
台北郵 117 - 706 號信箱

小潘 27 歲 170cm 53kg
電影、音樂、閱讀、園藝
希結交 25 - 40 歲高中以上、
身高 170 以上人士為友
北投郵政 11 之 188 號信箱

徐鏡豐 G/MU/LTR
33 歲 175cm, 70kg
(Q) 03 - 3289988
(H) 03 - 2038215

阿傑 G/BV/SA
19 歲水平座 171cm, 58kg
人生有許多種可能，認識我，
就多了一種可能
地址：新店市中興路 1 段
260 號 5f

ALEX G/MU/TO/D
62 年次，創意工作
我喜歡和我一樣白日打拚，
夜晚恣意玩耍的男人
TEL: (02) 7733313

小朝 G/L/D/MU/TO
27 歲游泳健身音樂繪畫
寂寞的紅塵期待燦光的燃起
新店郵政 10484 號信箱

Anita SA/WV/SH/SV/MU
想像一個 59 年次的女子是
如何的放縱著自己優雅自信的
天平座本性過活？我，要，一個
會吸煙的男子。台北市木柵路
1 段 17 巷 1 號(代轉)

Sharon G/BV/WV/BH/JF 黑白開灰
自成一派動人景緻。D/SH/Ga
/WV/Tr 是我，誠徵在 G、Le 和
St 中間/之外的 BV 扮裝/e 的越
界兒為友，生物性別不拘。
台北市郵政 84 - 451 號信箱

阿龍 G/BV/JF/LTR
19 歲不想讓自己再多一個
代號所以借用了(阿龍)一
名用以紀念一個叫阿龍的人
地址：新店市中興路 1 段
260 號 5f

阿輝 172CM, 63KG, 35 歲
大專畢
希望尋得有緣人
台北郵政 7 之 835
G/ND/LTR

小涵 170CM, 64kg 30 歲
G/D/
TEL: 394 - 0472 晚上，
歡迎來電，女性化者勿試

小溫 170cm, 64kg, 31 歲
LTR/G/D/NS
TEL: 5284300
健康、誠懇的我
尋找健康誠懇的你

小丁 166cm, 54kg 24 歲
G/SV/GO/BH/LTR
TEL: 375 - 7900
晚上撥，希能交可愛、
帥氣之 young Boy.

B. B 182cm, 70kg, 24 歲
G/WV/SA/LTR/
Call 機：059139716 * 01
愛好自由旅遊

文偉 172cm, 66kg, 25 歲
G/HI/SH/TO
mobil phone: 090016264

太子 179cm, 72kg, 25 歲
G/GO/BH/JF
台北郵政 10429 信箱
向喜歡玩網路的朋友問好，
歡迎來信

賈斯 173cm, 66kg, 25 歲
G/MU/LTR
TEL: 731 - 1051
運動、旅遊、談心

△永健超市旁 40 坪
獨棟 3 房 2 廳 雙衛
適合住家或學生
請電 2365833

△近世新、政大(秀明路一段)設備齊全，
有洗衣機，CABLE，冰箱、飲水機、書桌、床，
限有良好生活習慣的學生
有意者請洽：9374950 陳小姐
PS. 若不在，請留言。

△興隆路二段公寓 3F 男學生，正職青年
雅房出租環境佳，一人住或兩人合住均宜，
水泥隔間、雙衛、新裝潢、交通便利、有電話、
冰箱、洗衣機、開水爐、桌椅、衣架、書櫃、
床、安全措施等，無烟、含水電。
△電話：9314275。

物質嚴選第 1 彈◎村下春樹

每天早上，我的狗——它真的是隻狗——總是興沖沖地跟著我的腳趾頭闖進我，記得電影的狗兒應都是蘇人臉。不知道我的狗有沒有什麼毛病，開始的時候我的確發瘋了一陣子，不過，直到我的心理醫生，兼男人，慎重地開導我：每隻狗均有其神秘，不可搖晃的天性，我們應尊重它的真實傾向，包括翻臉而不翻臉這種選擇。我也就釋懷了，反正麻痺癢癢的，也不是什麼壞事。而我的男人，也許是受了狗兒的啓發，不久也搞起這個把戲。

可以想像全身只剩下一雙馬汀大夫鞋的樣子嗎？除了事業外，我的男人還會正經八百解釋這種行為的必要性及某種哲學的深淵。當然，總是在我們一起喘完最後一口氣，而馬汀大夫鞋依然還在我們腳下之後。

到底我的男人和我的腳，我的狗或者馬汀大夫鞋之間建構了什麼錯綜複雜的關係呢？

「為什麼總要我穿一雙馬汀大夫鞋和你親熱？」

「因為我覺得馬汀大夫鞋和你的肉體間有種很不可思議但卻令人安心的辯證。」狗兒汪汪地叫。

「哦？」

「每次我一想到你如此歧義的身軀靈魂，總怕不能了解你，但看到你穿上馬汀大夫鞋，卻又踏實多了，像是一種 sign……」

「哦？」我拔了他一根腿毛。

「哇，痛阿！」我的男人瞪了我一眼。「知道嗎？馬汀大夫鞋也和你一樣有趣。它是勞工最愛的鞋子，是底層生活的符號；然而在 60 年代那個不滿的年代，它的八孔櫻桃紅短靴又是光頭族遊逛的重要裝備。和你一樣，有左派的味道。」

「是嗎？Madonna 也穿馬汀大夫鞋……」

「所以囉，我的男人眼裏閃著智慧的光芒。」

「這不是有趣極了嗎？那麼多衝突的概念，就只在一雙鞋子；和你一樣，總讓人搞不懂，但卻愛得不得了。」

我的男人重重地吻了我一下，我則回敬他穿著馬汀大夫鞋的一腿。

PS. 雖然我的男人有些戀物癖，但我想我還是喜歡他的。

大學城班系服

WHAT LIVELY COLORS

公館總公司：台北市汀州路 3 段 303 號
TEL: (02) 3651628 • 2652939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文華路 111 號
TEL: (04) 4511371 • 4513167
新竹分公司：新竹市虎渡路 2 段 270 號
TEL: (03) 727401

●班系服●專業設計製作●電腦繪圖免費設計
●團體服、書包●彩色精美目錄備索●品質保證交貨迅速

美術展覽

曾雅蘭



★第二屆海內外現代素描展

《線的力量》

時間：9/7-10/6

地點：家畫廊（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0-1號）

電話：5914302

耳語：展出者有台灣、紐約、北京、香港多位華人藝術家，喜歡在物質原子撐起的空間中遊耍的你，會在點線面集結的所在處，認真地思索起來。

★潘小俠師徒攝影展

《獨木舟·雲豹部落之旅》

時間：9/7-10/7

地點：小俠文化影像工作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16巷9弄4號）

電話：3657413

耳語：帶著酒或酒意去會更好。運氣不錯的話，可能會看到小俠高興的把紅色內褲套在頭上要寶，或金門王和炳輝的那卡西與原住民藍調對飆，運氣再好一點的話，可能可以聽見從苦牢出來的蔡振南唱歌。

★楊仁明個展

《人性太人性的一大光環》

時間：9/14-10/8

地點：臻品畫廊（台中市忠誠街35號）

電話：04-3233215

耳語：尼采式的標題和與之背反的宗教光環！

★湯皇珍個展

《咦？》

時間：9/14-10/5

地點：伊通公園（台北市伊通街41號2、3樓）

耳語：咦？啊？喔？一條灰色水管連串地件樓梯通往二樓，再往三樓，如果你聰明地在入口處拿了彈珠，這時就可將它放進水管，回到原點的彈珠，牽引了電子裝置，發出啊的一聲時，就是該你發出「咦」的一聲之時。

★王國益個展

《原罪》

時間：9/21-10/13

三-五 15:00-20:00

六、日 13:00-20:00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市龍江街31號B2）

耳語：「在這裡並無所謂實質／真象的爭辯問題，透過故事性的畫面營造，取代影像中的發現、偶然、社會性格。盒子裡填滿人的原罪，敞開後的釋放，如暗室中快門的閉合，所攝受的卻是——希望。」

★誠品工廠

《金屬物件》

時間：10/5-10/27

《連建興個展》

時間：9/28-10/20

酒會：9/28 3:00pm

地點：敦化南路一段245號B2

★朱銘現代畫個展

《人間系列—三姑六婆》

時間：9/21-10/13

地點：真善美畫廊

（台北市士林區至誠路二段41號）

耳語：除了雕塑，你對朱銘有其他的想像嗎？

表演藝術

★金枝演社

《金枝入新厝》

時間：9/28 8:00pm

地點：金枝演社劇團

（北市重慶北路四段97號5樓）

電話：9355645

耳語：戲神田都元帥安座、新進團員小品發表、吃吃喝喝等活動。去沾染一些神氣和人氣，準備過中秋節。

★當代遊神舞團

《一念萬年》

時間：10/4-6 7:30pm

地點：國立藝術教育館索票

電話：3110574

時間：10/12 7:30pm

地點：桃園文化中心（票價一百元）

售票：中壢藝術館（03）4258804 林肯書局

（03）3380054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中心

（03）3362021

耳語：三年前不論你是不是看過林原上和吳朋奉在《一念萬年》中的精彩演出，今年不容許再錯過了。如果錯過的話可能就要明年去歐洲才看得到了。而且在台北看不用錢！趕快去要票吧！

★紅綾金粉劇藝工坊

《利西翠姐—越 Queen 越美麗》

時間：10/4、5、6 7:30pm

10/6 2:30pm

地點：耕莘小劇場（北市辛亥路一段24號B2）

耳語：請於開場前 30 分鐘入場。

★台北故事劇場

《極度瘋狂》

時間：10/5 7:30pm

地點：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時間：10/25 7:30pm 10/26 2:30pm

地點：高雄鳳山國父紀念館

★戴月 & 蒲思堂

(Donald Brix)

結婚時間：10/6 2:30pm

地點：聯勤中山俱樂部交誼廳

(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56 號之 1)

電話：5966374

耳語：等燈燈燈~ 等燈燈燈~ 人形藝術工作室的超極頂尖人體模特兒戴月小姐要出嫁了。據說當日有鴻鴻、劉守曜、黎煥雄等 8 位劇場導演，會用 8 段虛幻的故事，拼串一場前所未有的超級小劇場婚禮。噓！小聲一點，請問這算是給小劇場沖沖喜嗎？前一陣子田田走了，劇場界一片……現在……哇！現在小劇場又快樂起來了，結婚搞戲都很好！別忘了帶 300 元禮金！節目：世紀末的黑色婚禮·異色馬戲大觀·雙姝怨·婚禮留言·天才保母·布來希特狂想曲·愛的陷阱·鵲橋新會。

★吳佩儀舞極舞蹈團

《中國爵士舞劇—白蛇傳》

時間：10/4~5 7:45pm

地點：台中中山堂時間：10/15 7:45pm

地點：高雄至德堂

耳語：這個常被詮釋成情感慾望理性交戰的故事，在近幾年的電影、劇場裡已被視為是同志文學的古老範本。但這不是重點。而爵士舞的表現可能也不是重點。重點也許是導演王獻虎以電影的手法記錄此齣舞劇，拍了難得一見的表演藝術廣告片。

★法國普雷祖卡舞團

《遊行》《薔薇魅影》

《婚禮》等

時間：10/3~6 7:45pm

地點：國家戲劇院

耳語：多位劇場人士推薦。票價若可以……不妨去看看！

★李國修自傳劇作

《京劇啓示錄》

時間：10/10~20 7:30pm (六日)

2:30pm

地點：國家戲劇院

★實驗劇場舞展

—太陽劇場舞團

《慾望之旅》《天長地久》等

時間：10/24~29 7:30pm

地點：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蒲 戴 聯 姻
Don & Dai's Wedding

——小劇場 婚禮 酒會——
Show & Wedding & Reception

影片

曾雅蘭

★咫尺天涯

Far Away, So Close

導演：文·溫德斯 Wim Wenders

時間：10/18:00pm 10/3 8:00pm

地點：台灣渥克 Cafe

電話：3680754

★蚊子電影院

■《翻閱青春嶺》

遇見百分之百的女孩

Manneken Pis

導演：法蘭克馮帕索 (94)

時間：10/4 19:00

地點：青年公園

■天空之城

The Sky Palace

導演：索爾斯坦強森

時間：10/11 19:00

地點：青年公園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

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

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時間：10/18 19:00

地點：大安公園

■籃球夢

Hoop Dreams

導演：史提夫詹姆士等

時間：10/25 19:00

地點：青年公園

★國父紀念館簡介

時間：10/6 10:30am

地點：國父紀念館視聽室

耳語：不要懷疑。如果你最近在學語言，可以去練習練習。備有國語、台語、日語、法語、韓語、英語、西班牙語各種版本

P
O
T
S

C
H
O
D
E

★耕莘文教基金會文化電影討論會

《電影史運動電影》

時間：9/23~11/4 6:30-9:30

地點：耕莘實驗劇場

(北市辛亥路一段24號B2)

洽詢：3677237 實驗劇場謝秘書

3655615 視聽處林秘書

耳語：有電影欣賞，專業來賓座談，問題討論，由電資館館長黃建業主持。有義大利寫實電影、法國新浪潮電影、...等主題，報名費五百、全勤保證金五百(可退回)，每周兩場共十部電影，好像滿划算的嘛！

性別

鄭學庸

■螢火蟲映像體企劃系列情色小品

★公開徵求「性心情·演自己」

你的、真的、異性戀、同性戀、家人戀、動物戀、變物戀...
你提供、你演出、你拍—獨立作戰製片

電話：2460286

傳真：2491411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232巷3之3號4樓

■Locomotion Cafe' 人文藝術活動

地點：Locomotion Cafe'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19巷5號2樓)

時間：每週日14:00-16:00

★初秋—鍵盤演奏

表演者：Nico

時間：9.29(日)14:00-16:00

★演講：掙脫男性思維之困境

演講人：周明德(心理諮商師)

時間：10.6(日)14:00-16:00

★演講：男人為何憎恨女人

演講人：丁乃非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員、英文系副教授)

時間：10.13(日)14:00-16:00

★影片：水之鄉

導演：費翔(影評人)

時間：10.20(日)14:00-16:00

★演講：當前經營同志雜誌之困境

演講人：韓家瑜(G&L雜誌社社長)

時間：10.27(日)14:00-16:00

★演講：娘娘腔是否等同同性戀

—妳/你看得見？看見過？

演講人：張維(希望工作坊活動公關組主任)

時間：11.3(日)14:00-16:00

■世紀末妖孽茶會

同志協會要成立了，喝茶聊天看戲，為你介紹新家庭。

時間：9.21(六)14:00-17:00

地點：台灣渥克咖啡劇場

(羅斯福路三段210巷1-1號1樓)

售票點：台灣渥克、女書店、唐山書局、Locomotion 茶資：150元，預售、現場皆有票

■新文明同性戶助團體

(NCA) 96年秋冬季活動

★交流主題：你能接受已婚的男人嗎？

1. 如果你的他有婚姻壓力，你會怎麼面對？2. 如果你發現他結婚了，你會怎麼作？3. 如果家裡逼婚，你怎麼應付？

時間：9.22(日)14:00-17:30

地點：台灣渥克 電話：3680754

★交流主題：伴侶的相處之道

1. 真的相愛容易相處難嗎？2. 他們是怎麼一起渡過這麼多年的？3. 如何處理兩人間的危機？

NCA信箱：台北郵政117-0858號

語音電話：7511414轉308

■女書店秋季讀書會

——女性與職業生涯規劃

時間：每週六下午

地點：女書店(新生南路3段56巷7號2樓)

★講題：從紫色恐怖(Lavender Menace)到鬼異國(Queer Nation)——美國婦運「性」辯論之歷史脈絡

主講人：Cindy Patton(國際婦運)，丁乃非翻譯

時間：10.12(六)16:00-18:00

地點：女書店

★講題：從《惡女書》到《夢遊1994年》

主講人：陳雪

時間：10.12(六)19:00-21:00

地點：女書店

★講題：作一個積極新女性

主講人：王如玄(律師)

時間：10.19(六)19:00-21:00

地點：女書店 電話：3638244

★講題：沒有英雄的時代

主講人：陳寶采

時間：11.9(六)19:00-21:00

地點：女書店 電話：3638244

■晚晴協會性心情分享團體

如果和先生性生不協調，好姐妹，這不是你的錯！——讓婦女朋友學習性的/情慾的解放，成為快樂又自主的現代女性。

時間：每週三19:00-21:30

地點：迪化街一段21號8樓

電話：5594695 5594740

本聯由儲匯局劉振處存查
200,000束(100張)245×130mm
(60P.模)(上亞)保管五年84.2.

破五類

必定列入×檔案(保證僅供內傳絕不外洩)。
 於像鐘鏢、馬夫(一說龜公)、血牛、安公子、紅唇族、客兒……只要捏得出證明資料，你就是破五類。來函
 稱、各種變態、淫蟲(或淫娃)、檳榔西施、小爸爸(也有小媽媽)之類的，抑或如生肖屬雞鴨牛的，甚至
 吃過半碗飯的、被列入黑名單的、曾被留級、退學、重考的或者是酷兒、第三性、S女王(或國王)、妖
 不管是外表、內在、或行為舉止與眾不同(或異於常人的特殊人種。這種人破週報一律歸他為破五類。舉凡

台灣立報社
 電話:(02)2367116 轉 203
 傳真:(02)2367327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立報大樓)

破POTS

孽世代之聲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 9132 號
 (免貼郵票)

台灣立報社 發行組收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破POTS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存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或本存款單已經受理郵局寄出者，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信
欄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郵寄地址: _____

訂閱 ☐ 半年: 1050 元 (限時加 85 元)
☐ 一年: 1870 元 (限時加 170 元)

零購(每期九十元, 五十三期以前一本四十元)
 請註明期數: _____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
 本次劃撥事宜為限 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我們之間」活動

★講座：同女看紫微方式

—報名者請先劃撥報名並附上個人的生辰八字（農曆出生年月日時），缺一不可喔！

請事先電話聯絡：932-4745 陳小姐，以便確定人數、舉辦與否

費用：「我們之間」會員-250元／非會員-350元

劃撥帳號：18347326 沈淑玲

其他

鄭學庸

■一人兩元反瑪家水庫

預計興建的瑪家水庫在屏東縣南北隘寮溪交會處、大武山自然保護區內。關於大武山，那是一個土質鬆軟的斷層帶；關於隘寮溪，它的泥沖刷量大到會讓這個水庫只有廿年的使用壽命。關於瑪家水庫，它的目的是用於下游石化七輕、八輕、中鋼……關於瑪家水庫，一旦建成，魯凱族的好茶與排灣族的伊拉村從此將被永遠淹沒在水裡，而他們不想再遷村了……。去年，台邦·撒沙勒帶領著他的族人向縣政府和平請願，今年九月十一日，他被地方法院依集會遊行法判處拘役五十日或易科罰金四萬五千元。所以，請「一人兩元」反瑪家水庫，救援台邦·撒沙勒……

●一封信寄到屏東縣地檢署，函附繳交台邦·撒沙勒贖金一元。

●另一封請寄到反瑪家水庫自救會，用一元加入反水庫、保家鄉。

反瑪家水庫自救會-屏東瑪家鄉三和村美園巷33-1號。

電話：08-7705088

傳真：08-7704802

劃撥：41854170 陳松得

屏東地檢署：屏東市棒球路九號

■空間閱讀

—在地實驗／人文論談

時間：每週一 19:30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60號7樓

電話：7789268

★演講：

城市中心區之空間改造

演講人：許伯元

■挑逗霸權，勾引書寫 96

—耕莘新／文學／閱讀／討論班

—集結世紀末的新新文學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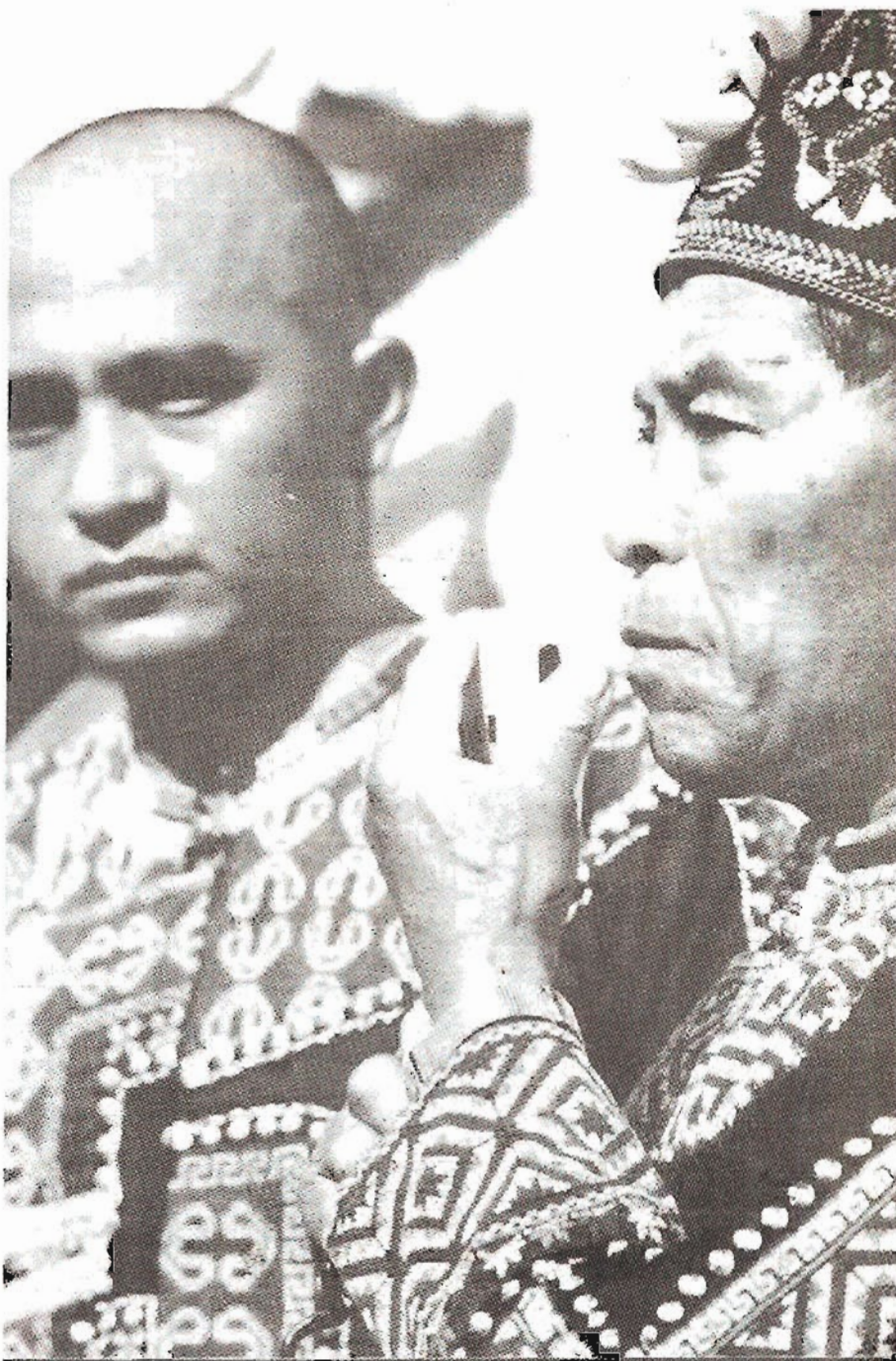
時間：每週六 19:30-21:20

地點：台北市辛亥路1段24號4樓

講員：賀淑瑋（輔大外文所博士班、大學講師）

卓軍（台大哲學所博士班、大學講師）裴元領

（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大學講師、本班導師）



★課程：文學之眼與社會現

實，或，挑逗霸權與勾引

書寫時間：10.5（六）19:30-21:20

地點：台北市辛亥路1段24號4樓

★課程：真實謊言

——論擬仿（simulation）

時間：10.19（六）19:30-21:20

地點：台北市辛亥路1段24號4樓

★課程：藝術家的分裂人格

——名人自傳的虛偽與真實

時間：11.02（六）19:30-21:20

地點：台北市辛亥路1段24號4樓

電話：3677237



★水晶新片到了！不要忘記水晶門市已經搬到 *Scum* 了。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pm6:00 - 11:00

互助組回報：這次的新片多得不得了，計有 William Burroughs、Bed Head、Ben Lee、Bikini Kill、Briniac Dub Narcotic Sound System、Eyesore、Hollsegow、Gou' Ner、Furry Things、Kelly Deal、Lambchop、magic Hour、Mekons、Orbital、New Bomb Turks、My Daddy Is Dead、Mr. T Experience、Oval、Rachel's、Roky Erickson、Simple Machines、Sient、Unwound、Windsor For The Derby、Rome、Home、June Of 44...等等。林志堅說歡迎大家來捧場，萬一 SCUM 已經開始收門票，則可以：「我是來買唱片的！」進場。

★唱片市場上最近熱鬧滾滾，許多大腳都發了新片，茲摘錄如下（以在台灣能找到為主！）：

1. Suzane Vega
 2. Pearl Jam
 3. Boo Radleys
 4. Heidi Berry
 5. Transpotting (Soundtrack: Iggy Pop 等人)
- 互助組回報：據聞 Pearl Jam 此次新作評價不妙，是故小記者也不敢冒 300 元之險，歡迎任何先進來函「到相報」，Boo Radleys 的新作比上一張《Wake Up》好一點，少了些 Take That 的味道。

★另類音樂廣播節目大放送

「搖滾時間」

FM98.9 人人電台 1:00-5:00

主持群：凌威、林志堅、葉雲甫

「音速青春」

FM89.7 淡水河電台 週日 20:00-23:00

主持群：徐昌國、林志堅

「獨立搖滾」

FM93.1 台北電台 週末 19:10-21:00

主持群：吳坤桂、林正欣、卓聖能、黃經玲、張義欣

9.26 (四)

★ CHAMPION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時間：22:00 開始

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時間：21:30 開始

9.27 (五)

★伍佰：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時間：22:00 開始

★「刺客」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時間：21:30 開始

★陳智偉 現場演唱

■地點：漂流木

時間：21:30 開始

9.28 (六)

★「刺客」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時間：21:30 開始

★「陽光道」現場演唱

■地點：漂流木

時間：21:30 開始

10.12 (六)

★Sting1996 台北演唱會

■時間：19:3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票價：NT. 2800 2500 2200 1800 1500 1200

漂流木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9 弄 4 號 (02) 365-7413

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02) 769-6817

Scum

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02) 739-0858

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02) 762-2733

任何狂炫的風流的實惠的活動萬萬不可不傳真
(02) 236-7674

九月C.M.J 另類電台播放率

Artist	Title	/Label
1. Beck	Odelay	/Dgcc
2. Squirrel Nut Zippers	Hot	/Mammoth
3. Butthole Surfers	Electric Larryland	/Capitol
4. Jawbox	Jawbox	/Tag
5. Kinfdm	Xtort	/Wax Trax! - Tvt
6. Reverend Horton Heat	It'S Martini Time	/Interscope
7. Bikini Kill	Reject All American	/Kill Rock Stars
8. Nada Surf	High. Low	/Elektra - Eeg
9. Magnapop	Rubbing Doesn'T Help	/Play It Again Sam - Priority
10. Land Of The Loops	Bundle Of Joy	/Up
11. Porno For Pyros	Good Gud'S Urge	/Warner Bros.
12. Ani Difranco	Dilate	/Righteous Babe
13. Meat Beat Manif	Subliminal Sandwich	/Nothing - Interscope
14. Dick Dale Calling	Up Spirits	/Beggars Banquet
15. The Cure	Wild Mood Swings	/Elektra - Eeg
16. James Taylor Quartet	The Money Spider	/Acit Jazz - Holly Wood
17. Dub Narcotic Sound System	Boot Party	/K
18. Elvis Costello& The Attractions	All This Useless Beauty	/Warner Bros.
19. Red Five	Flash	/Interscope
20. Cocteau Twins	Milk & Kisses	/Capitol



即使任務特殊，也要注意全程安全。

請全程使用保險套



一顆父母的心 陪他們走一生的路



給他同情

你的一念之間，讓社會資源充份利用，更重要的是，給了成年智障者生存權利的尊重，

讓他不再是家庭、社會的負擔。他不要同情也不要憐憫，只要你願意給他機會！



不如給他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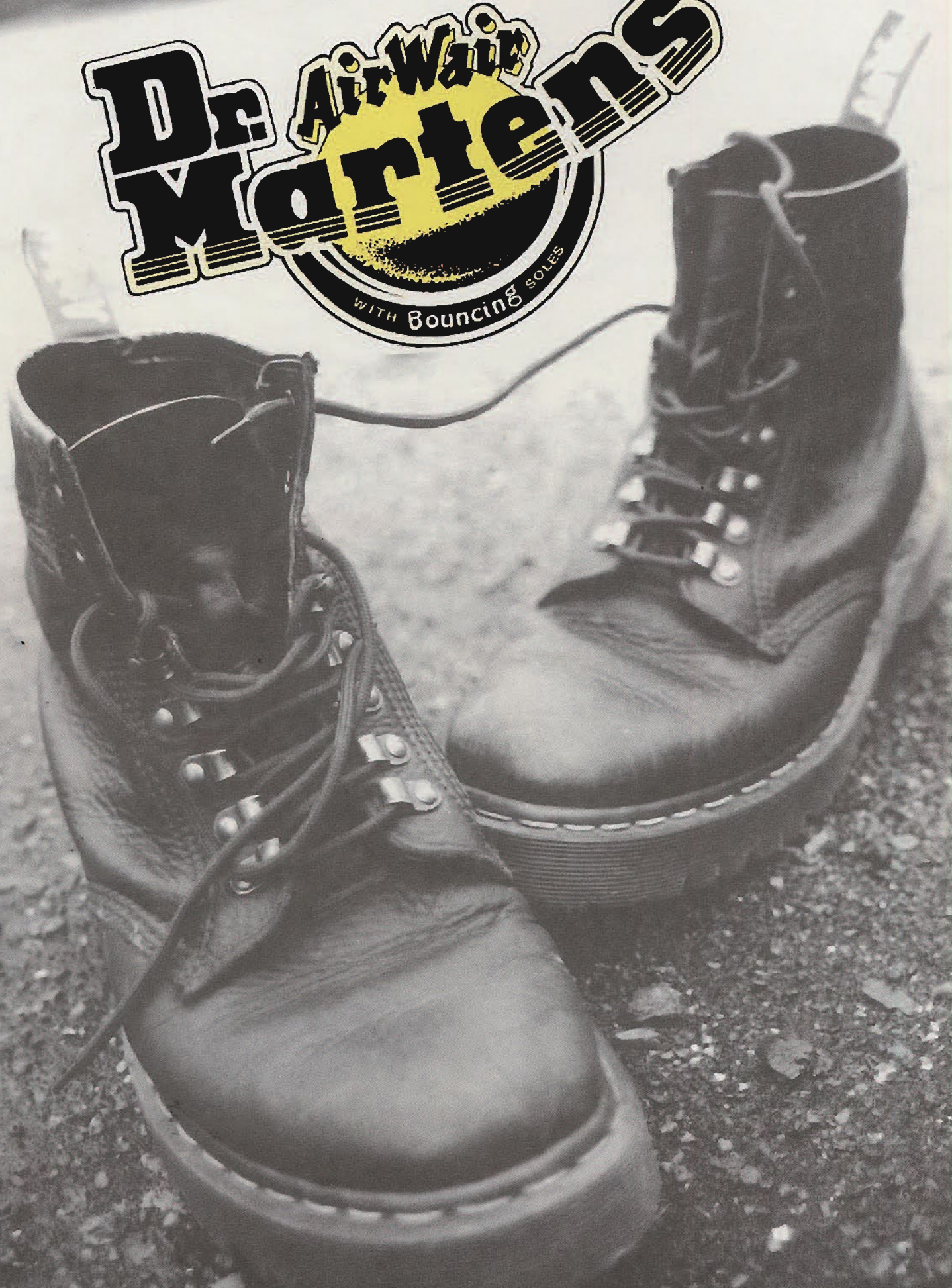


心路文教基金會

將您的「愛」和他分享

心路文教基金會近期推出月曆義賣，希望您踴躍參加！郵政劃撥帳號／1182591-6 戶名／心路文教基金會 電話／(02)592-9778

上乙廣告
UP-乙廣告



自信・固執・永不妥協

馬汀大夫鞋

\$ 90.7